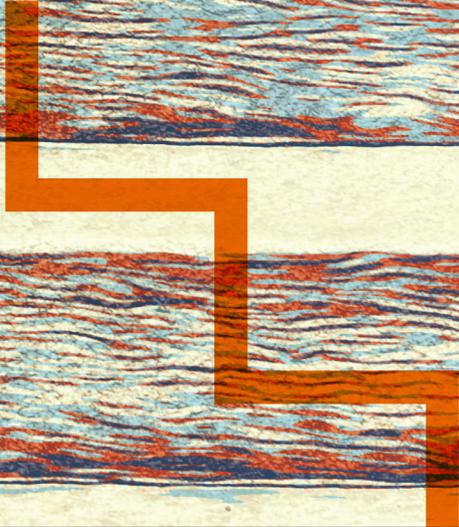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一位宣教士生命更新改变的历程



谢丽娟 —— 著

一双为祢而走的脚—— 一位宣教士生命更新改变的历程

作者：谢丽娟

出版者：中华基督教国际事工差会

SIM台湾区通讯地址：106台北市邮政13-281號

电话：0971-701165（主任：谢丽娟）

电邮：taiwansim@gmail.com

网站：<https://simtaiwan.org/>

<https://www.sim.org>

美术设计：伍于美

出版时间：2023年8月初版一刷

版权所有

Copyright © SIM

Published by SIM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First Edition: Aug 2023

ISBN: 978-986-80361-2-3(PDF)

目录

序言及感谢	5
推荐序一／华生·拉贾拉特南（SIM东亚区主任）	8
推荐序二／郭英调医师（国际事工差会台湾区委员会主席）	10
推荐序三／诸蔡筱枫师母	11
1 你有什么理由这么骄傲	13
2 为何是去苏丹，而不是印度？	19
3 神要我为你洗脚	27
4 主耶稣需要学语言吗？	33
5 你要嫁就去嫁吧！	37
6 我没有把这个重担放在你身上	43
7 你愿意回去帮助我受苦的女儿们吗？	47
8 你不说，他怎么会知道呢？	53
9 照顾你的孩子是很重要的事工	57
10 这一次你们就不要付费了	63

- | | | |
|----|----------------------|-----|
| 11 | 阿姨，你在做什么？ | 71 |
| 12 | 难道神不要我们在南苏丹继续服事吗？ | 77 |
| 13 | 现在就是去印度的时候了！ | 83 |
| 14 | 今年我要认领圣诞节的餐会 | 89 |
| 15 | 主啊！我把自己都交给祢了！ | 95 |
| 16 | 他们在吸我的血 | 101 |
| 17 | 我为何先祝福你？ | 107 |
| 18 | 你先生的才干是什么？ | 113 |
| 19 | 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么不听话？ | 119 |
| 20 | 若我没有允许…… | 125 |
| 21 | 草木禾秸的事奉 | 129 |
| 22 | 她对我们的文化一点都不了解 | 135 |
| 23 | 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 | 141 |
| 24 | 调兵遣将，调动万有的神 | 147 |
| 25 | 你愿意回去帮助我那些正走向死亡的孩子吗？ | 153 |
| 26 | 为何不送他去国际学校念书？ | 161 |
| 27 | 戒毒中心 | 167 |
| 28 | 为何要回台湾事奉？ | 173 |
| 29 | 你是外国人吗？ | 179 |
| 30 | 这世界非我家 | 185 |
| 31 | 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 | 191 |

后记——有你真好 197

序言及感谢

今年六月，我开始读一本有关宣教士回国重新适应的书，里面提到保罗和巴拿巴完成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后回到安提阿教会，“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藉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徒 14:27）作者一再地强调教会需要让宣教士有机会述说在宣教工场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我才发现我好像还没有做完过去二十多年宣教生涯所有的汇报（debriefing）。

从2021年起，中华基督教国际事工差会（SIM）的前理事长许长老和现任理事长郭长老就一直希望我把自己的一些宣教经历写成书，但是我当时的身心灵都还很疲惫，没有准备好写书。最近，当我在看这本宣教士回国重新适应的书时，觉得神一直在催促我要把祂在我生命中的工作写成自传。所以就从今年六月底开始提笔，在二个星期内就写完了，因为编辑希望不要超过六万字，而神也自己给我灵感把一些我不断在讲道时分享的见证写下来。一边写的过程，神就帮助我想起我过去的许多罪和过错，以及神如何帮助我走过来，祂也让我想起已经遗忘的许多事，并进

一步帮助我用祂的眼光来诠释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重新看见神那看不见却掌权的手如何运筹帷幄，来完成祂的计划。写自传的过程就像是我在对神汇报，也接受神的谘商。让我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罪与问题、神的怜悯与恩典，以及在神无条件的爱里有平安与确据。感谢神对我的怜悯及慈爱，让这本自传成为神今天还活着也还在人心中大能工作的见证，因为若非如此，我早就阵亡或弃甲归乡了！求神使用这本自传祝福许多人，激励人愿意更深地把主权交给神，喜乐地与神同行并服事神，甚至愿意献身宣教，让神能得着荣耀！

在此要感谢我的差派教会石牌信友堂（我的母会）和其他许多支持我们的教会及弟兄姊妹，在过去二十六年中不断地关心、支持及代祷，没有你们的陪伴及代祷，我不可能活到今天，也不可能经历神的拆毁及重建，和祂所应许的自由和丰盛的生命。我也要感谢SIM台湾、东亚区、印度东北办事处、国际办公室、我们待过的工场的领袖们的支持、包容、帮助及引导，使我能在各个工场完成神所要我做的事工，也能在神的时间转换到祂要我们去的工场。我也要谢谢华才的宗派让我有机会在他们当中服事。感谢我的母会已故的诸牧师及我属灵的母亲诸师母，因着他们对我的信任，愿意“盲目的”（因为无法在一开始就看见神对我一生的计划）支持我，接纳我随着神的呼召不断地换国家，我才能有书中所写的经历。感谢SIM台湾区理事会对SIM印度东北宣教士补助计划的大力协助，我们才可能继续在SIM印度东北办事处成为许多印度东北宣教士的管道，让他们去到神要他们去的

地方宣教。我也非常感谢华才的家人对我的爱及接纳，最后要感谢我的先生华才及儿子颂恩，谢谢他们对我无条件的爱，包容及鼓励，让我可以走到今天，且能回到台湾继续服事神！愿神透过这本书让您更深地认识并经历祂！

您的宣教同工

谢丽娟

于台北，台湾

2022年八月

推荐序一

落土的一粒麦子

宣教之旅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试图背负十字架并跟随他们的主耶稣而不准备付出代价的宣教士，要么精疲力尽，要么离开神的使命，失望、灰心、沮丧，有时甚至被摧毁。因此，宣教士是蒙神呼召的人，在基督的品格中不断成长，随时准备付出代价，并完全致力于实现神在他或她生命中的目的，直到生命的尽头。

《一双为祢而走的脚》是一本讲述一位宣教士一生的书，她完全委身于神对她宣教的呼召，准备好背起十字架，忠心地跟随她的主到底。这本书不仅让我们概略了解丽娟的事工和挑战，还让我们目睹她个人与她的主同行以及与祂日益增长的关系。

宣教士在写给支持者的定期代祷信时，总是面临着决定分享什么和不分享什么的挑战。但丽娟的自传是对她的喜乐、悲伤、痛苦、失望、优点、缺点、成功和失败的诚实和坦率的描述。在这本书中，她试图透过一个上帝孩子的眼光来看待上帝的宣教，她经历了生命中各个具有挑战性的阶段，如单身、婚姻生活、家庭主妇和母亲。

当我第一次去非洲的尚比亚服务时，我的一位好友兼顾问

告诉我，上帝更感兴趣的是在我身上工作，而不是我在宣教工场为祂做的事。诚然，在丽娟的整个宣教旅程中，上帝确实在她的生命中动工，打碎她，使她谦卑，并将她塑造成祂可以使用的器皿。

对于任何渴望成为宣教士的人来说，这本书将真正成为一本引人入胜、有趣、启发、赋予力量和装备的指南。它还将作为一种工具，让派遣教会了解宣教士的挣扎和挑战，并能为他们深入地代祷并支持他们。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牧师、教会领袖、差派机构、热心支持者和有负担的宣教士。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 12:24）。是的，宣教士就像一粒麦子。他或她向自我死去、忠心的、牺牲的服事必定会结出丰盛的果实来荣耀上帝。愿庄稼的主使用这本书来启发、动员和激励许多人成为宣教士或是有宣教使命感的基督徒。

SIM东亚区主任
华生·拉贾拉特南

推荐序二

特别的呼召

有许多人很崇拜宣教士，特别是看过宣教士传记以后，会觉得宣教士是很了不起的特殊人物。我自大学一年级开始近距离接触宣教士的生活起居，由过去四十年与上百名宣教士紧密相处的经验，我的心得是“宣教士和非宣教士同样是在事奉主，宣教士没有比较优秀，但是有特别的呼召。”

我认识丽娟已数十年，她的经历真的十分精采，非常特别。丽娟所描述的许多故事我大多清楚，甚至是参与者。丽娟没有刻意把自己雕塑成勇者，但很勇敢且坦承地说出自己的软弱，和神亲密的对话，以及她顺服以后，神所赐下的恩典。希望丽娟的见证，能激励更多人愿意顺服神的呼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不管是否当宣教士，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国际事工差会
台湾区委员会主席
郭英调 医师

推荐序三

“肉心”的宣教士

在这本书里，我们会认识一位资深、与主同工，为人所景仰的宣教士，她仍然是“肉”做的，并不是“无敌铁金钢”，所向披靡的神力女超人。

丽娟分享了令她心碎的人、事、物；超越她能够承担的境遇、挑战；每一个抗争到流血的挣扎。

在几十年前并肩服事的岁月，见识过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话语上大有恩赐，可以激励、挑旺人心；也知道她是神经纤细、可以敏锐地体会基督的心肠，也能瞬间抓住人心，但也是容易受挫的。

在服事青少年中她可以带动气氛、炒热场子，帮助孩子们聚焦于神，真诚地回应神；她可以搞到自己心力耗竭，透支到难以入睡！但也见证，被她服事的孩子也都能体会她的碧血丹心，在她需要午休补眠时，竟然可以自动自发地噤声呢！

正是这份出自“肉心”的、与人的真实连结，使她可以在各处宣教，语言学习的挑战中胜出，不论是宣教团队中的各种“洋泾浜英语”*、苏丹的阿拉伯语，回到 Laiu 牧师印度家乡的 Mara

语（主知道，印度的钞票上就显示出十四种语文！）似乎都没有令主的使女作难。

从这些年来的祷告信，发现外在环境的艰难，未曾使我们的宣教士丧胆、退缩；但每当被自己的挫折感打败时，她往往需要的是不折不扣、来自上帝真实的安慰。而她的“肉心”总是愿意被安慰，信实的上帝在石牌信友堂曾陪伴着，用那首“teach me to weep”的诗歌，收拾起几个小时的眼泪；远行海外时，透过skype，在泣不成声与神连线中，经历过祂的安慰是那么的有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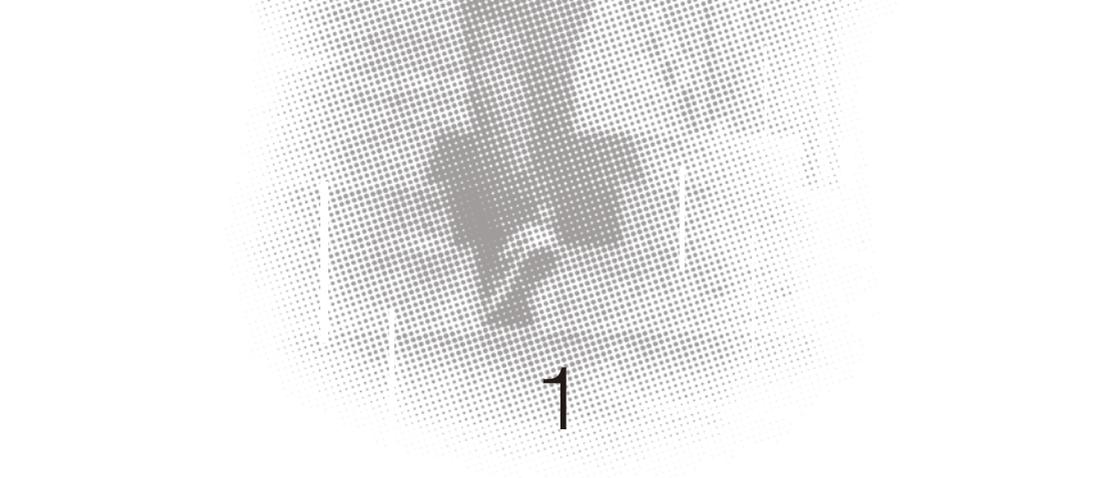
生命的主差派了我们“肉心”的宣教士，见证了祂的真实、良善与美好。

诸蔡筱枫 师母

编注：

* “洋泾浜，旧上海租界地名。……洋泾浜英语原指旧时在该地区的洋行职员、小贩、人力车夫等混杂上海话的蹩脚英语。后泛指不纯正的英语。”

（2023/2/14取自：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57374&la=0&powerMode=0>）



1

你有什么理由这么骄傲

我在1966年出生在台湾彰化一个重男轻女的农村，在五个兄弟姊妹（只有一个弟弟）中排行老三。我的一个叔叔在美国当医生，大伯曾是农会的主任，最小的叔叔是很受疼爱的老么，所以，我的父亲没有念几年的书就被留下来帮家里种田。因为大伯家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而我们则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加上父亲学历低，又没有公职，我们在大家庭中倍受轻视。记得妈妈每天晚上吃饭都不忘谆谆教诲我们说：“你们一定要用功念书，才不用像我们一样这么辛苦地种田，才不会被人看不起，才能出头天！”我们假日时，若不是考试期间都要到田里去帮忙工作，寒暑假也是一样都在帮父母种田。妈妈认为要这样我们才会珍惜读书的机会！有一次假日时，我跟父母说因为要考试，要读书而需

要待在家里，但却在家里偷看电视，被回家拿农具的父亲抓到，马上就被要求到田里去工作了。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我们知道种田有多辛苦，于是都很珍惜能念书的机会，我也以很好的成绩一路考上北一女。这让父母觉得非常光荣，他们一辈子在人前受辱，现在终于可以抬头挺胸了！

因为到台北读高中，让我有机会到教会聚会。虽然我在乡下的家隔壁就是教会，但是那少数的基督徒的生命缺乏好见证，加上全村大多是传统宗教信仰的家庭的关系，根本不可能进教会崇拜。我们只会在平时去教会借桌球桌打球，或是圣诞节时偷偷地去拿一些亮晶晶的卡片。曾经被我堂哥抓到，还被威胁：“如果你们敢再去教会，我就打断你们的狗腿！”但是，在台北就没有这样的限制，高一的一位同学邀请我去教会，我就好奇地去了。但是牧师在台上讲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不是因为我笨，而是我的心被撒但蒙蔽了。我们家不仅拜拜，还把每个孩子都献给神明作义子或义女，身上都要随时带着护身符。虽然我听不懂讲道，却能感受到教会的哥哥姐姐们真诚的爱心。当有一天老牧师问我：“你要不要受洗？”我就点点头，心想年纪这么大的牧师问我，当然要听话啰！于是在不明白救恩的情况下就受洗了！

后来这事被父母知道，他们就严严地警告我不可以再去教会，我就听从父母的话不去教会了。直到我就读阳明医学院（现在的阳明交通大学）的时候，我在男女交往上发生挫折，开始思想一些人生的问题：“这世界上有不不变的爱吗？有真正的公义吗？为什么有钱有势的人就可以欺压贫穷人？”我试着从佛教的

经典中找答案，但却不能满足我。大学四年级时，我的同学邀请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聚会，我看着台上那些唱诗的人脸上散发出来的平安及喜乐，我也好想要有那样的平安喜乐。我想：“也许我在询问的这些问题，可以在教会中找到答案吧！”于是，我跟着那位同学开始参加在学校附近的石碑信友堂，但是这次我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不能再像高中受洗时一样迷迷糊糊的。

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共卫生研究所时，正是我想好好读圣经的时候。虽然研究所的课业很重，但是我的属灵母亲（诸师母）要我每天读十章的圣经经文，每周跟她约一次，可以问圣经中的任何问题。就这样我把圣经读完一遍，也看了一些护教的书籍，最后我的头脑终于承认耶稣是祂自己所称说的神。我也开始在青年团契、诗班、儿童主日学等服事。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是个罪人，我想：“我又没有放火杀人，也没有作奸犯科，怎么会是个罪人？”但觉得挂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很可怜，很像我软弱受苦的父亲，所以我必须帮助祂。

研究所毕业后，感觉到神要我全职服事，为了清楚是神的呼召，而不是我自己一时的感动而已，母会的诸牧师建议我先去福音机构事奉二年，也一边寻求神的呼召带领。我便去台湾世界展望会作北区的计划区督导，第一年住在一对美国来的OMF宣教士（高牧师夫妇）的家里。他们夫妇知道我其实还没有重生，愿意接待我住在他们家，不断地为我祷告，也常常辅导我。有一个傍晚，高牧师和我谈到骄傲的问题，我跟他说：“我从小就非常努力地念书，一直念到研究所毕业，这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为

什么我不能骄傲？”他只能摇摇头，继续为我祷告。有一天，我在厨房帮忙高师母做饭，师母一边在对我作见证，告诉我，神听了她朋友的祷告，如何满足他的需要。当她在分享时，突然好像有一道大光照进我的心，神对我说：“你有什么理由这么骄傲？如果我让你出生在地乡（这是当时对原住民村落的称呼）的村落，你现在会在哪里？如果我让你出生时就缺少一只手或脚，你现在会是如何？”我当时在地乡的展望会计划区工作，所以很清楚如果我是出生在当时的山地乡，我很可能已经从小就被卖为雏妓了。如果我出生就缺手缺脚，在那个年代，我根本不可能受到什么教育的。我突然觉得好羞愧，我凭什么这么骄傲？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急忙跑回我的房间关起门，跪在床前认罪，神也继续光照我，让我看到我的自我中心、自私、不知感恩等罪，我羞愧地求神赦免我，也求主耶稣在我心中作我的主，帮助我不再走在罪恶的道路，我是在当时才真正重生得救啊！

但一次认了骄傲的罪，并不会完全就脱离它的挟制，骄傲在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在我的生命中露出它丑陋的面貌，这是我一生都在对付的罪。但感谢主，终于有了一个知罪悔改的开始，我终于领受神的怜悯及恩典，圣灵也开始更多的在我心中工作。神的怜悯和恩典实在浩大，祂的作为真是奇妙。是祂先拣选我，不是我拣选了祂。即便我是迷迷糊糊地受洗，神却一直在帮助我，引导我，保护我不进入错误的道路中。有时候，我想：“我是谁啊！神竟然这样眷顾我，从一个小农村，从我微小的父家中

拣选最不起眼的我，让我成为祂的孩子！我真是不配啊！”



幼年的我（左）和两位姊姊於老家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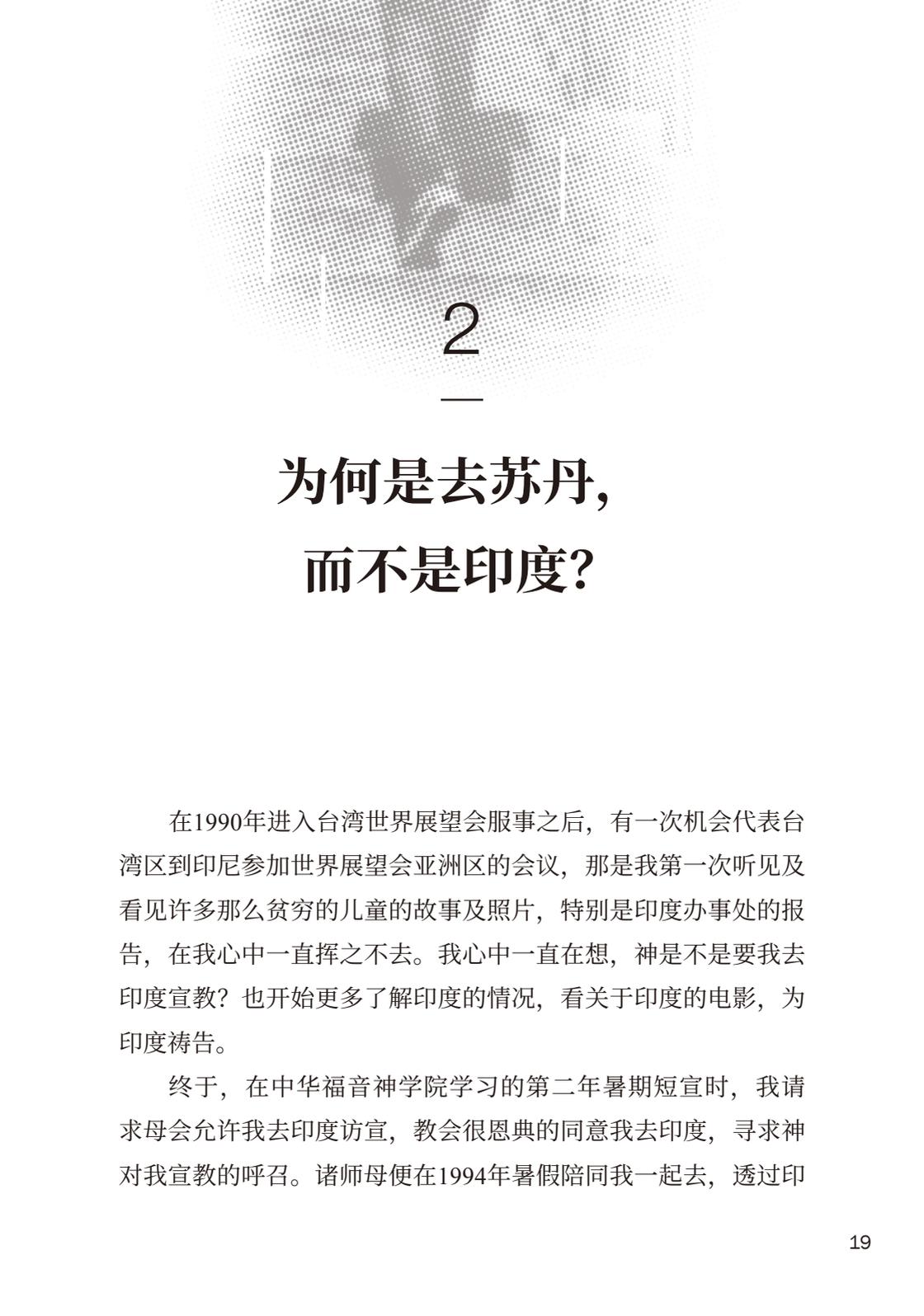


高中参加儀队是榮譽。



默想与讨论

1. 你如何进到教会？有谁帮助你开始认识耶稣？
2. 神如何帮助你看见你的罪？请分享你重生得救的经历。



2

—

为何是去苏丹， 而不是印度？

在1990年进入台湾世界展望会服事之后，有一次机会代表台湾区到印尼参加世界展望会亚洲区的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及看见许多那么贫穷的儿童的故事及照片，特别是印度办事处的报告，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我心中一直在想，神是不是要我去印度宣教？也开始更多了解印度的情况，看关于印度的电影，为印度祷告。

终于，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暑期短宣时，我请求母会允许我去印度访宣，教会很恩典的同意我去印度，寻求神对我宣教的呼召。诸师母便在1994年暑假陪同我一起去，透过印

度展望会的协助安排了行程，参观当地的计划区，及当地差会的事工。

一路行程走来，看见印度许多的贫穷及属灵的需要，实在需要神的福音，心中常常为所看到的属灵光景非常伤痛。但是，诸师母总是能帮助我从神的眼光去看那些景况，并且能在他们的无望中看到盼望。我们拜访了一个庙妓的村子：在印度的乡下，有时候非常贫穷的家庭会把一个小女儿送到印度教的庙里，他们相信神明因此就会改变他们贫穷的命运，而祝福他们。这些小女孩会在庙里学习跳舞，学习怎样服事来参拜的人，长大后就成为庙妓，来供参拜的男人享用。所以，这个村子里都是庙妓，没有男人，只有妇女带着小孩。而每一个家的孩子们都不知道谁是他们的爸爸，兄弟姊妹们都有不同的爸爸。但是有一位牧师在那里向她们传福音。我们去拜访时，牧师安排我们参加她们的聚会。诸师母分享完信息之后，带着小婴孩的瘦弱姊妹们开始一个接一个作见证。有一位说：“昨晚我没有奶水，孩子一直哭，我就祷告求神怜悯我的孩子，帮助我有奶水。今天早上起来，我的奶水竟然是丰丰满满的，感谢主！”我听着一个接一个在无望中求告神而蒙神垂听的见证，再次肯定：“只有主耶稣才是这块充满苦难及黑暗权势大地的希望！”更让我感动的是，那位牧师的太太曾经就是那里的一位庙妓。

我询问当地的同工要如何取得在印度宣教的签证？当地同工回答说：“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学生签证，二是商务签证，三是嫁一个印度人，拿配偶签证。”我心想：“我不可能当一辈子的

学生，也不会从商做生意，又怎么可以为了去印度宣教而嫁一个印度人呢？”

当我们从印度回台湾之后，有一次在教会的祷告会中，诸牧师要我们分成二个人一组，每一个人在心中问神一个问题，但不要告诉同伴，然后为对方寻求神要给他的答案。我当时的祷告同伴是阳明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我问神的问题是：“祢要我去印度宣教吗？”当我们各自祷告完，教授回过头来就对我说：“神要你去印度！”我好惊讶，但也从那次得到一个印证。

我们印度访宣结束之前，有一位印度同工告诉我，“我有一位朋友要去苏丹宣教，你要不要见见他？”我心想：“我要去印度宣教，他要去苏丹宣教，哪有需要见他呢？”于是婉拒了。回来后继续寻求以后宣教的工场，都觉得神要我去印度，但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合适的方式可以拿签证。

访宣回到台湾后，竟然收到那位印度同工的朋友（就是华才）从苏丹来信，于是我们开始通信。当时，从苏丹寄信到台湾要花一个月，因为要先寄到SIM美国办公室，再转到苏丹，所以一来一往就二个月了。我便开始为婚姻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也请属灵同伴及教会牧者为此事祷告，似乎都觉得是神的带领。要选择差会时，因为我对弱势团体比较有负担，也就加入中华基督教国际事工差会（SIM，他们的工场多数在贫穷落后的国家，也是华才加入的差会）。当时也对SIM东亚区领袖说明我和华才通信的事，他们说：“我们希望你们至少有一年的时间实际相处再决定，你可以先到苏丹一年和华才相处，如果之后觉得是神的旨

意，也彼此都觉得合适，可以结婚后继续在苏丹事奉。若觉得不是神的旨意，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苏丹或换一个工场。”

我因为是单身，在华人的文化要出去宣教需要父母同意，但是父母当初对我信主及全职事奉神，已经非常不高兴，如今要他们同意我去非洲宣教，想必是非常困难。我只能祷告，也请教会为我祷告。有一天，我妈妈问我：“你怎么快三十岁了，还不找对象结婚呢？难道神学院里没有男生吗？”我趁机跟她说：“有是有，可是他们都是要在台湾牧会，而我想去国外事奉。总不能把先生留在台湾，我一个人到国外吧！我现在有一个在通信的朋友人在非洲，你觉得怎么样？”之前，我的父母已经安排我去相亲许多次，都没有结果，他们看着我的年岁愈来愈长，实在担心我会嫁不出去。所以当我提到和华才通信的事，我妈妈回答：“好吧！你去一年看看再说！”她心想：“我看她到了非洲，过不了一年一定待不下去，便会回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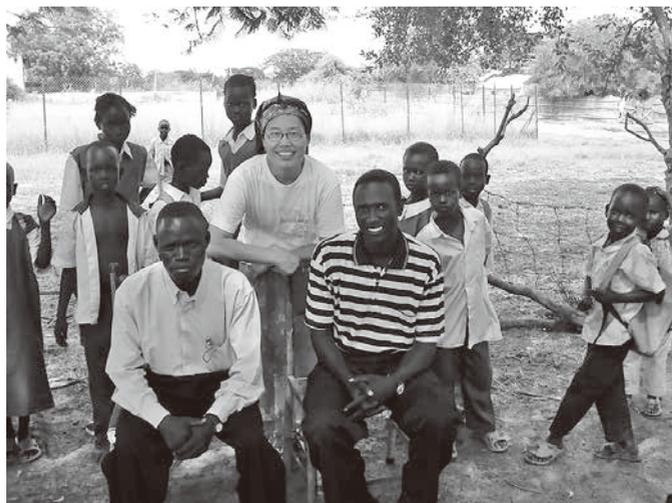
我当时心里想着：“如果印度工场的门还没开，而婚姻的门先开的话，那就先走开着的门吧！毕竟我的父母能同意我去非洲宣教，这对我而言简直就是神迹，也是一个印证吧！”于是，在1996年九月由母会石牌信友堂差派前往苏丹，第一个任期是一年。当时有弟兄姊妹嘟囔说：“她不是说，神呼召她去印度吗？怎么最后却是去苏丹呢？她怎么走，教会就要怎么跟吗？”我听了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只觉得委屈，但只能一步一步跟着神的引导走。后来过了一年，我和华才决定结婚，在1997年底回到台湾预备婚礼时，又有人说：“她到底是去宣教，还是去结婚的

呢？”听了这话实在很受伤，但只能眼泪往肚里吞，知道这婚姻也是神很清楚的带领，让许多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让我确知这是神的旨意，我才有勇气走进这跨文化的婚姻。但却无法让每一位爱我的弟兄姊妹们信服我寻求神旨意的历程，也就只能继续信靠神，走这条信心的宣教之路。

当2008年，我们正式回到印度东北建立SIM印度东北办事处时，一路支持我走过来的已故诸牧师说：“我还留着当初师母和丽娟去印度访宣时，当地的基督徒送给她的五十块印币纸钞，神当初的确呼召丽娟去印度宣教，现在终于实现了。”2008年回印度东北事奉之后，我一直都拿配偶签证，一次申请可以给五年的签证。我可以在银行开户头，在办公室服事等，都没有问题。当其他在印度的宣教士面临许多签证问题时，我却一点签证问题都没有，真是神的恩典！

现在回过头来思想，若当时神在1996年就让我去印度，我大概早就阵亡了。因为印度实在不是容易的工场，属灵争战很大，我的属灵生命也还没成熟到能负荷那么多的压力。而先在非洲不同国家服事的十二年，则成为后来我在印度东北及台湾做差派动员的好基础。神似乎让我先看到远景（到印度宣教），却没有马上按照我所想象的路程带我走。但祂的时间和安排等都是最好的，祂知道我的生命是在哪个阶段，能承受多少担子，所以祂量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引导我。真是如神所说的，“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赛55:8）！走宣教的路，是一条需要紧紧跟着神引导的路，我们不可能取悦每一个

人，也可能会有各样针对我们的批评论断，因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看不清楚神工作的时间表及方式。所以就像保罗说的，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评断我们，只要在意神怎么评断我们。（林前 4:1-5）只有祂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要常常求神鉴察我们的内心，不要有私心，不要挑容易的路走，不要轻易放弃。只要清楚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勇敢地跟随神走下去，这样就行了！



我與南苏丹可爱的学生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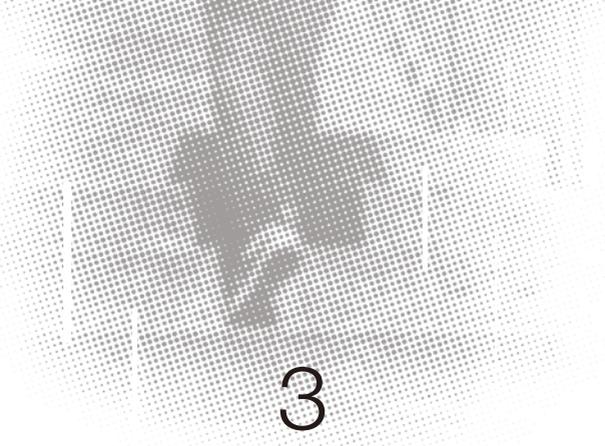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有什么族群或事工是神放在你心中的负担？
2. 在做一些重要决定时，你如何寻求神的旨意？
3. 当你确定神的旨意，但却遭受别人的反对，你会如何应对？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26



3

神要我为你洗脚

第一年到苏丹的主要事工是学习语言及文化，SIM规定新的宣教士要有二年的语言学习，一天要花至少六小时学习语言（包括在课堂的上课及课后复习和练习）。所以，每一天我上完阿拉伯文课以后，就需要去不同的家庭拜访，练习所学到的一些生字、生词或句子。

因为苏丹当时还在内战，政府只允许宣教士住在首都卡土穆。卡土穆位于蓝尼罗河及白尼罗河汇集成尼罗河上游的地带，除了沿河一带，其他地方大多是沙漠。夏天很热，白天约50℃，晚上散热后，会渐渐凉一点，但有时候到隔天早上都还未散热完。有一天早上，我坐在屋外靠着墙边灵修，发现背部非常热，才知道是砖墙还在继续散发前一天所吸收的热气！一般人通常太

阳一下山，就把床都搬到院子里，晚上就睡在庭院，但还是很热，有时晚上吹的是焚风。我也经常把床搬到外面睡，因为宣教士招待所的房间虽然有安装沙漠水冷机（air cooler，原理就像把湿毛巾挂在电扇上吹出湿湿凉凉的风），但是噪音实在太大了，好像睡在一辆行进中的坦克车旁边一样，根本睡不着。我需要在上床前先洗个冷水澡，不擦拭身体就穿上衣服，再洒水在床单上及地上，才能入睡，但过不了多久就会全部干掉了。一天要冲澡好几次，水不需要加热就都是热水，拿衣服穿，衣服也是热的，坐在椅子上，椅子也是热的，碰什么都是热的。有一天晚上停电，我和华才坐在外面点蜡烛，乘凉聊天。隔天从神学院下班回家以后，发现放在屋外的铁桌子上面有一坨白色的东西，实在不解，后来才想到那是前一天晚上留在桌上的蜡烛所熔化留下来的痕迹。但是，冬天会凉一些，白天最多到40℃，晚上则可以降到20℃或更低，所以，冬天的晚上就可以比较容易入睡。

1997年夏季的某一天，我照常在语言课后去拜访并练习阿拉伯文，那一天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忘了带水！又是正午，上面是大太阳，路上都是沙子，所以真的是上下一起烤，非常热。我走着走着，又热又渴又饿。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可不可以回台湾事奉祢，我可以服事妇女、青年及儿童。这条旅程实在太难走了！”其实我当时想到的是台湾的便利商店，里面有冷气，有饮料还有食物。但神在我的心中问我：“孩子啊！你的旅程会不会比从天上到地上还难呢？”我马上知道神在讲主耶稣，于是赶快悔改，跟神说：“主啊！求祢赦免我，比起主耶稣从荣耀圣

洁的高天，到这罪恶的世界来所受的苦，我这旅程的难度算得了什么呢？”于是赶紧继续上路，做完那天该做的语言练习。

回到所住的宣教士招待所时，发现有一位荷兰的女宣教士在门前等我。她说：“我在帮荷兰的大使看家，已经做好饭，来请你去吃饭。”我好高兴，心想：“哇！荷兰大使的家一定有冷气又有饭吃，太好了！”于是快步跟她去了！到了那里，果然很漂亮又很凉爽，餐桌上的饭香飘逸，很想马上到饭厅坐下吃饭。但她请我先到客厅坐，然后就消失了。回来时，她拿着一脸盆的水、一条毛巾及一块肥皂。我问她：“你要做什么？”她说：“我要帮你洗脚。”我回答：“不行，不行，我刚刚穿凉鞋在沙地上走了几个小时，脚又臭又脏的，你不可以帮我洗脚。”她说了一句不断鼓励我后来二十多年的话：“神要我帮你洗脚！”我当时忍不住就哭了，心想：“神啊！我刚刚还在路上跟祢抱怨，要放弃回台湾了，祢其实可以把我吊起来打的，而祢却使用祢的使女向我彰显祢的慈爱。从今以后，我这双脚是祢的！祢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祢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对神做了那样的承诺之后，神就开始在后来的年间带着我们四处迁移。从苏丹到南非（述职及做国际学生事工），从南非到迦纳，从迦纳到肯亚，从肯亚到南非（述职及让华才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从南非再回到印度东北的席隆，从席隆到台湾（安息年），从台湾回到印度东北的赛哈，从赛哈再回到台湾！二十六年里换了六个国家（在印度东北还换了两个宣教地点）事奉，在同一个国家或地点也会搬几次家。印象中就是不断在搬迁，不断

在重新适应，不断地说哈啰，不断地说再见，不断从零开始！有SIM的宣教士开玩笑说：“SIM代表的意义是：我一定会搬迁（Surely I move）。”但这样的宣教旅程比起主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的旅程，又算得了什么呢？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 5:14-15）每一次换一个国家或地点，都很不容易。但是主基督的爱不断激励我，让我可以跌倒再爬起来，继续学习信靠跟随主。走宣教的路越久就越发现：我其实很容易抱怨、很容易想放弃、很胆小，不敢随便换地方或国家，因为知道其中的困难及自己的软弱。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走到今天，只因为主耶稣不断地向我彰显祂的爱，鼓励我，让我学习为祂活，而不是为自己活。我需要天天紧紧抓住神，只定睛在祂身上，我只要稍不留神，就会像彼得一样沉入大海。我自己是靠不住的，只有这位愿意为我洗脚，为我死的主是靠得住的！



默想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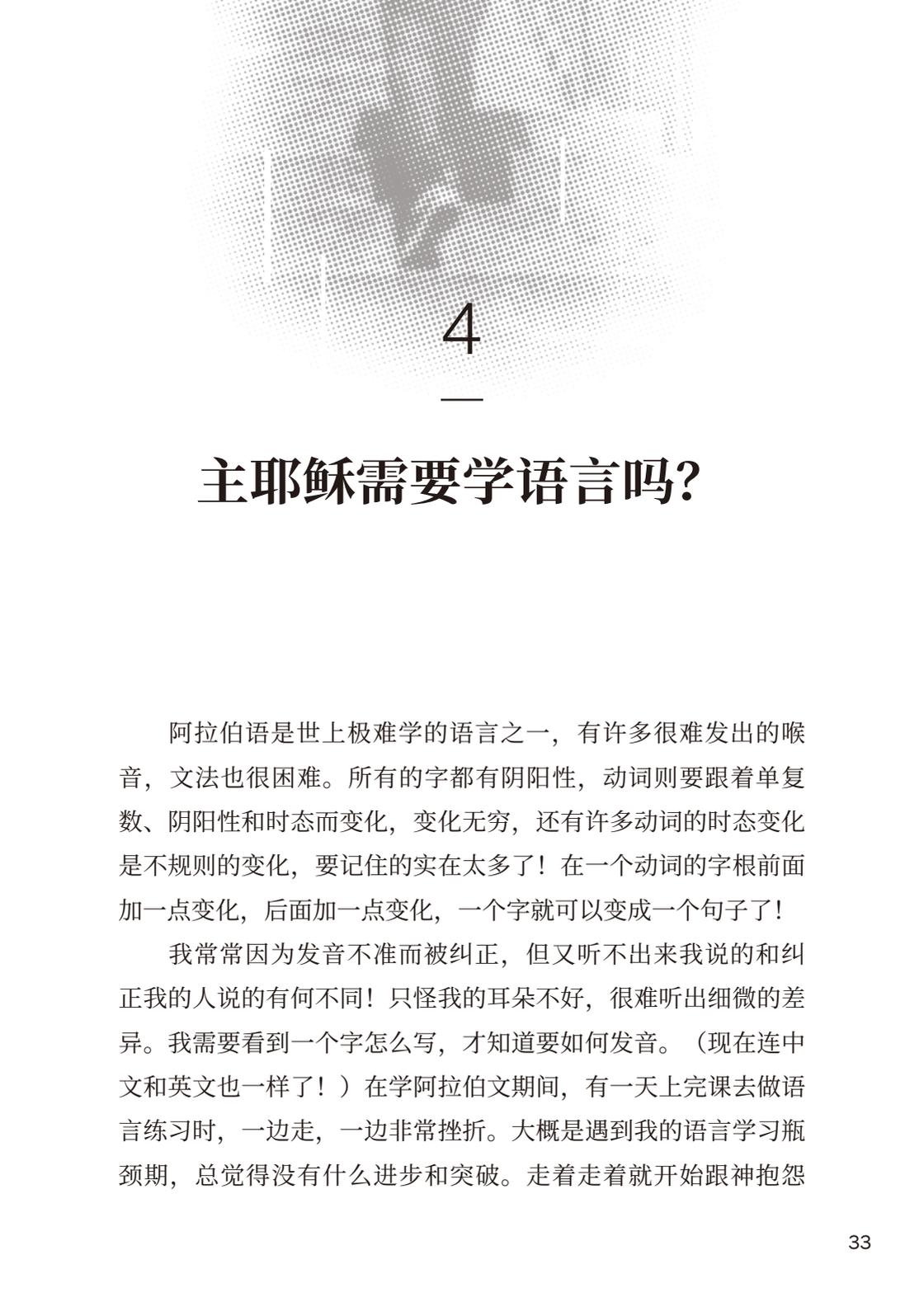
1. 你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想放弃？
2.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不放弃？
3. 你曾经深刻地经历神的爱吗？请分享你的经历。



背后是苏丹沙漠小金字塔群。在乾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渴想神。



我與阿拉伯語文老師。



4

主耶稣需要学语言吗？

阿拉伯语是世上极难学的语言之一，有许多很难发出的喉音，文法也很困难。所有的字都有阴阳性，动词则要跟着单复数、阴阳性和时态而变化，变化无穷，还有许多动词的时态变化是不规则的变化，要记住的实在太多了！在一个动词的字根前面加一点变化，后面加一点变化，一个字就可以变成一个句子了！

我常常因为发音不准而被纠正，但又听不出来我说的和纠正我的人说的有何不同！只怪我的耳朵不好，很难听出细微的差异。我需要看到一个字怎么写，才知道要如何发音。（现在连中文和英文也一样了！）在学阿拉伯文期间，有一天上完课去做语言练习时，一边走，一边非常挫折。大概是遇到我的语言学习瓶颈期，总觉得没有什么进步和突破。走着走着就开始跟神抱怨

了：“主啊！这个阿拉伯文实在太难学了，我的中文很不错，好不好让我回台湾事奉祢吧？”主在我心中问我：“孩子啊！主耶稣来到世上时，需要学语言吗？”我想了想，主耶稣来到世上时是婴孩，所以，他应该需要从牙牙学语开始吧！而且不只学一种语言，他应该需要学亚兰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如果主耶稣是神，况且愿意谦卑地从牙牙学语开始学语言，我轻易就想放弃学习阿拉伯文，实在太骄傲了！我跟神认罪悔改，求神赐我谦卑的心来学语言。

学习语言是一条艰辛的道路，最难的是要克服我们的骄傲。我们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时，可以用母语轻松的服事，和人沟通，也可能是备受尊重的传道、牧师。但是，在宣教工场却变成无人知晓的傻瓜，因为语言的限制，连问路都不知道要怎么问，更不用说要大有能力的传福音或讲道。这对我们的自尊心是很大的打击，若非常常思想主耶稣谦卑的榜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很难持续下去。

在我学习阿拉伯文的第一个月，我住在我们差会工场的主任家，每天要自己坐公车去语言学校。在斋戒月的一天傍晚，我要从语言学校坐公车回家，却坐错车。我看不到熟悉的车站可以下，就一直坐到终点站。下车以后已经快天黑了，可是我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实在慌了！当时认识的阿拉伯文词汇实在太少了，最后只能跟想帮我的几位乘客们说：“房子，靠近，桥”这几个单字。居然有一位男子说他知道桥附近（首都卡土穆是由三座大桥，跨越尼罗河、蓝尼罗河及白尼罗河，连结三个城市而成

的)有一个外国人的家。我只能默祷求神保守,然后跟着他走。感谢主,他真的把我带回工场主任的家。但是,他却要求要进屋子,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进屋子,请主任家的男帮佣出去打发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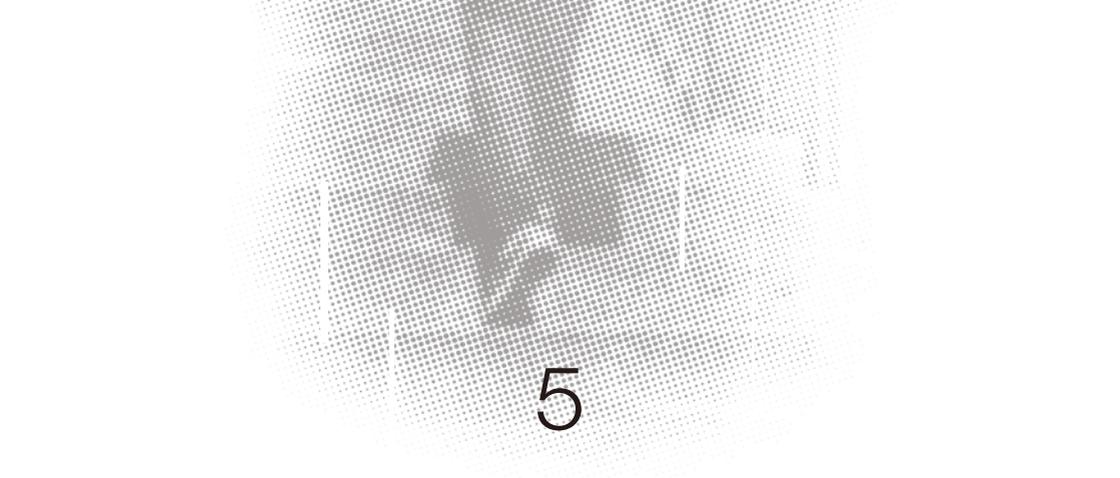
现在想想,没有语言能力,我们可能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若我们想要把福音传给当地人,不用他们的母语(心里的语言),很难让他们把主的真理听进心里去,要他们信主就更难了!2015年回到印度东北的赛哈后,我已经是四十九岁了,又得开始学习华才的母语马拉语。马拉语有五种方言,我跟老师学的是圣经用的方言,而华才家族用的是另一个方言,我得自己找出其中的不同。颂恩学的是爸爸的方言,所以常常要纠正我的马拉语。年纪大了学新语言实在不容易,但还是得学,因需要用马拉语分享和讲道。2019年在戒毒村时,得用马拉语教导和沟通,因为吸毒酗酒者都不懂英文,也需要学一些邦语米佐语,因为有些人不懂马拉语。2020年底回到台湾,发现我的中文已经忘掉许多,台语就更不用说了。常常讲话时会找不到字用,听别人讲话时,也需要常常问:“对不起,请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真是一辈子都得学习主耶稣谦卑的功课啊!

我想我真的太容易骄傲了,所以神才需要一直让我们换国家事奉,一直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这样也好,总比一直待在同一地方,最后因为语言熟稔,就自恃甚高开始骄傲,要来得好吧!



默想与讨论

1. 有什么曾经伤到你的自尊（骄傲）？请分享你的经历。
2. 主耶稣的谦卑（腓利比书 2:5-11）可以怎样帮助你度过这样的经历？



5

你要嫁就去嫁吧！

1996年九月中旬我抵达苏丹的首都卡土穆，SIM苏丹工场主任的先生到机场来接我，因为华才在神学院有课不能来。他上完课之后到主任家来看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对他第一眼的印象是：一位瘦瘦小小黑黑的宣教士。因为苏丹的炎热天气让他比照片中看到的更黑，他是单身宣教士，常常有一餐没一餐的，加上天气非常炎热，也没有什么食欲。所以实在瘦小。

我一边学习语言和文化，也一边开始真正近距离地认识华才。当时没有手机，在苏丹回教的保守文化中，我们也不能单独约会，能约会的地点就是我们差会工场主任的家。因为华才比我先到苏丹工场（他在1994年底抵达苏丹），我们工场主任夫妇和其他宣教士都先认识他，也先接纳他。因为他很真诚谦卑，工作

负责又认真，知道如何待人处事，与当地人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我在新加坡接受职前训练时，就发现这个事实：大家都很喜欢他，接纳他，所以他们都在观察我，要看我配不配得上他！在苏丹的团队也用一样的眼光在看我，苏丹的工场主任还跟我说：“华才是一个很难得的宣教士，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我们的团队中只有他一个人，愿意去住在神学院学生所住的贫穷社区！”这让我有一些压力，有时候因为和华才相处上有一些困难，跟主任诉苦时，她都会站在他那边！

越和华才相处，越了解我们之间个性和文化的差异，他越来越不符合我想象中的“好丈夫”。有时候实在觉得这个关系走不下去了，但是神会用各样的方式（包括我当天灵修的经文）告诉我，他就是神为我所预备的未来伴侣。有一天实在很想放弃这个关系时，当天早上灵修读到的经文却是：在监狱里的施洗约翰差遣门徒去问主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路 7:19）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还是觉得这个关系很难继续下去，刚好前面提到的那位荷兰的宣教士姊妹来看我，我们蛮谈得来的，有时候也一起祷告。我告诉她我的状况，虽然觉得华才是神为我预备的未来伴侣，但觉得很难跟他相处，加上父母对此交往关系的态度很不看好，实在不知道如何是好？她提议说：

“我们现在祷告，然后你去打电话给你的父母，他们若说是就是，他们说不是就不是。”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建议，我的父母还未信主，华才又是印度人，十之八九他们会不同意。我们祷告后，我就去打电话，问我妈妈她对我们交往的看法如何？她居然

回答说：“你要嫁就去嫁吧！”我实在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回去跟荷兰姊妹说时，她很高兴地说：“我们祷告了，所以答案是肯定的啰！”过了许多年之后，我妈妈才提到，她当时那样说只是气话而已，但是神却用她的气话在当时给我印证。

因为经过不断地寻求，答案似乎都是肯定的，但父母的态度部分却上上下下，很不确定。最后我就跟父母问道：“我和华才可不可以结婚？”他们的回答是：“让他先来台湾，我们看看再说。”我想这也很合理，有哪个负责任又爱女儿的父母，会同意把女儿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呢？当我跟华才说我父母的意见时，他回答说：“不行，除非他们同意我们的婚事，不然我不能去台湾！我是一个宣教士，万一我去了台湾而他们拒绝我了，我哪有脸再回到苏丹呢？”这实在让我非常为难，一边说：让他先来，我们再决定。另一边说：除非他们先同意，不然我不去。我夹在这个无解的情况中，不知如何是好？要放弃吗？但是神一直向我确定，就是这个人，怎么办呢？只能祷告：“主啊！如果祢要我嫁给他，祢就得自己来开路，我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思，我也不想违背祢的旨意。”

我打电话跟母会的领袖们说这个状况，也请他们为此事祷告。最后，他们说：“不用担心，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吧！”他们也没有见过华才，但是他们相信SIM，他们知道差会挑选宣教士的标准很严格，所以若华才能被SIM接纳为宣教士，应该有相当的水平。因此母会派遣了一个提亲队代表华才去彰化向我父母提亲，成员都是教会的长执，包括医生、企业家、教授等。我的父

母是农人，很尊重这样社会地位高的人，也很惊讶这些人愿意为他们女儿的事来到乡下拜访，最后提亲竟然成功了。这是神用祂的神迹再一次印证祂对我婚姻对象的旨意，我实在没有话再跟祂争辩了！

神给我一次又一次的印证，让我很确信华才就是祂要我嫁的人，因为祂知道我的骄傲及刚硬，而我们将来的婚姻之路会非常颠簸困难，我会一直想要放弃，所以祂必须用各样的方式让我知道这个婚姻的确是祂的旨意，我才能下决心：不管遇到什么困境，不管要付多大的代价，都要一直顺服神在这个婚姻中走下去！

现在回头来看神引导的手，实在要称颂神。祂让一个印度东北的宣教士和一位台湾的宣教士结婚，是为祂后来在2008年，要在印度东北兴起的海外宣教事工铺路。虽然印度东北的教会很有宣教负担，也愿意差派许多宣教士，但是他们的财力有限。而台湾的教会虽然有财力，却很难找到愿意为主活，为主死的宣教士，愿意去海外宣教。但神使台湾的教会愿意和印度东北的教会合作，以至于今天（2022年）我们能看见从印度东北差派出约六十位宣教士加入SIM，在十五个国家宣教。神的心意实在高过我们的心意！（赛 55:8）有谁作过祂的谋士呢！（罗 11:34）神所命定的必然成就！而祂所成就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只是有幸可以藉着这跨文化的婚姻成为祂使用的管道，来完成祂那更大更美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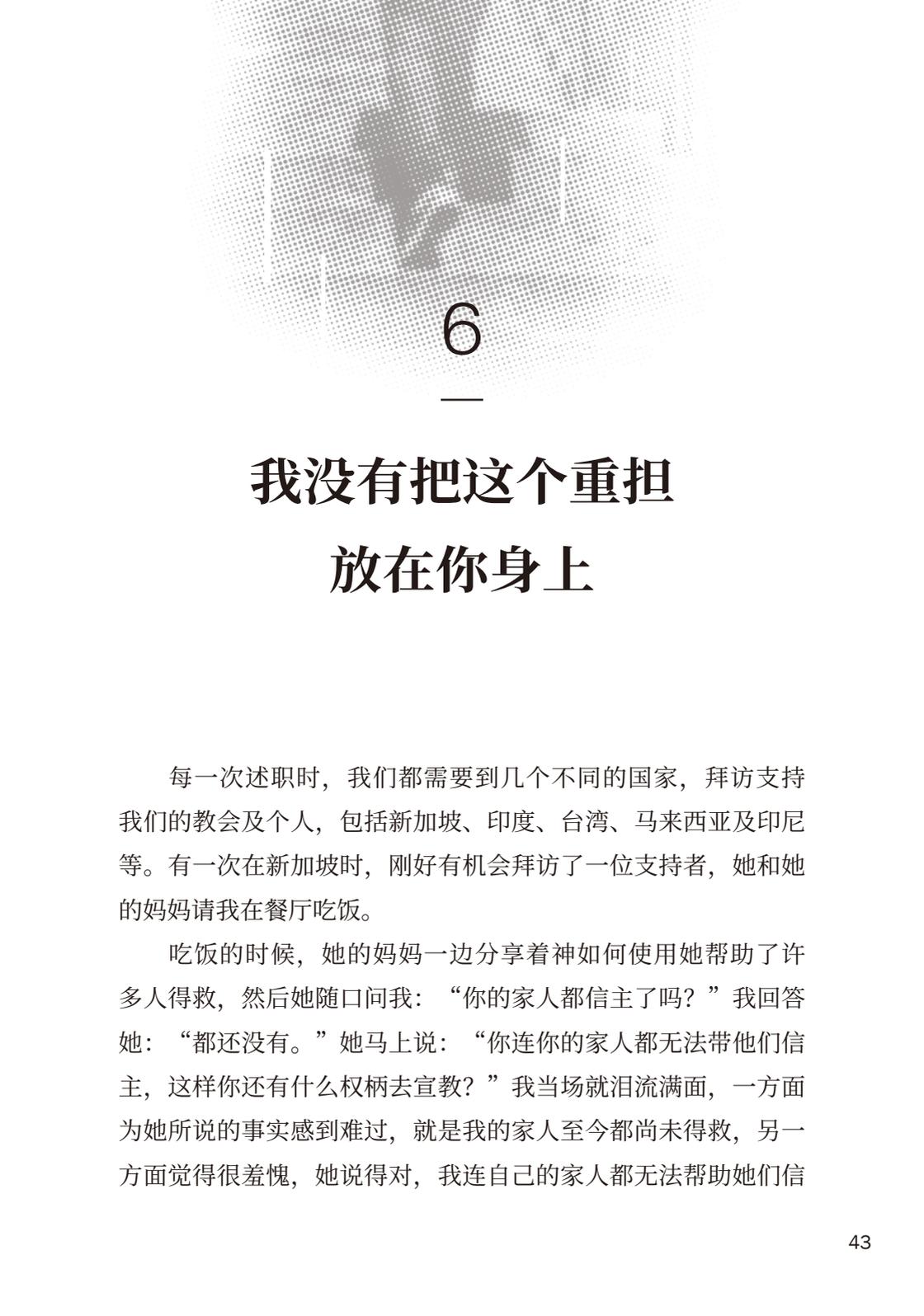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目前单身：你（结婚前）选择配偶的条件是什么？
已有孩子：你对你孩子的配偶选择条件是什么？
2. 你（曾经）如何为你选择配偶寻求神的旨意？你如何为你孩子选择配偶寻求神的旨意？
3. 对已婚者：回过头来看，你能看见神将你的配偶赐给你有何美好的心意？



在教会举行婚礼，家人见证留影。



6

我没有把这个重担 放在你身上

每一次述职时，我们都需要到几个不同的国家，拜访支持我们的教会及个人，包括新加坡、印度、台湾、马来西亚及印尼等。有一次在新加坡时，刚好有机会拜访了一位支持者，她和她的妈妈请我在餐厅吃饭。

吃饭的时候，她的妈妈一边分享着神如何使用她帮助了許多人得救，然后她随口问我：“你的家人都信主了吗？”我回答她：“都还没有。”她马上说：“你连你的家人都无法带他们信主，这样你还有什么权柄去宣教？”我当场就泪流满面，一方面为她所说的事实感到难过，就是我的家人至今都尚未得救，另一方面觉得很羞愧，她说得对，我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帮助她们信

主，还能在宣教工场帮助谁信主呢？

当晚回到住处后，我跟神求：“主啊！好不好让我先回台湾，带我的家人都信主以后，我再回工场吧！”主的声音在我心中回答我：“孩子啊！我没有把这个重担放在你身上，你只要单单顺服跟随我。”主知道我内心的问题，如果我真的可以带我的家人都信主的话，我就会非常骄傲，把荣耀都归给自己。感谢主，祂没有容许我那样，我只好顺服神继续回工场。

2017年三月的一个夜晚，我在印度东北的赛哈家中，半夜接到台湾教会姊妹的电话，她告知我，我的父亲病危，要我马上回台湾。清晨订到机票后，马上前往省府，准备搭隔天的飞机。三天的行程中唯一的祷告是：“主啊！求祢让我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求祢帮助他在去世之前能信靠祢。”感谢主，垂听众人的祷告，我抵达父亲就医的医院时，父亲还没过世。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加护病房的家属休息区待着，看见许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前来探访及为父亲祷告，实在感恩。我求神用各样的方式向父亲彰显祂自己，也求神赐给我一个清楚的印记，让我真知道父亲得救。我抵达台湾时，父亲已经昏迷，无法睁开眼、说话、或做任何动作。但是，父亲过世的那天下午，当所有人都进过加护病房探视后，大姊是最后一个从加护病房出来的。她很高兴地说：“爸爸现在可以眨眼示意！”我们都很兴奋，我便和另外两位教会姊妹再次进加护病房，父亲以眨眼示意我们，他愿意信主也愿意受洗，我们马上在那里为他施洗。当天晚上十一点多，父亲就平安地离世与主同在了！虽然父亲过世让我很难过，但因为确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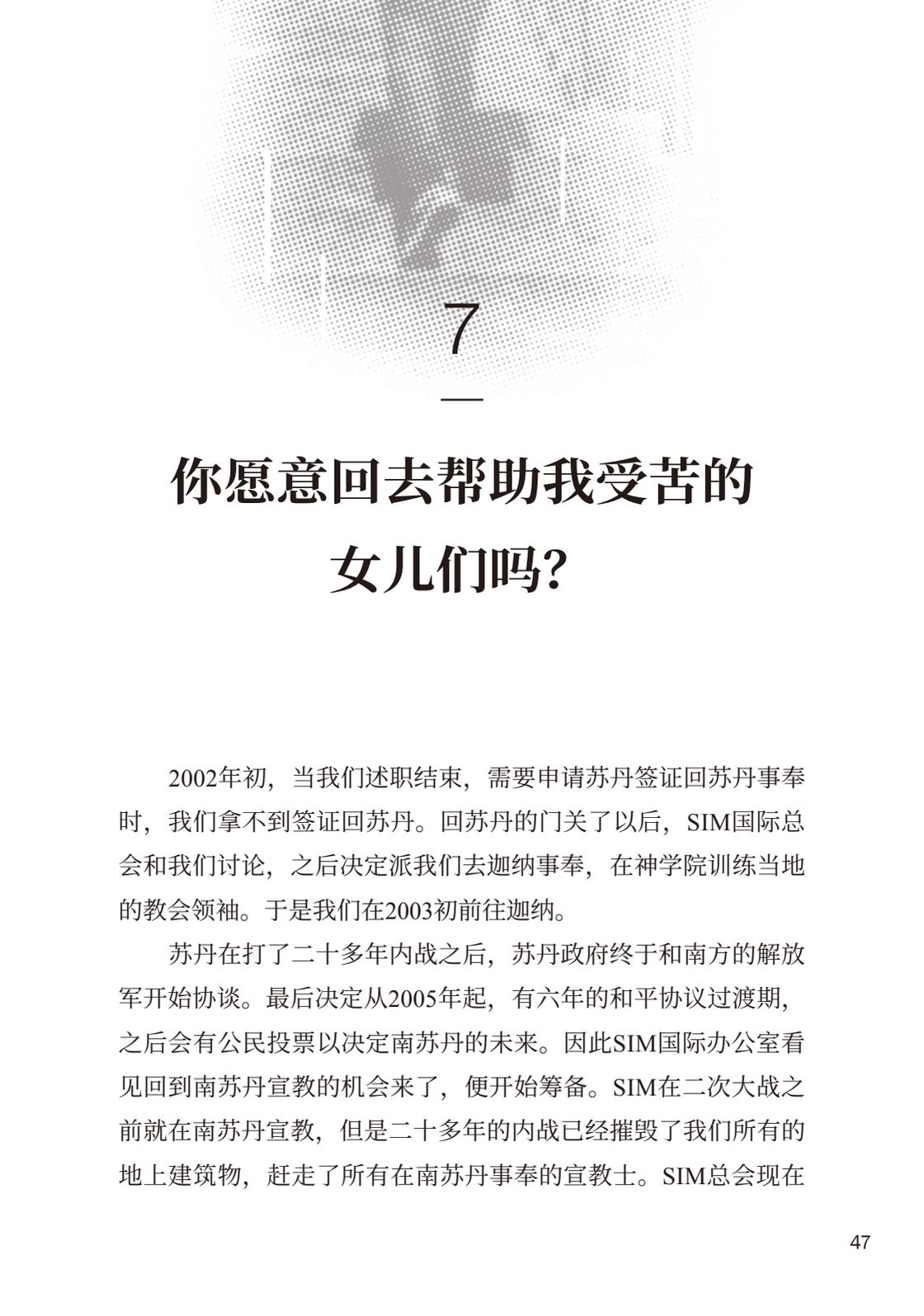
据，知道父亲真的得救了，心中就很平安。因着教会的许多弟兄姊妹们不断地探访及代祷，神垂听众人的祷告，使父亲在过世前终于得救，大家都一同欢喜。大姊过了几年之后，也在2020年终于信主受洗。实在感谢主！

回头来看，如果我当时被那位老姊妹的话激动，不听主的话，顽梗地顺着自己的骄傲离开工场回台湾，想凭自己的能力让家人信主，至今都不可能去宣教的，因为至今我的家人也还未全部信主啊！但是当我选择跟随主，按祂的旨意行，我得到了二十多年与主在宣教上同工的荣幸，也经历了祂在我生命中的拆毁及重建。当我在工场时，教会弟兄姊妹对我的家人不断地关怀及代祷，最后看见我家人一个一个信主时，他们便和我一同欢喜快乐！一同赞美神奇妙的工作！神的作为实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最美好的！



默想与讨论

1. 你有未信主的家人吗？你为他们的得救正在做些什么努力？
2. 如果你为家人信主的努力还未能看见成果，这一章给你什么鼓励？



7

你愿意回去帮助我受苦的女儿们吗？

2002年初，当我们述职结束，需要申请苏丹签证回苏丹事奉时，我们拿不到签证回苏丹。回苏丹的门关了以后，SIM国际总会和我们讨论，之后决定派我们去迦纳事奉，在神学院训练当地的教会领袖。于是我们在2003初前往迦纳。

苏丹在打了二十多年内战之后，苏丹政府终于和南方的解放军开始谈判。最后决定从2005年起，有六年的和平协议过渡期，之后会有公民投票以决定南苏丹的未来。因此SIM国际办公室看见回到南苏丹宣教的机会来了，便开始筹备。SIM在二次大战之前就在南苏丹宣教，但是二十多年的内战已经摧毁了我们所有的地上建筑物，赶走了所有在南苏丹事奉的宣教士。SIM总会现在

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回去带领SIM苏丹团队，但是要驻扎在肯亚的首都奈若比，这样才能同时做北苏丹及南苏丹的事工。

所以，在2004年中旬，SIM总会询问我们愿不愿意回苏丹工场。华才祷告之后觉得这是神的带领，他心中有平安。他一讲他心中有平安，我就慌了，失去了我心里的平安。我好不容易才给颂恩找到保姆，才开始在神学院教学（我们住在神学院教师宿舍），颂恩也开始有神学生的小孩一起玩，我才刚在迦纳找到我的手脚可摆放的位置，怎么又要换工场了？而且还是苏丹！想到曾经在苏丹事奉的种种难处，就觉得很困难。加上要住在肯亚的奈若比，那是世界上犯罪率很高的城市之一，越想越不安。但是华才希望我好好祷告，寻求神的带领。

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担心着以上的问题。神让我想起我读过的苏丹信心之列的一本书，当中提到一位英国驻苏丹的大使太太，她是一位宣教士子女。她很关心苏丹内战地区的难民情况，有一次她到苏丹西部的努巴山区拜访教会。她所拜访的教会没有建筑物，他们是在一棵大树下聚会，没有长条椅，会众坐在砍下的木头上，大多数的会众是衣衫褴褛，瘦骨如材的姊妹。当她分享完之后，有一位姊妹站起来问她说：“请问上帝爱不爱我们？”如何对一群经过二十多年战乱，失去家园，失去丈夫（多数是从军战死），失去儿女（因战乱流离失散或因饥荒疾病而死亡），受尽苦难的姊妹们，告诉她们上帝爱她们呢？大使的太太沉默祷告之后，回答她说：“我有三个孩子，当其中一个孩子生病时，那个会是我照顾最多的。我觉得上帝最爱你们！”

当我想起这个故事时，神问我：“你愿意回去苏丹，帮助我那些受苦的女儿们吗？”我实在无言以对，流泪对主说：“主啊！我实在太自私了，我只想到自己的安危及困难，比起在苏丹受苦的姊妹们，我将要遇到的苦难实在算不得什么。如果祢要我们回去，我就回去。”回应神之后，我就平安地睡着了。

隔天，华才用电邮回复了SIM国际总部，关于我们的决定及寻求的过程。负责的领袖的回信让我很惊讶，他说：“为了寻找人回去带领SIM苏丹团队，我已经找了二十多对夫妇，先生总是说：‘我愿意，但是，我得回去问我太太。’然后都是太太不愿意！我实在很挫折，于是跟神求：‘主啊！当初祢要让主耶稣来到世上时，祢差了二位天使，一位对约瑟说话，一位对马利亚说话。现在可不可以也请祢差二位天使，一位对先生说话，一位对太太说话。我看了你们的回复，真知道神垂听了我的祷告！’”

哇！原来我会想起英国大使太太的故事，是因为神垂听那位领袖的祷告！我其实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只是顺服神而已。感谢神，因着我们的顺服，我们所重新建立的SIM苏丹团队是SIM所有工场中，第一个接收来自非洲的宣教士的工场。我们有来自伊索比亚和奈及利亚的宣教士，他们的祷告可以震动地狱，他们在南苏丹藉着神的能力行神迹奇事，连巫医都来求助。一位巫医来见我们在南苏丹的非洲宣教士，他说：“我很有能力，很多人求助于我，所以，我也很有钱。可是我所拜的灵不让我有安息的时刻，我非常痛苦，也已经精疲力竭。你们可以帮助我吗？”宣教士回答他：“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你，只有主耶稣能帮助你。你

愿意信靠祂吗？”他说愿意，于是宣教士为他祷告赶出污鬼，他便得释放了。他非常喜乐，就回去带了他的太太们及儿女们来信主。这岂不是像使徒行传一样的故事吗？一些福音未及的族群开始听闻福音，开始有教会在他们当中，实在令人兴奋！

我们是谁？竟然有幸参与并看见神在南苏丹，透过这些宣教士所成就的大事！我们只不过是愿意顺服神的带领，而成为神使用的管道而已。神现在也在找愿意顺服祂的人，来成为祂恩典的管道。我们所能做的很有限，但神能使用有限的我们。只要有顺服的心，祂就能使我们成为万民的祝福！



南苏丹的孩子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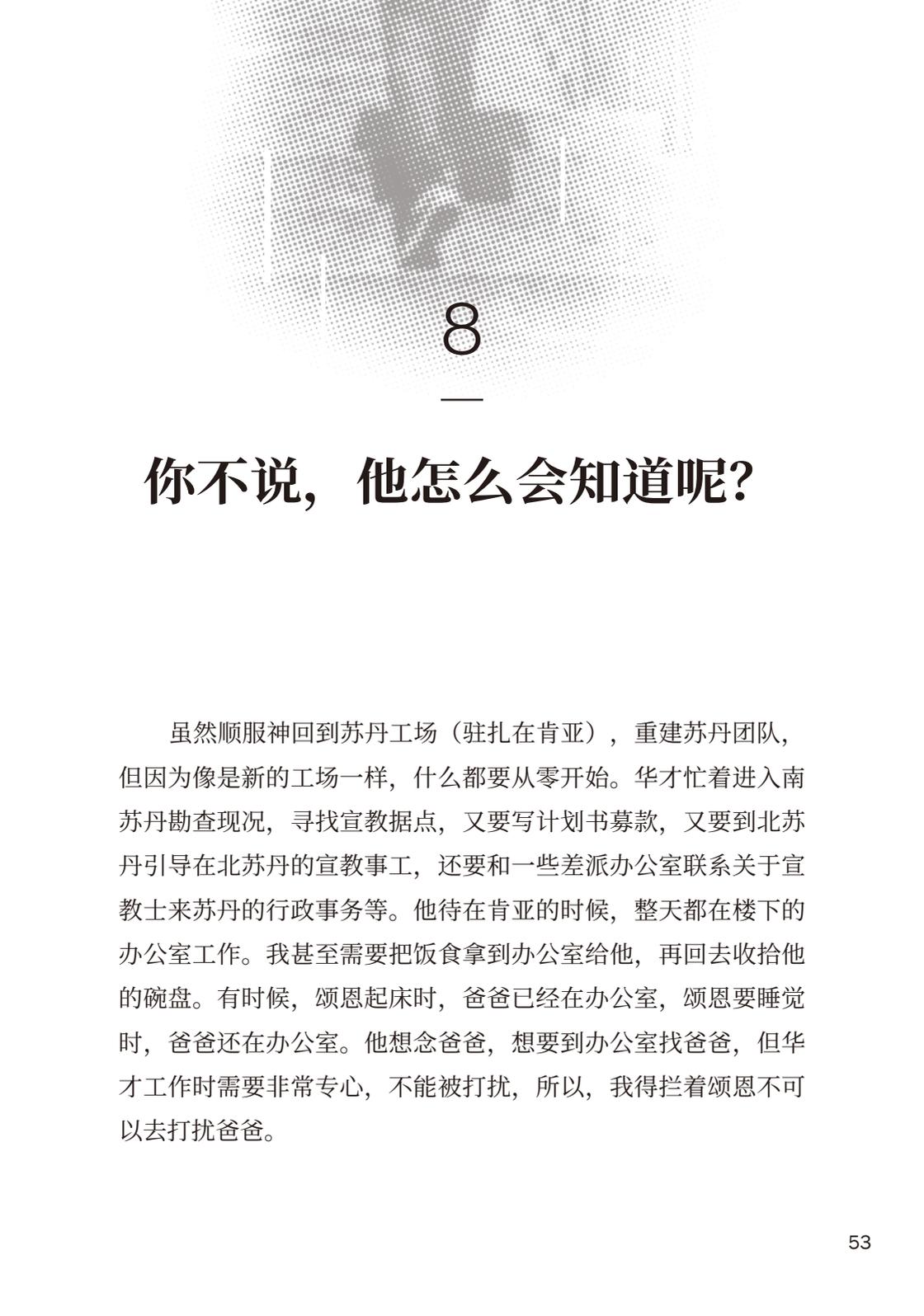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当你面对变迁或搬迁时，你通常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
2. 当你清楚神要你搬迁或走出你的舒适圈时，有什么能帮助你顺服神？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52



8

你不说，他怎么会知道呢？

虽然顺服神回到苏丹工场（驻扎在肯亚），重建苏丹团队，但因为像是新的工场一样，什么都要从零开始。华才忙着进入南苏丹勘查现况，寻找宣教据点，又要写计划书募款，又要到北苏丹引导在北苏丹的宣教事工，还要和一些差派办公室联系关于宣教士来苏丹的行政事务等。他待在肯亚的时候，整天都在楼下的办公室工作。我甚至需要把饭食拿到办公室给他，再回去收拾他的碗盘。有时候，颂恩起床时，爸爸已经在办公室，颂恩要睡觉时，爸爸还在办公室。他想念爸爸，想要到办公室找爸爸，但华才工作时需要非常专心，不能被打扰，所以，我得拦着颂恩不可以去打扰爸爸。

不仅颂恩会抱怨没有爸爸的生活，我更是受不了。不仅要做家务，照顾颂恩、陪他玩，（因为他还太小不能上幼儿园）；还要照顾新到任的宣教士，带他们熟悉奈洛比；当一些南苏丹的教会领袖来访时，还要接待他们。我觉得我已经快不行了！

我的属灵母亲诸师母本来要前往南非服事，听到我的情况后，就绕道先到肯亚探访我，我真的很感动。但是她来的时候，华才还是像往常一样忙碌，我得继续我的日常事务并照顾颂恩，而颂恩因为我们不断地搬迁（不仅换国家，在肯亚也换了几个处所住），我们又住在 SIM 的办公室小社区里，没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我是他唯一的玩伴，所以他粘我粘得特紧，不让我与师母有单独谈话的时间。

当诸师母关心另一位台湾来的宣教士时，我就像小孩子一样生气及忌妒。觉得我的师母是为了关心我才来的，怎么现在只关心其他的宣教士呢？而对华才的怒气则到了极点，我跟师母说：

“你来之前，我早就告诉他，你要来探访的事了。他怎么还是照常他的工作，而不帮我带一下颂恩，让我可以有时间跟你单独聊一聊呢？”她回答说：“你不说，他怎么会知道呢？”我心想，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要我说，他才会知道吗？不过最后还是顺服师母的建议跟华才说了，请他帮忙带颂恩，我好跟师母有单独的时间出去喝咖啡聊一聊。他听了以后，就真的请假，帮忙照顾颂恩了！

很多时候，我以为华才应该了解我，知道我的需要，但是他却不了解也不知道。原来他不是故意的，他实在太专心于他的工

作，他是只能一心一用的人（我猜大多数的男人都一样）。特别是当他在电脑前面工作时，他听不到别人说的话，也看不到周围在发生什么事。后来住在印度东北的赛哈，有时候连颂恩进了家门，经过爸爸的书房回自己的房间，华才都不知道。我跟颂恩说了他爸爸的这种高度专心程度，他就想试一试是不是真的如此。有一天，华才在电脑前专心工作，颂恩对他说：“爸爸，我要去抢银行。”华才回答：“好啊！”颂恩真的服了！事后我们取笑华才这件事，他还说：“有这样的事吗？我根本没听到！”

我越来越了解华才的一心一用之后，才开始学习怎么跟他沟通。也慢慢学习不要假定他都应该知道，应该了解我。他的心都专注在事工上，除非我确定得到了他的注意力，然后非常清楚地跟他说，否则他根本不会知道我在想什么或生气什么。在赛哈的时候，我问了一位退休的老牧师：“你为什么这么器重华才？”他说：“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认真服事神的人。”这样一位真诚认真事奉主的宣教士，却会让妻子跳脚，如果不是诸师母点明了我，帮助我学习说出我觉得他理所当然应该知道的事，我可能还会继续误会他，对他不谅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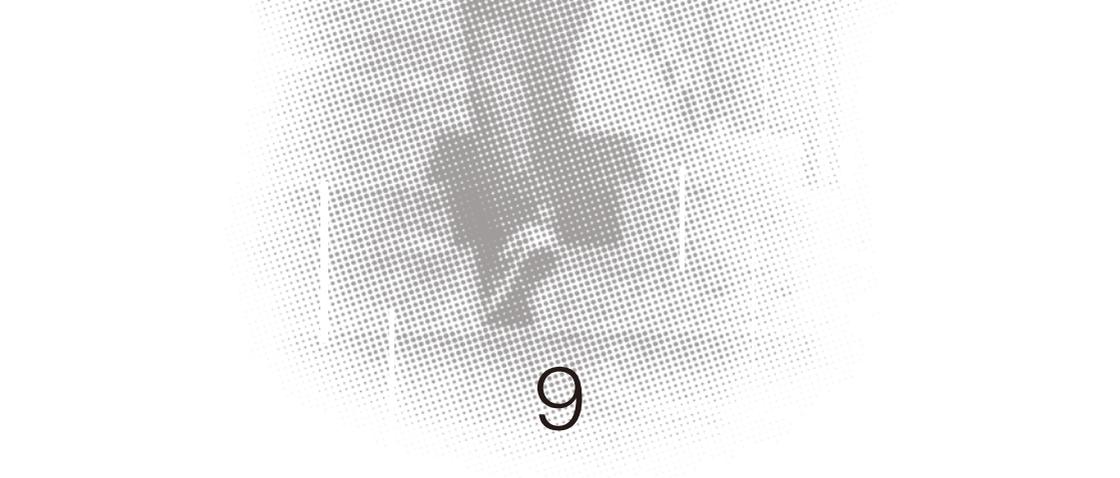


华才专心工作的模样。



默想与讨论

1. 在亲子、夫妻、朋友、同事或同工的关系中，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挫折？
2.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让这些关系更和谐？（我们先检视自己是否假定／assume别人的想法、我们愿意主动沟通、我们愿意寻求帮助，等等）



9

照顾你的孩子是 很重要的事工

我到了三十一岁才结婚，三十六岁才有小孩。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管是单身时或结婚后的五年，我都像单身一样可以自由地事奉。有了孩子之后，我突然从一个全时间事奉的宣教士，变成一个全时间的妈妈。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不能适应这个转变，我突然失去了让我得到价值的外在事工，觉得自己很没用。到迦纳时，颂恩才快一岁，我整天只有做家事和照顾颂恩。只是这样，就让我非常疲累，我忘了换工场所带来的适应压力，也会让我疲累。神学院的学生们很不解，他们说：“我们有很多小孩，都不觉得累。你们只有一个小孩就那么累，真奇怪！”其实，只有一个小孩更累，因为没有大的孩子可以带着小

的孩子玩，所以，一个孩子只能每天粘着妈妈。我也没办法像当地人一样，让小孩放牛吃草自己长大，教师宿舍外面有比人还高的草丛，有蛇、蝎、各样的大型爬虫类，当地疟疾也非常盛行，所以我觉得要时刻看着孩子才行。

因我照顾孩子实在疲累，一段时间之后，我请邻居教授的妻子帮我白天照看颂恩几个小时，好让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小颂恩很不喜欢去邻居保姆家，因为她会用非洲方式带他，常常把他背在背上，不让他自由地到处探索。于是小颂恩开始晚上做恶梦，然后会一直哭。现在想起来，实在觉得对不起他。看这样子继续下去对颂恩实在不好，而我们晚上也因为他会哭闹而无法睡好，只好不再送他去邻居家。华才也责备我，怎么可以请教授的太太做保姆的事。有一次，小颂恩在家里一直哭闹，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抱起他走到小小的储藏室，拿起一个空的塑胶瓶一直往墙上丢，来发泄我的怒气及郁卒。

我也不断跟华才抱怨带小孩辛苦及没有事工成就感的郁卒。他对我说：“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就是教完课后，回家时看见你和小颂恩出来门口迎接我。你难道不觉得孩子是我们的喜乐吗？”我回答他：“是啊！喜乐都是你的，但是辛苦和郁卒都是我的。”他于是提议我们对换角色，让他在家带小孩，而我去神学院教书。我想想，这样实在不合乎非洲的文化，在非洲带小孩是妇女的责任，若让华才带小孩，当地人一定不会接纳我们的。只好继续原来的角色分配，直到我们找到合适的保姆，我才开始能在神学院教课。

可是，过没多久，我们就搬迁到肯亚去了。我又得开始自己带小孩，直到颂恩满三岁才能把他送去幼儿园，但是他很不喜欢幼儿园，特别是中午要午休。对一个精力旺盛、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最残酷的惩罚就是要他乖乖坐着不要动。每天早上要送他去上学，他都要哭闹一番，手扒着车子不放，不愿意下车进幼儿园！因着我的问题，实在让他受苦，很可怜。有一天，放学回家后，他跟我说：“老师说，幼儿园就像一个候机室，你在这里等候妈妈来接你。”那就是他当时的心情啊！

神其实一直在说服我：“照顾你的孩子是很重要的事工。”但是，我一直无法受安慰也一直无法接受全职妈妈的角色和心情。后来经过神不断在我生命中的破碎及重建后，回过头看才知道我当时的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一直不能接受“照顾孩子是很重要的事工”？因为我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我能为主做什么事工？”，而这样的事工在我的价值观里并不包括“在家带小孩”。当我没有在外面的事工时，我要怎么写代祷信呢？我有什么可以向支持我、差派我的教会报告呢？我是一个宣教士，但却只是在工场带小孩，这象话吗？连我自己都不能接受，教会又怎么会接受我这样的角色与事奉呢？这是我的想法与困扰，也一直让我无法有安息，因此也让颂恩小时候受许多的苦！

当颂恩渐渐长大以后，我发现他很敏感，特别是对妈妈的心情很敏感。我只要心里有什么不高兴的、生气、担忧，他都知道，他很会察言观色，很怕我会把他丢下，自己走了。有一次，我和华才吵架，颂恩很担心地问我：“妈妈，你会和爸爸离婚

吗？”现在想起年纪那样小的颂恩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实在让我心疼。因为以前价值观的错误，带给颂恩许多心灵的伤害，我求神赦免我。

最近，我觉得也许因为自己的时候不多了，神一直在催促我写下过去二十多年，祂在我生命中的作为。当我跟颂恩这样说时，他马上说：“你的身体很好，一定会活很久。”我跟他说：

“谁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呢？也许我写完自传后，神就会带我走了。反正你已经成人了，你可以自己学习倚靠神，神会帮助你的。”他很难过地说：“我还是个孩子，你不可以这么早就离开，至少到我四十岁以后才能走！”也许，小时候那些上述的阴影，还在他心里深处的某个角落隐隐作痛。我现在经常求神安慰医治他小时候所受的伤害，也继续不断学习用神无条件的爱来爱他，求神用祂丰富无条件的爱来充满他。



我和小颂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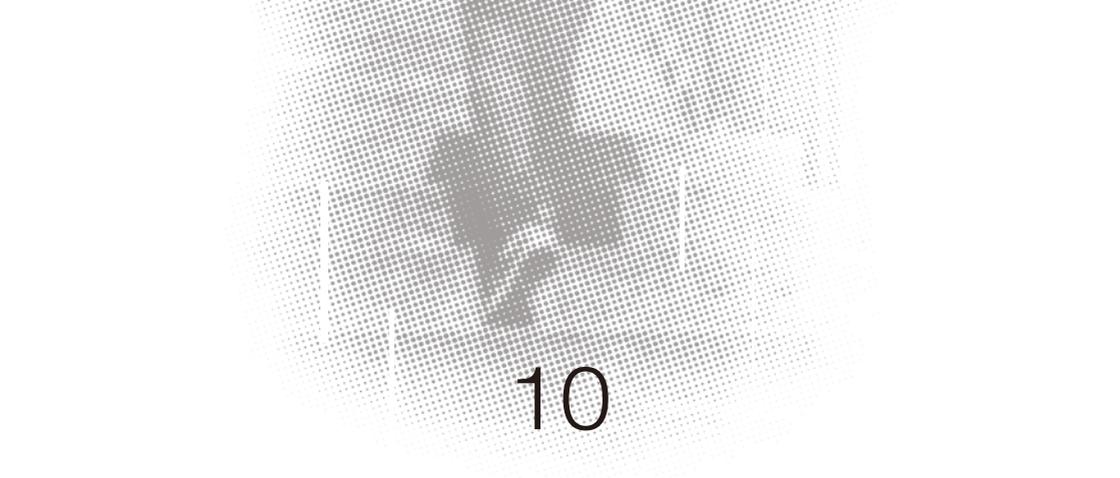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曾经觉得被父母伤害吗？（被忽视、被遗弃、被不公平地对待、不被爱、过度保护、没有自由……）你愿意饶恕你的父母吗？
2.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什么遗憾（在某些方面我应该这么做，或我不应该那么做等）？请分享你的感想。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62



10

这一次你们就不要付费了

小颂恩是一个很健壮、精力旺盛的孩子。二岁以后，他就不需要再睡午觉了！他的牙齿也长得特别快，长牙齿时经常发烧，有一次八颗牙一起长，那次发高烧很严重，让我们都累昏了！我后来开玩笑跟华才说：“他是等不及要吃肉，才长牙长得那么快！”在迦纳，因为疟疾很盛行，所以宣教士都需要每周吃成年人抗疟疾的药剂，可是颂恩太小了，不能吃。有一次颂恩又发高烧，我们带他去看医生，一路上因为高烧的缘故，他变得意识不清，隔一阵子就会叫：“爸爸啊！帮帮我！”然后又意识不清。一路塞车严重，看着孩子受苦，让华才都快急昏了。我们到达医院时，医生连抽血检验都没做，马上帮他用冷水擦拭全身，并给他用治疗疟疾的药，过了几天终于痊愈了。

在迦纳一年八个月之后，我们搬迁到肯亚的奈若比，二岁半的小颂恩开始常常生病。经常发烧，吃退烧药没用，就只能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开给他七天的抗生素，要我们一周之后再回去复诊。复诊时没事了，隔周他又开始发烧，又要去看医生。就这样，几乎每星期我都要带他去看同一位小儿科医生。有一次，医生说：“这一次你们就不要付费了，因为你们每周都得来，我都不好意思收费了！”这样子连续二三个月以后，我实在觉得这不是单纯的身体状况，有可能是属灵争战。因为我们在南苏丹的事工正在快速进行着，神也很祝福在那里的宣教事工，所以我猜恶者可能不甘心，便对我们的孩子施加攻击。于是我发出代祷信，请我的差派和支持的教会特别为颂恩代祷，神实在垂听众人的祷告，很奇妙的事发生了，在肯亚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小颂恩不需要再每周去看医生了！在那里时也很少再生病了！

2008年我们回到印度东北的席隆之后，颂恩又开始发生一些事故。有一天，他在学校跌倒，还得到医院在头部的伤处缝几针。另一次，我们全家和小姑家一起去郊游，他居然去吊在足球门上，结果手被足球门上的挂钩钩住，钩子插入手掌（看起来就像猪肉摊上用钩子吊着的猪肉那样），他哭叫着，侄儿跑去救他，我们又得带他去医院的急诊室在手掌上缝几针。又有一次，他肚子痛，可是医院医生查不出原因，要他住院，结果从半夜开始，他每半小时拉一次肚子，拉到脱水，甚至看见幻影，把我都吓坏了，赶紧呼叫护士，护士才帮他吊点滴，补充水分。出院之后，他的右手臂红肿起来，而且发烧，肿胀得越来越严重。但因

为席隆的学生联合会发布戒严令，不准人们在外面走动，也不准人开车外出。我们只好背着他回去医院（去医院需要向学生联合会申请特别许可），结果医生检查出他是感染了绦虫，最后要开刀把绦虫形成的囊肿取出来。这只是颂恩比较严重的几次事件，而经常都发生在华才出差的时候，但其他的侄儿侄女从来都不需要住院也很少看医生。我猜这也有可能是属灵的争战，因为在SIM印度东北的动员及差派事工非常蒙神的祝福，所以恶者又开始攻击我们，而孩子是容易被攻击的对象，因为若孩子生病了，父母就很难服事。

2015年，我们回到印度东北的赛哈之后，颂恩也发生过几次事件。一次是骑摩托车摔倒，到现在伤疤都还在。另一次是急性盲肠炎，但因为赛哈镇唯一的一位外科医生出差了，所以其他医生就给他抗生素而已。等到外科医生回来后，准备为他动手术，但因为在他小时候曾发现心脏瓣膜上有一个小洞，而在赛哈没有医疗设备可以确认那个问题是不是还存在，所以医生不敢让他在赛哈开刀。只能再给他抗生素，然后叫我们带他去省府的大医院开刀。我们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终于到达省府，看了医生以后，医生居然说：“他已经吃了那么多抗生素了，现在已经不是急性病了，所以要不要开刀你们自己决定吧。”我们想想，最后还是决定让他开刀了，一个星期后，我从省府坐飞机到肯亚开会，华才则带着颂恩和侄女（她也因为尿道结石到省府治疗）开车回赛哈。途中遇到下雨使路面坑洞积水，车子卡住动不了，华才居然叫他们两位手术后才一周的病人下来推车！感谢主，保守他们的

伤口缝合处没有因为用力推车而裂开！

当颂恩到印度东北的那加兰邦去念高二时，又因为学校的水质脏污，天气很炎热，很多同学的皮肤都感染霉菌，他也被传染了。我看了他传给我的照片，看到霉菌滋生的地方很严重，让他连坐着都有困难，不禁流泪。但是，我们从赛哈到他的学校要花三天，实在非常困难，只能叫他和同学先去看医生。他的霉菌问题从高二就一直让他苦恼，直到回台湾之后还需要治疗，因为已经蔓延到手指甲（用手去抓痒的缘故）。感谢主，现在终于都好了，他前后受了四年霉菌之苦！有一次短宣队从台湾来赛哈探访我们，有一位队员问道：“我们如果在这里生病了，怎么办？”我只能回答：“你们就祷告，求神保守你们不要在这里生病。因为缺乏医疗设备，医生可能无法正确诊断出你的病，就算能正确诊断出病因，医生开的药你也不一定敢吃（印度的医生常常开很重的药）！”

因着宣教工场的环境（水质、卫生、天气等）的问题，加上当地医疗资源不足，医疗水平不高，使宣教士和其子女在生病时很困难。但是，工场的当地人都是这样在受苦的，我们还有资源能到大城市或回台湾就医治疗，但是当地人只能认命，我们所受的苦比起他们的根本不算什么。在苏丹卡土穆事奉时，有一次我和神学生太太们去探望一位神学院毕业生的家庭，他们住在靠近努巴山区附近的难民区，先生经常到努巴山区（是内战区）传道及牧养那边的信徒。有时候会托人带一袋木炭给太太和孩子，有时候带点别的，他没有固定的薪水。他太太（曾是我的学生）告

诉我们一个见证：“有一次，我的小儿子生病了，我带他去宣教士开的诊所看病，诊断出是疟疾。看病不用钱，但买药需要钱。我没有钱，就带着孩子回家了。我跟神说，‘主啊！这孩子是祢的，如果祢觉得是时候把他带走了，就请便吧！如果祢要他继续活下来，就请祢医治他！’后来，我的儿子就痊愈了！”我问她：“那你们是怎么生活的？”她说：“如果今天我们有饭吃，别人家会来我们家一起吃。如果明天我们没饭吃，而别人家有饭吃，我们就去别人家吃。但有时候大家都找不到临时工，就都没饭吃。”我们在台湾的医疗资源实在太丰富了，也很富裕，一天三餐要烦恼的是“不知道要吃什么？”因为选择实在太多了！但我们却常忘记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人，是极度缺乏医疗资源，甚至缺乏食物及其他民生必需品。

当2010年我在席隆被诊断出子宫肌瘤和胆结石时，要在席隆开刀还是回台湾开刀，我很难做决定。最后因着我的属灵父亲何长老的一句话：“女儿，回来台湾开刀吧！”我就回台湾开刀了，非常感谢当时照顾我的二位医生弟兄的家庭，出院后，他们家各照顾了我两个星期，让我恢复得很好。后来知道有一位印度东北的宣教士，在印度东北最大城市的一个大医院开胆结石的刀，过了一年之后伤口处还会疼痛。有一位姊妹在席隆的大医院开刀拿子宫肌瘤，过了两年都还会疼痛！想到此，实在为工场的百姓感到难过，以上的案例都还是有机会就医的，还有更多人是没有钱去好医院就医的！实在求神怜悯，也求神兴起有医术又有主慈心的医生，愿意在城市以外的地方献身行医，帮助许多穷苦

的偏乡百姓。

宣教士经常会有属灵争战，特别是在宣教士子女身上，疾病、意外等都很常见。如果主耶稣顺服天父到世上来，都得经过那么多苦难，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服事祂的人怎能期望平安无事，一帆风顺呢？但是主耶稣已经事先告诉我们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当我们顺服神在各地服事，不保证我们都会平安无事，但是，主应许我们，祂会与我们同在（太28:20），祂会赐下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林后12:9），祂也会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所以不要怕属灵争战，不要怕为主受苦，苦难反而会帮助我们与主的关系更亲近，让主更多炼净我们的生命。



印度赛哈的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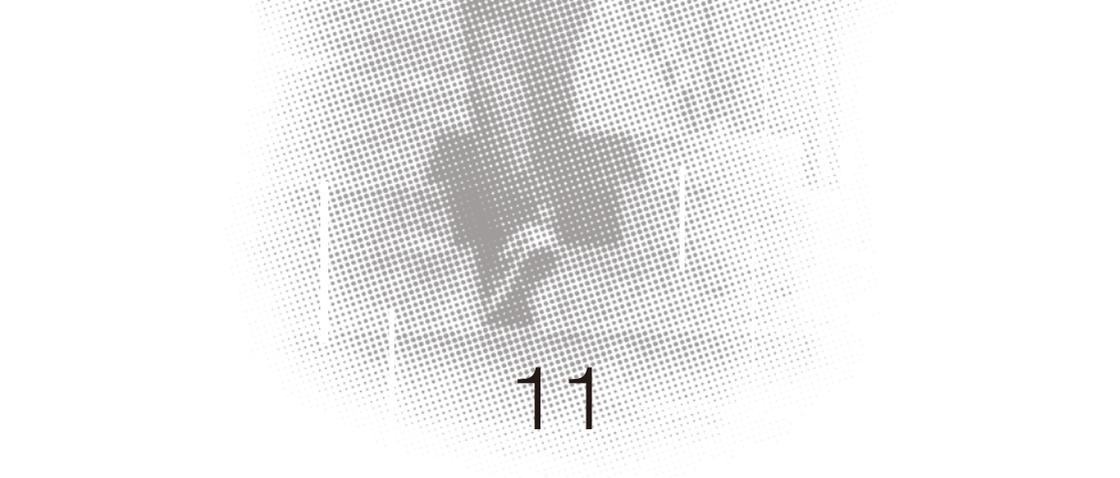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你对你所在地的医疗资源满意吗？你曾为神赐下这些祝福而感恩吗？
2. 当医疗资源无法解决你的医疗需求时，你的感受是什么？你能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帮助呢？
3. 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可能是“属灵争战”？若是，你要如何面对？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70



11

阿姨，你在做什么？

2006年在肯亚，有一天我接到在台湾的弟弟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爸爸需要一次接受三个心脏手术，医院要求所有的子女都要签同意书，请你务必回台湾一趟。”我很不放心四岁的颂恩，因为华才实在非常忙碌，要如何照顾孩子呢？但是，因为我一定得回台湾，我爸爸才能开刀治疗，所以，华才要我不必担心，放心地回台湾。我拜托他在我回台湾的两周当中，务必不要出差，他也同意了。回台湾之后，我忙着照顾要开刀的父亲，也没时间打电话回肯亚问候。

等到我从台湾回肯亚之后，才知道我回台湾后没多久，华才就需要出差到南苏丹。他请了一位SIM南苏丹团队的单身女宣教士克莱儿，住在我们家帮忙照顾颂恩，带他每天去上幼儿园。

颂恩平常都跟我们一起睡，虽然从婴儿时期，我一直要训练他自己睡婴儿床，但他会一直哭。华才最后都会心软而投降，起来把他抱到我们床上一起睡。他还跟我说：“我妈妈说：‘怎么可以让那么小的婴儿自己睡在婴儿床呢？’”在华才的家乡，可能因为房间有限或为了建立亲子间更深的爱的连结，孩子从小都是睡在父母身边。甚至有些乡下的家庭是全家人一起排排睡在一个房间的竹地板上，同盖一条被子。华才说：“从前有个家庭在冬天一大早父亲起床后，把被子拿走当他的披袍，就出去拜访了。所以，全家大小就得都起床，生火，然后为坐在火边取暖。”我也拿他没办法，只能让他继续按他的文化行。

所以当我在台湾时，华才到南苏丹出差，四岁的颂恩留在肯亚，一家三口分散在三个国家！听说，颂恩被托给克莱儿的第一个晚上，按宣教士的西方文化，孩子当然要自己睡一个房间。所以颂恩睡在我们房间，而克莱儿睡客房。颂恩就像其他小孩一样，在客人面前都很听话，不敢有异议，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大概因为害怕或不习惯，他睡不着。半夜时，他问：“克莱儿阿姨，你在做什么？”克莱儿被他吵醒，不悦地回答他：“当然是在睡觉，还能做什么？快睡吧！”颂恩就不敢出声了。他居然这样乖乖地熬了几天，直到爸爸从南苏丹回来，他又跟爸爸一起睡了。

我回肯亚听到这样的事也不能说什么！爸爸总是比较放心或比较粗心吧！而东西文化的差异也是事实，我也不能怪克莱儿不体谅小颂恩的困难，她肯定不知道华才的文化是如何对待小孩

的。在肯亚奈洛比时，有SIM肯亚的团队也有苏丹的团队，大多数宣教士都是西方人，我们教颂恩要叫宣教士“叔叔”或“阿姨”。有一天，他叫了一位美国宣教士：“叔叔”，那位宣教士马上回答他：“我不是你的叔叔！”（在美国，只有对父亲的弟弟才能叫叔叔。）我得马上解释东西文化的差异，告诉他在我们的文化中，小孩不可以直呼大人的名字，需要叫叔叔或阿姨才是有礼貌。但西方宣教士的孩子都直呼我们的名字，连三岁的小孩也直接喊：“华才！”不过，后来我们也习惯了这样的文化，反而觉得跟他们很亲近。

SIM苏丹团队在奈洛比买了一栋四层楼的房子，作为南苏丹宣教士的招待所。因为办公室人手不够，所以我需要照顾宣教士招待所。虽然是新盖好的楼房，但有许多地方需要修缮。在刚开始的六个月期间，我常常需要跑上跑下地带工人到各层楼做修缮工作。其中一层楼租给了一位驻扎在奈洛比的美国宣教士。有一天我带着工人去她家修缮，她回到家时，发现我和工人在她家里，对此感到惊讶，她非常生气地指责我，为何没有事先告知她。我心想：房子是差会的，我是接待中心的负责人，而且是去帮她住的差会房子做修缮，我当然可以自由进出她的家啰！我已经为了接待中心的修缮忙了那么久，她没有感谢我，怎么还责骂我呢？但是我当时并不了解对美国人来说，隐私权是非常重要的。虽是差会的房子，但她已经承租，她就是主人。我若要去修缮工作，需要先经由她同意才行。所以后来就向她道歉了！

当身为少数的东方宣教士，在多数宣教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团队中服事，这些都是要了解及适应的，也需要不断地向别人解释自己的文化，这是参与跨文化团队的挑战。但跨文化团队也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不同文化，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文化的优点及向他们学习。如果我们觉得自卑而退缩，可能就失去学习的机会。我刚到苏丹工场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常常退缩、自怜，这样对自己和团队的关系一点益处都没有。

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文化和其他西方队友的文化不同，会产生误会和冲突。少数的我们若不愿意解释自己 and 了解他人，那团队的关系也可能会破裂，神的宣教事工便会受损。撒但常常使用宣教士团队中的关系破裂来攻击神的宣教工作，有些宣教士会因为同工关系的问题而离开工场。所以我们实在需要非常警醒及谨慎，要尽我们所能地维持团队的和睦。跨文化团队的合一见证主耶稣很好的途径，有一个南苏丹人说：“我们不同的部落，虽然是属于同一个国家的人，仍常常彼此争战。可是这些宣教士从不同的国家来，却能和平相处。”因为这样的合一，成为对当地人很好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赐下主耶稣的谦卑给我们，好叫我们能竭力保守团队的合一。（弗4:1-6）



默想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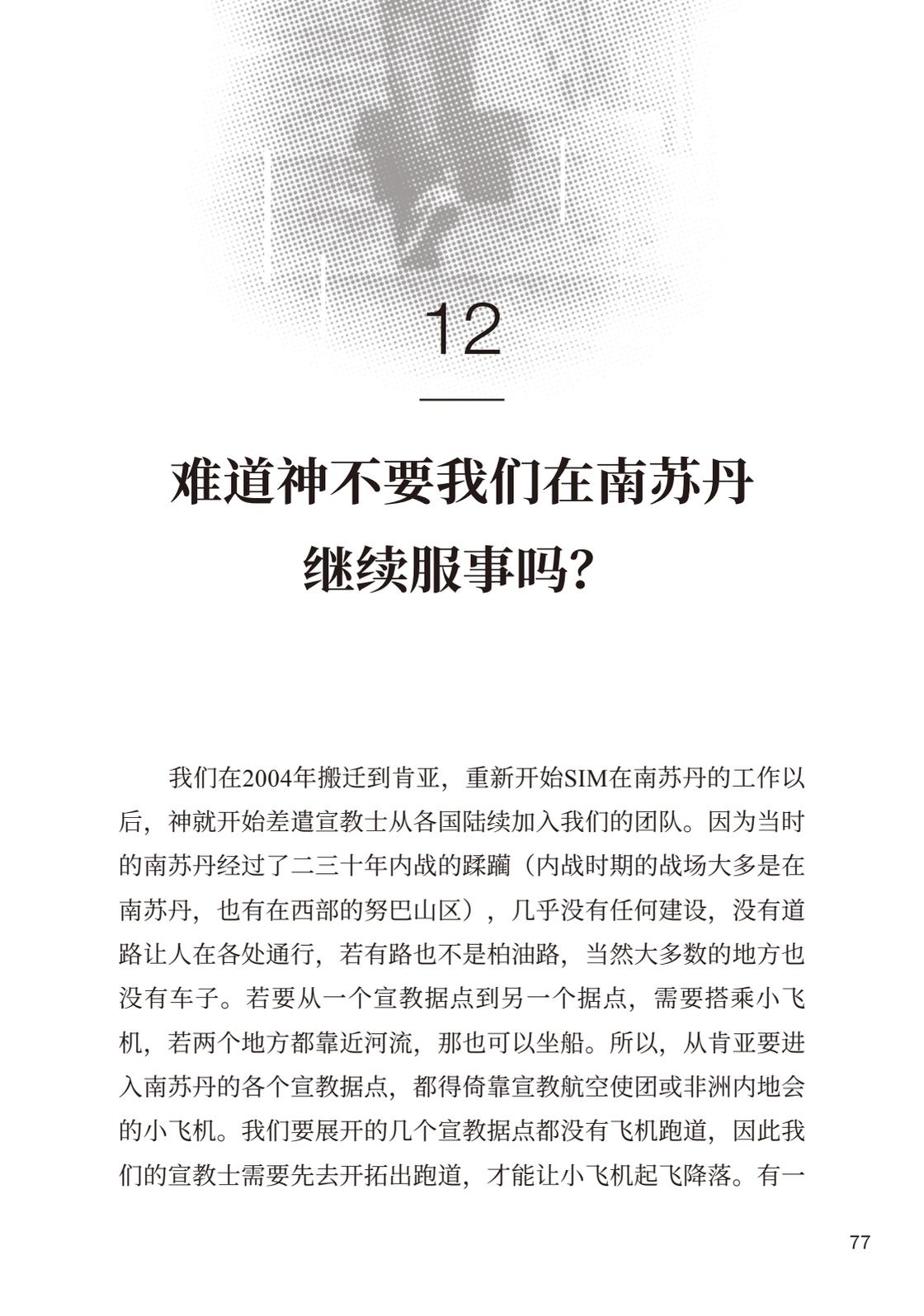
1. 你了解自己的文化和世界观吗？如果你身处不同文化的团队，如何能帮助你了解跨文化团队同工的文化 and 价值观？
2. 你了解自己 and 别人（配偶、孩子、朋友、同事、教会同工等）的不同吗？有什么可能造成这些不同？（个性、家庭背景、社经地位、教育背景、性别、年龄、民族……）如何能帮助你更多了解别人，以增进关系的和谐？



来自各国的宣教士成为跨文化的团队。



南苏丹的户外诊所，医生在为孩子看诊。



12

难道神不要我们在南苏丹 继续服事吗？

我们在2004年搬迁到肯亚，重新开始SIM在南苏丹的工作以后，神就开始差遣宣教士从各国陆续加入我们的团队。因为当时的南苏丹经过了二三十年内战的蹂躏（内战时期的战场大多是在南苏丹，也有在西部的努巴山区），几乎没有任何建设，没有道路让人在各处通行，若有路也不是柏油路，当然大多数的地方也没有车子。若要从一个宣教据点到另一个据点，需要搭乘小飞机，若两个地方都靠近河流，那也可以坐船。所以，从肯亚要进入南苏丹的各个宣教据点，都得倚靠宣教航空使团或非洲内地会的小飞机。我们要展开的几个宣教据点都没有飞机跑道，因此我们的宣教士需要先去开拓出跑道，才能让小飞机起飞降落。有一

次，华才和他的团队（包括机师）必须把小飞机留在一个临时跑道上三天，请当地人看守飞机，他们则步行去其他地方，搜寻合适开拓飞机跑道的地点。感谢神，当他们回来时，小飞机还安然停在原地。不仅是宣教士的运送，甚至物资也需要从肯亚用小飞机运送到各宣教据点，所以成本很高。小飞机要降落也很不容易，因为没办法把跑道围起来或派人看守管理。有时候飞行员在降落之前，需要先低空飞过，把在跑道上的牛羊赶走才能降落。

虽然南、北苏丹因着有六年（2005-2011）的和平协议而暂时停战，但有时候还是会为了边界问题而开战，南苏丹的不同部落之间也会打仗，不同村落之间有时也会为了争取资源而开打，在难民营中，因为有不同部落的人，也常会有争执闹事，而本地的人也会因资源问题和难民营的人起纷争而开打。所以宣教士们都需要准备一个背包，把一些重要文件（如护照、钱等）放在里面，一听到炮轰或枪声，马上拿起背包往丛林里逃。对这些宣教士来说，特别是有小孩的家庭，实在非常艰辛，但是没有一个宣教士因为这样的艰辛而放弃在南苏丹的事奉！

南苏丹有许多疾病肆虐，还有一些罕见的疾病发生，宣教据点通常没有医护人员（除了后来开设的一个诊所之外），所以宣教士们需要带一些常用的药品及急救用品，宣教士在出发到南苏丹之前，都要接受一些简单的医疗卫教训练。简单的病痛，就自己解决。遇到无法自己解决的病痛或状况时，则需要用无线电对讲机向在肯亚奈洛比的医生问诊，医生透过宣教士所描述的症状，告诉他该如何处理，该吃什么药。若是病情无法改善，且变

得严重，奈洛比的差会办公室就需要派遣小飞机，进入南苏丹把病人载到奈洛比的医院接受治疗。

神藉着这些非常委身又意志坚强的宣教士，在南苏丹做了非常多奇妙的事工，神也透过一些宣教士施行神迹奇事。许多穆斯林开始听闻福音而信主，以前的福音未得之民开始有机会听闻福音。所以，恶者也就如火如荼地开始攻击宣教士：有个宣教士的孩子被蝎子螫了，但因着信而被神医治了！一个宣教士们所住的小社区被当地人抢劫。另一个据点的宣教士所居住的处所有战事，因此宣教士必须在夜间逃亡。有一次，载着宣教士的小飞机在降落时失事，有宣教士受伤了。另一次，飞行员和一位飞机机械员从南苏丹飞回奈洛比时失事身亡。一位从英国来的退休医生到南苏丹的诊所服事，有一天，他剧烈腹痛，奈洛比的医生还未能查明病因，他在两个小时后就过世了。一位伊索比亚的宣教士，也在南苏丹因为罹患疟疾而死亡。

当有许多这样的不幸发生在宣教士当中时，苏丹团队中有一位成员问道：“发生了这么多不幸的事，难道是神不要我们在南苏丹继续服事吗？”可是另一位队员却回答：“我认为刚好相反，正因为神要我们在那里宣教，而神也大大祝福了我们的事工，所以撒但才要激烈地反击，想要让我们知难而退！”同一件事，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及看法，你会持哪种看法？最后，我们的团队没有因为挑战及困难而全部撤离，反而继续在南苏丹宣教。神也继续差遣许多愿意为主活，甚至愿意为主死的宣教士到南苏丹宣教。今天，一些当初我们在南苏丹事奉时期的福

音未得之民，已经开始有教会在他们当中了！他们开始有查经班，开始在主日敬拜那位创造他们也为他们受死复活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无比感恩，这实在是神使用了许多有异象的宣教士，因为他们愿意接受各样挑战、不怕为主受苦、甚至为主牺牲性命所结下的果子。“宣教士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话到如今还是真实的！



小飞机也承载大使命，载宣教士飞往苏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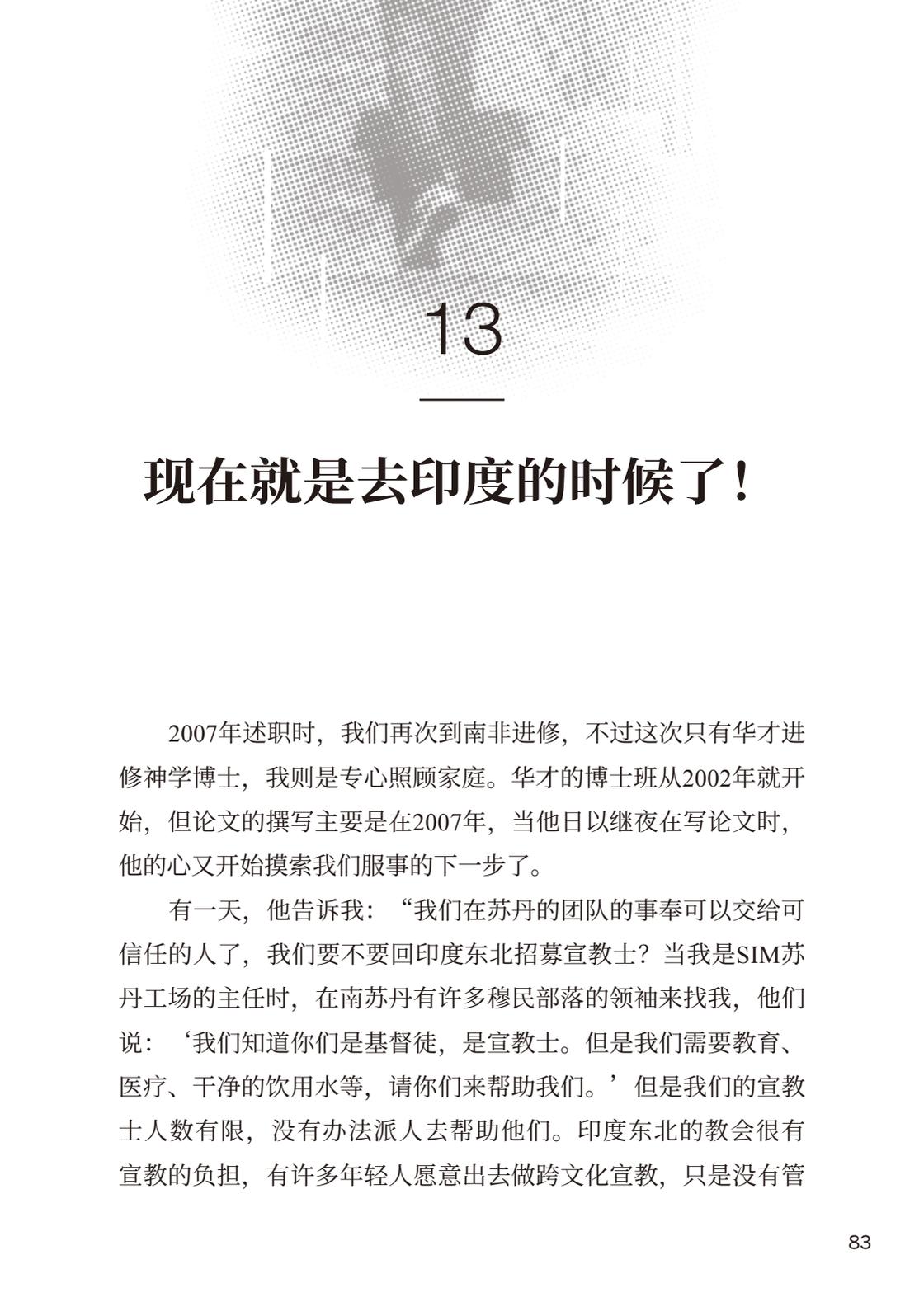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当你在工作或事工上遇到困难和受到挫折时，你会想放弃吗？为什么？
2. 试想：神为什么容许你遇到这些困难与挫折？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困难中坚持下去？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82



13

现在就是去印度的时候了！

2007年述职时，我们再次到南非进修，不过这次只有华才进修神学博士，我则是专心照顾家庭。华才的博士班从2002年就开始，但论文的撰写主要是在2007年，当他日以继夜在写论文时，他的心又开始摸索我们服事的下一步了。

有一天，他告诉我：“我们在苏丹的团队的事奉可以交给可信任的人了，我们要不要回印度东北招募宣教士？当我是SIM苏丹工场的主任时，在南苏丹有许多穆民部落的领袖来找我，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们是基督徒，是宣教士。但是我们需要教育、医疗、干净的饮用水等，请你们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宣教士人数有限，没有办法派人去帮助他们。印度东北的教会很有宣教的负担，有许多年轻人愿意出去做跨文化宣教，只是没有管

道，不知道如何出去到其他国家宣教。我们回印度东北招募宣教士吧！”我的第一个回应是：“不要！”我去过印度东北华才的家乡，那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社群文化，没有自己的时间、空间及资源，这些都是共有的。我去过几次就稍微知道那边的文化及我自己的限制，我想我实在没有办法在那样的社群文化里生存。

当时，SIM负责亚洲及东非的国际副主任Howard Brant正在提倡：SIM应该从各地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到各地去。他也邀请印度东北的一位牧师到肯亚讨论此事宜，而讨论的结果是非常正面的。

当华才询问SIM东亚区领袖们的意见，是否容许我们回印度东北招募宣教士时，上述的那位印度东北的牧师也跟东亚区的主任联系上。他说印度东北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差派许多跨文化的宣教士，他和一些教会领袖已经在印度东北设立跨文化宣教的训练中心，请求SIM可以到那边设立办公室，以差派他们训练好的宣教士候选人。所以当华才问东亚区主任林博士，我们可不可以回印度东北开始SIM印度东北办事处时，林博士马上就同意了。华才询问了他的宗派领袖的意见，他们也同意。我问了我的差派母会的意见，他们也同意。就只有我一个人反对！

华才希望我好好地祷告，因为南苏丹的需要实在太大了。马其顿的呼声是那么强烈，我们的领袖们也都同意我们回印度东北服事。所以我只好乖乖的去寻求神的旨意。当我祷告时，神问我：“我在1994年呼召你去宣教，是要去哪里呢？”我回答：“是印度！”神说：“现在就是去印度的时候了！”我没话说，

无法跟神强辩，只好顺服了。于是我们在2007年十月回到印度东北的席隆市，参加当地教会领袖召开的首届“印度东北教会领袖跨文化宣教大会”。SIM东亚区的主任林博士、我的母会的诸牧师（SIM台湾区理事长）、宣教部许长老（SIM台湾区理事）和另一位理事，以及SIM国际办公室亚太地区的国际副主任（黄景青医师夫妇）、Howard Brant 博士等都参与了那次盛会，也在那时正式差派我们一家到印度东北，开始设立SIM印度东北办事处，并从与会者中选出七位SIM印度东北办事处理事会的理事。

2008年二月，我们正式前往席隆，找住处与办公室地点，一切从零开始。感谢主！让我们有荣幸在同年九月派出两位单身姊妹，Canberra和Asule，到南苏丹宣教。Canberra宣教士是加罗山区的浸信会所差派，她的牧师也参加了2007年十月举办的“印度东北领袖跨文化宣教大会”。他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姊妹叫Canberra，有教育学硕士。神呼召她去非洲宣教，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派她去非洲，实在没有管道。现在你们回来在印度东北设立SIM的办事处，实在太好了，神真是听了我们迫切的祷告啊！”哇！原来我们会回到印度东北服事，也是神垂听祂的子民的祷告所致，实在令人对神的工作感到惊奇！Canberra也说：“神实在是垂听祷告的神，我曾梦到一群非洲人，他们很可怜，要我去帮助他们，但我不知道怎么去。我只能祷告，神却让你们回来帮助我可以顺服神的宣教呼召，实在谢谢你们！”

虽然顺服神的带领回到印度东北服事有许多的艰难及挑战，但是神却赐给我们荣幸，能看到许多印度东北的年轻人回应神的

呼召到世界各地去宣教。他们在宣教事工上所做的，比我们更好更美，也更有果效。他们愿意吃苦耐劳，在艰苦的环境下没有怨言地用爱心服事神及人。甚至西方宣教士都觉得惊讶，说：“我们有许多资源及各样的科技，而 Canberra 和 Asule 什么都缺乏，但她们却做了我们所不能做到的！南苏丹人那么接纳她们，爱她们。她们真的是‘爱的宣教士’！”这是因为她们把当地人都当作她们的家人，她们把这块经历数十年内战，千疮百孔，没有柏油路，没有医疗诊所，没有干净饮用水，许多地方还布满地雷，天气炎热，蚊虫孳生，又充满各种疾病的地方，当作是神给她们的“应许之地”。感谢神，让我们有幸可以成为差派这样美好的宣教士的管道！

我们夫妇俩在2007年底，离开了事奉十二年的非洲（对华才而言十四年），在2008年初建立了SIM印度东北办事处，到了2014年初我们离开SIM印度东北办事处时，已经看见三十多位像 Canberra 的宣教士，从印度东北被派到不同的国家宣教。至今（2022年），已经有约六十位印度东北的宣教士，在十五个国家宣教，为神打美好的仗。我们还能跟神要什么更大的恩典呢！是我们的荣幸，能看见并参与神在印度东北兴起的跨文化宣教浪潮。我们只是因着顺服，有幸与神同工，就看见神透过这些宣教士所做的奇妙的作为！



默想与讨论

1. 在你生命中，曾有哪些转换让你却步？为什么？
2. 你如何克服那些惧怕，而继续往前行？你信得过“神若带领你，祂必与你同在，一路帮助你”吗？你的信心经历什么样的转折？
3. 你曾经历“顺服神的旨意，虽经历艰难，但后来看见祝福”吗？请分享。



印度东北宣教士训练班合影留念。



14

今年我要认领圣诞节的餐会

每一年在印度东北的赛哈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圣诞节，就像华人的过年一样，在外地工作或念书的人都要回家团聚。各个地方堂会每年都会有一个家庭，认领那一年的圣诞节餐会。那个认领的家庭会从年初就开始养一只猪，称牠“圣诞节的猪”。到了圣诞节，所有的会友大大小小，都会到那个家去吃饭。通常每个家庭会奉献一些米，教会有节庆时专门煮大锅饭菜的团队（都是男人），在路边搭棚子，杀猪及其他要用的动物（如牛、鸡等），然后用很大的锅子作饭，煮猪肉及其他肉，预备其他菜色（如生菜沙拉）。然后，在路边用长木板钉一些临时的桌子，会友们就排队领餐，再找几个人可以围起来蹲着吃饭的地方享受圣诞大餐。通常动物的内脏及头部的肉等，只供给教会的领袖们食用，

这是贵宾才能享用的上等菜，贵宾们则会在屋主家里坐着用餐。对许多人而言，特别是早期很贫困的乡村，那是一年一次的飨宴！许多年轻人会装满一盘像山一样的饭，供餐的同工会在上面摆几块肥猪肉（瘦肉要给贵宾），再加上一点辣生菜沙拉，他们就可以吃上好几盘了！

2007年底，我们要回家乡赛哈述职，所以婆婆决定认领那一年的圣诞节餐会。本来说好二叔会出一头牛，小叔会出一只猪，但是后来都因各种原因没有办法给了，变成我们家要负责所有的费用——买猪牛、青菜、调味料、糖和茶等。婆婆则因为非常高兴我们一家要回来，小叔家也要从新德里回来，所以从很早就开始请人带话给四处的亲戚说：“请你们来参加今年我们主办的圣诞节餐会，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可以见我的面了！”她当时是八十一岁，现在是九十七岁了，她当时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活那么久！所以不仅圣诞节那天约有七百位的会友来吃饭，（当然我们买的一头牛加一只猪是不够的，后来又多买了一只猪），并且直到我们离开赛哈之前的那五个星期中，每天都有约三十五个人在家里吃饭，若有几个亲戚离开了，就会再有几个亲戚来，毕竟婆家的亲戚实在很多。我们所盖的18乘24平方英尺，一楼半的小木屋根本不够用，连隔壁小姑家才盖到一半的房子也得用到，才够大家在地上排排睡。就算婆婆会一一帮我介绍每个亲戚，但我根本认不出谁是谁。每一天都有那么多人在那小小的屋子里，我的马拉语又非常有限，但每个人都想跟我说话，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我。从一大早五、六点，家里就人来人往，也有来拜访的人，

实在让我负荷不了。

每天晚上我们家里都会有聚会，会友及家里的人在我们打通的一楼（把隔间的三合板拆掉），围圈圈唱诗跳舞，然后有一位会起来证道，通常到很晚才会结束，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娱乐消遣，所以这是大家都喜欢的聚会，能聚在一起本身就是让他们很快乐的事。快六岁的颂恩每天都很高兴，因为有许多亲戚，许多的堂、表兄弟姊妹可以一起玩，每晚都跟着他们排排睡在地上。

我的婆婆非常爱她所有的亲戚，她是她的六位兄弟姊妹中唯一还存活的，所以她兄弟姊妹们的所有子孙都像她自己的子孙一样珍惜她、爱她。当这些亲戚从贫穷的乡下来时，婆婆就会向我们报告他们的需要，或者在晚上家庭聚会时提出来当作代祷事项。华才遗传了父母的爱众人及慷慨的个性，所以有求的就给他。我们所带回去的三千美金很快就用完了，在赛哈的银行不能兑换外币，就算我们身上还有一点美金也无法兑换。后来只好把1998年盖给小姑住的那个小木屋连土地，以二十万印币（约六千美金）贱卖了。我还需要把钱藏起来，只由我来管钱，不然我们最后两个星期就无法生活，也会没有钱让我们前往席隆，开始印度东北办事处的事工。

那个圣诞节是我一生难忘的圣诞节，也开始让我惧怕住在华才的马拉族群中。到了席隆之后，甚至只要听到有华才的亲戚要来见我们，我就开始恐慌！那次的文化冲击对我而言实在太大了，而我却不知道后面还会继续有更多的文化冲击。原来那只是

神要在我生命中开始工作，把我生命中的渣滓震荡出来的前奏而已，我只觉得开始摇摇欲坠了！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在非洲的十二年，虽然有许多的困难及挑战，还不足以把我震碎，我还无法走到自己的尽头。所以神非得要用在印度东北那样大的文化冲击来震倒我，把我逼到自己的尽头，否则我永远无法经历祂在我生命中的“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1:10）的工作！“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多么高深啊！他的判断是多么难测，他的道路是多么难寻！”（罗11:33，新译本）



家庭成員一同預備餐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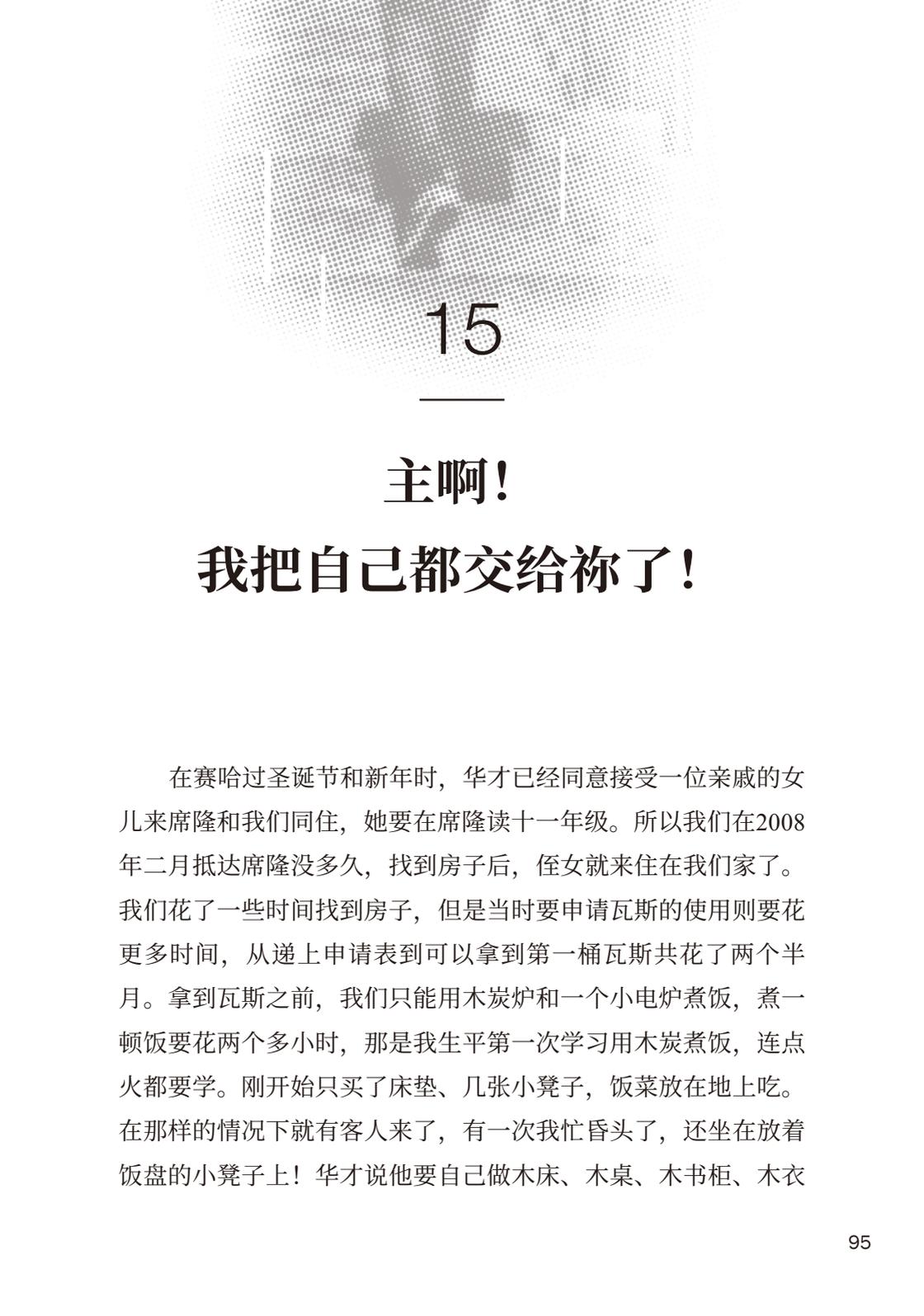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在你的生命中，你见过非常慷慨，愿意与人分享的人吗？
如果那人是你的配偶，你要如何与他／她相处？
2. 当神拉扯（stretch）你的信心时，当你觉得真的撑不下去时，你会怀疑神的爱吗？你能转向谁？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94



15

主啊！

我把自己都交给祢了！

在赛哈过圣诞节和新年时，华才已经同意接受一位亲戚的女儿来席隆和我们同住，她要在席隆读十一年级。所以我们在2008年二月抵达席隆没多久，找到房子后，侄女就来住在我们家了。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找到房子，但是当时要申请瓦斯的使用则要花更多时间，从递上申请表到可以拿到第一桶瓦斯共花了两个半月。拿到瓦斯之前，我们只能用木炭炉和一个小电炉煮饭，煮一顿饭要花两个多小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学习用木炭煮饭，连点火都要学。刚开始只买了床垫、几张小凳子，饭菜放在地上吃。在那样的情况下就有客人来了，有一次我忙昏头了，还坐在放着饭盘的小凳子上！华才说他要自己做木床、木桌、木书柜、木衣

柜等，所以我们只能克难地简单生活到他有时间做好这些家具。

过了两个月，小叔的二儿子也来和我们同住，他要读七年级。他不懂英文，一切要从头学，因为在席隆的学校都是用英文授课。颂恩六岁了，可是学校只允许他上幼儿园，因为在非洲的幼儿园都是在玩，真正的学习很少。入学前，老师给他测试，叫他从一写到一百，从A写到Z，他根本写不出来，所以不让他读一年级。我得帮颂恩补课，还要帮侄儿补课，用最简单的英文向他解释各门功课，他则用功地查英文翻马拉语的字典。

华才说：“我们若要在印度事奉，就得接受亲戚的孩子跟我们住，否则就不能留在这里。因为别人会说我们是很坏的，居然不接受亲戚的孩子，不帮助他们。”当接受两个孩子来同住时，我还不太清楚在华才的文化中对我的期待是什么，我不了解其实我已经成为三个孩子的妈了！在他们的文化中，我必须待这两个孩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必须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加上华才是他们族里受尊敬的宣教士，因此教会领袖和亲友到席隆时会来我们家暂住。盛情接待客人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文化，所以有客人时就要准备丰盛的菜肴。

在我成长的环境不太需要接待客旅，因为台湾很小而且交通方便，来拜访的人都可以当天往返，只有自家出嫁的女儿会回来小住。虽然我刚到台北念高中时曾经住在我的阿姨家一学期，后来又在我大姊家住过一学期，但她们都是我的近亲。但在华才成长的环境接待客旅（甚至不相识的人）是非常必须且重要的，因为以前印度东北乡村的交通很不方便，乡村的道路不好又没有

车子，所以旅行时都要靠步行。假设沿着山路有甲乙丙丁几个村落，相隔都有一天步行的距离。如果乙村的人要到丁村去，除非他在丙村有认识的人或亲戚，不然他就要在晚上借住在丙村中不相识的人家。下次如果有丙村的人要到甲村去的话，也需要在乙村借住在一个不相识的人家。如果丙村的人不愿意接待乙村路过的人，那么下次乙村也不会接待丙村路过的人。因此这种接待客旅的文化在从前交通不便的时代是很实际的彼此帮助，也是群体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华才二十多岁就开始担任牧师的职务，他需要牧养九个村落的九个堂会，来往各个村落时都要步行，在各个村落服事时都必须借住在教会领袖的家。因此他亲身体会到接待客旅的好处及重要性，他是那个经常必须被接待的客旅。我们搬到席隆以后，到我们家暂住的客人都是教会领袖或亲戚（不论关系的远近），华才理所当然的认为接待他们是必须且重要的。所以对接待客人的看法是我们之间很大的一个文化差异，我觉得不需要接待，因为我都不认识他们，但他因为以上谈到的文化及他的经历而觉得非常重要！

SIM的薪资计算不是按我们有多少亲戚同住，有多少客人要款待来计算的。因此薪资照旧，但吃饭的人变多了，需要用钱的地方变多了，薪水用完之后，就得开始用我们的储蓄了。不仅在财务上渐渐吃紧，家里常常有许多客人，他们都用马拉语交谈。大家吃饭时谈笑风生，只有我听不懂，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笑，像个傻瓜似的。加上办公室也是刚起步，我忙着家里又要忙办公室，刚开始有几个月还要兼做办公室会计的事务。渐渐地，我开

始变得易怒，睡不好，常常责备孩子们，看事情很负面，常觉得喘不过气来（吸不到气）。也常常跟华才吵架，我希望他再也不要接待客人或亲戚来住我们家了。有一次，华才的朋友请求他说：“我的女儿要到席隆念书，在她找到宿舍之前，可不可以先借住在你家两个星期？”华才很为难地跟他说：“让我先跟我太太讨论看看！”但是我并不同意这个请求，所以华才便无法答应他的请求。之后，他很生气地跟别人说：“华才以前到我们村子时，都是在我家借住的，现在我才恳求他帮我女儿两周，他都不肯，他真是个不像话的牧师！”这样的话最后传到华才的耳中，他非常受伤。更让他难过的是，在他有机会跟他的朋友好好解释之前，他的朋友就过世了。从此他再也无法拒绝任何人，那是他因着我的缘故第一次拒绝人啊！有一天他跟我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待人，我们就不能在这里事奉。如果对你太辛苦、太难了，我们可以回非洲事奉。”我回答他：“我们回来之前很清楚寻求了，知道回印度东北是神的旨意，如果要死我也得死在这里！”

但是，我的身心灵状况越来越不好，常常梦到自己像吹气球一样，愈来愈大，随时可能爆掉。早上也不想起床，起床了也没有动力做任何事，常常为一点小事就哭。觉得一切都是华才的错，因为他不能拒绝人来我们家住。开始怀疑婚姻的价值，华才无法了解我的难处，两个人越离越远。渐渐地，我连灵修都困难，读不进神的话，觉得很枯干。开始觉得自己很没有用，没有价值，活着或死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我看不到任何出路和盼

望。我不知道我已经开始有忧郁症的症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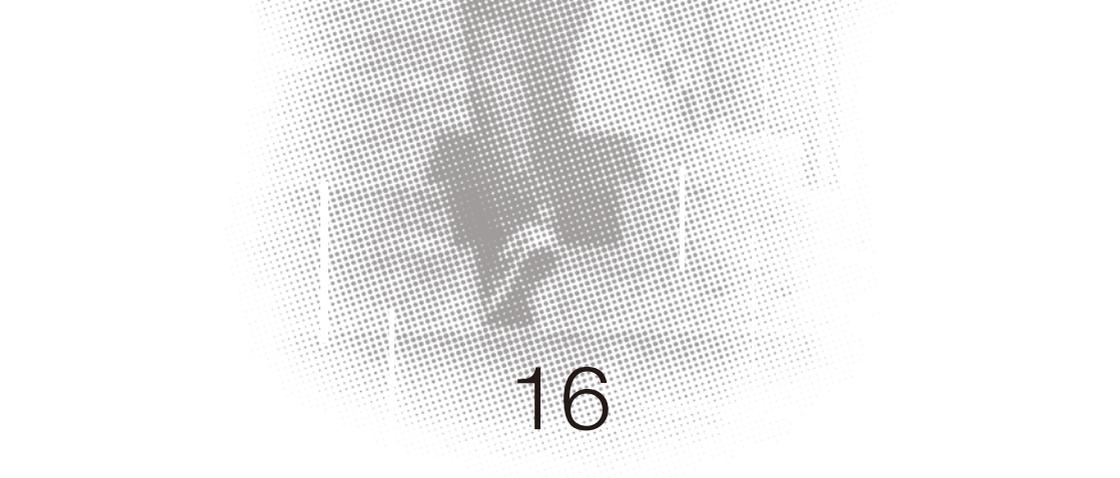
我请求SIM领袖帮助我，但因为无法真正了解华才的文化，所以虽然尝试帮助我们，却没有果效。我不能跟我的父母家人抱怨，否则他们会说：“那是你自己选择要嫁的！”我感到好孤单，好无助，好无望！我渐渐退缩，有客人来吃饭时，我就禁食而不祷告。只是不想见人，没有办法给客人笑脸。我把钱给侄女，让她去买菜，煮饭招待客人。华才开始质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为什么连接待客人都无法做到？为何没有一点喜乐？”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悬崖边的绝望人，而华才的话就像临门一脚一样的把我踢下悬崖。

我的坚固城墙终于被这些压力震倒了，也走到自己的尽头了，我再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撑下去了。我觉得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下，一切都没希望，一切都完蛋了。我再也没力气挣扎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最后我只能绝望地跟神说：“神啊！我实在太不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一点也没有祢儿女该有的样式，更不配被称为宣教士，我实在辱没了祢的名。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知道我的文化价值观是对的，还是华才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是对的？我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了？我把自己都交给祢了，祢要做什么都可以，只求祢帮助我，改变我！”神终于等到我完全降服的时刻，我终于对自己彻底失望，愿意把我“一切”的主权都交给祂了！祂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做那深深的拆毁与重建的工作了。我的尽头，却是神奇妙工作的起头！



默想与讨论

1. 你的生命中曾经遇过很大的困难或苦难，使你觉得好像走到自己的尽头吗？请分享。
2. 你觉得神为何容许这些发生在你的生命中？
3. 你满足你目前的属灵状况吗？你愿意把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请祂在你生命中工作吗？



16

他们在吸我的血

华才除了在SIM印度东北办事处服事以外，也在席隆当地的一个宗派的神学院教学。他希望搬到神学院的宿舍，好让他有更多机会服事及帮助神学生。所以当我在2009年五月出差时，他和孩子们就搬好家，住进神学院的教师宿舍了。

这个神学院离市区很远，是在比席隆市（海拔约六千英尺）更高的山上村子里，海拔约八千英尺。从神学院走到能叫计程车的地方约有二公里，但是走一小段路就能进入无人居住的山区。我已经逐渐习惯有侄儿侄女同住，因为现在的住家离市区很远，所以来暂住的客人也大幅减少。我开始有时间及空间更多的独处思考，我常常走到山里，看着山景（这里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东侧），询问神：“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会走到目前的

光景，婚姻触礁，身心灵疲惫，甚至很忧郁？求祢光照我，帮助我！”

有一天，在独处时，神问我：“你为什么觉得他们在吸你的血？”我答到：“当然啰！这么多的侄儿侄女要我们抚养教育，加上要帮助许多亲戚及客人，薪水都不够用了，也要把我们的储蓄用光了，当然是在吸我的血！”神又问我：“你们在非洲的年间，我有信实地供应你们的需要吗？”我想了想，“嗯，神的确信实地供应了我们的需要。虽然不是丰丰富富，但也都够用。”神又问：“那你相信我今后也会信实地供应你们吗？”我想：“理论上应该是会吧！”于是，神问了最后一个关键问题：“那你是信靠我的信实，还是倚靠你自己的储蓄？”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倚靠我的储蓄，所以当存款愈来愈少时，我的心就开始淌血。我居然一直在拜玛门（金钱），而自己却不知道。我以为当我被神呼召时，我已经全然委身奉献自己给神了，却不知道在自己内心的深处仍有黑暗之处，我并不是真的全心地信靠主！神又光照我，让我看见这个罪源自于何处？

我就是台湾的产物，从小以来的成长期间，父母不断谆谆教诲我们：“要好好念书，赚大钱，要储蓄。万一打仗了，万一饥荒了，万一……，只有钱是靠得住的！”所以台湾人很重视将赚的钱拿去储蓄，我也不例外。我虽然没有违背神的呼召，去找能赚大钱的工作，但是储蓄和倚靠金钱的世界观却仍然深植我心。我于是跟神认罪，也求神帮助我从金钱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

当侄女完成十二年级的学业后，进入护理学院就读，需要住校。所以我们又收了一位侄儿和一位外甥来我们家住，以便让他们在席隆上学（席隆是印度东北的教育中心）。我们也得继续供应侄女的学费及一切开销，所以我们总共要抚养及教育五个孩子（包括颂恩）。我从十五岁离家到台北念高中开始，养成每天记账的好习惯，每天大大小小的开销都好好记录下来，才不会把父母辛苦种田得来的钱给浪费了！记了三十年的账，现在每天看着账簿上：今天侄儿的学费多少钱，侄女的住宿费多少钱，外甥的制服多少钱，买菜多少钱……，我的心又开始淌血。我发现我不能再记账了，否则我绝对无法从金钱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所以我在记账本上写下：“主啊！从今以后我不要再记账了，不要由我来管钱了。请祢来管理我们家的财务，我都听祢的，祢要我帮助谁，我就帮助谁。祢要我花，我就放心的花钱。我相信祢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画上一个大句点后，我就把账本收起来，从此不再记账了！感谢主！虽然每一天还是会有一些挣扎，但是祂帮助我渐渐地从金钱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当我又开始忧虑钱不够用或孩子们的开销很大时，我就求神帮助我，再次定睛在祂信实的属性上，学习再一次信靠祂。

十几年后的今天（2022年），我回过头来看，神真的非常信实。我们真的从来没有缺乏过，也还有余下的钱可以盖一间小木屋（之前的18乘24平方英尺的小木屋已经送给华才的弟弟了），让我们在2015年回赛哈时居住！祂的供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除了颂恩以外，其他的孩子都很少生病，没有什么大意外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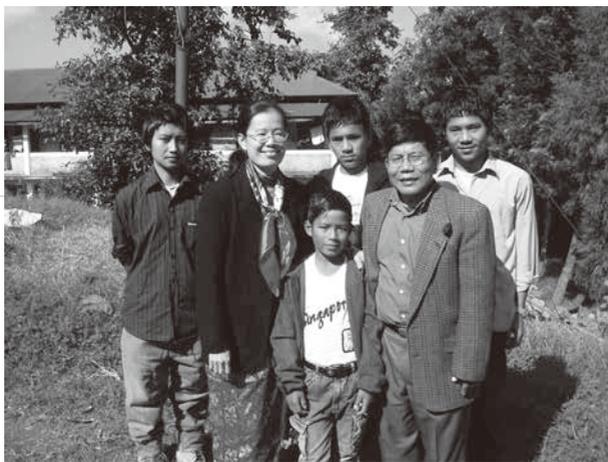
遭窃等，神不只供应我们的需要也保护了我们。而我们养育的侄女已经在赛哈的教会医院作护士好几年了，也结婚生子了；第一位侄儿大学毕业后，到蒙古念研究所及宣教，现在正在新加坡接受神学装备，预备以后宣教；另外一个侄儿完成硕士学位后，移民到澳洲去了；那位外甥正在念博士班；最后支持的一位侄儿还在念大学；另外两位回到自己的父母那里。

华才的人生原则是建立“人”，而不是“房子”。所以至今我们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只有在赛哈盖了一间木板墙铁皮屋顶的小屋子。从华才单身时开始到后来我们结婚以后，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帮助了二十多位年轻人，完成他们的学业或其他训练。我们实在有幸能陪伴这些年轻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与他们同行一段路程，助他们一臂之力。看见他们愿意抓住机会，努力向上，不被毒品及酒精等所俘虏。他们也愿意信靠主，走在主的道路当中，甚至有一位愿意献身宣教服事主，实在感恩。虽然我犯了很多错误，以前常常责备他们。但是当我被神光照知罪之后，请他们饶恕我，他们都愿意饶恕我，使我更加羞愧。但也再次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从金钱的捆绑中被释放，得自由！其实华才的家人一直是非常地爱我、接纳我、尊敬我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饶舌过。



默想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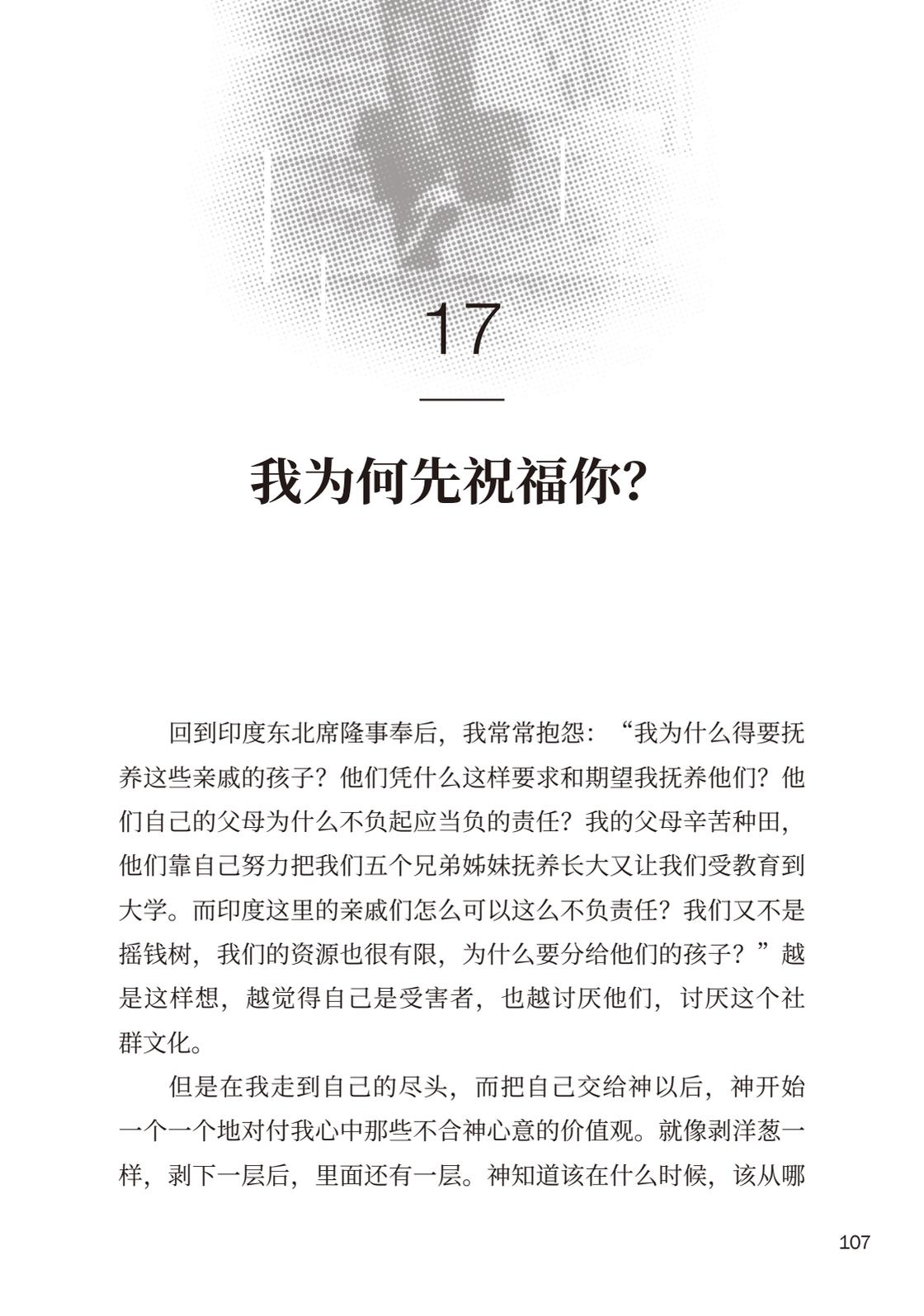
1. 你如何看待金钱？你觉得要多少钱才能让你觉得足够及有安全感？
2. 你倚靠的是金钱，还是信实供应的神？



住在家的孩子们。（2009年合影）



我们一家。（2016年合影）



17

我为何先祝福你？

回到印度东北席隆事奉后，我常常抱怨：“我为什么得要抚养这些亲戚的孩子？他们凭什么这样要求和期望我抚养他们？他们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负起应当负的责任？我的父母辛苦种田，他们靠自己努力把我们五个兄弟姊妹抚养长大又让我们受教育到大学。而印度这里的亲戚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我们又不是摇钱树，我们的资源也很有限，为什么要分给他们的孩子？”越是这样想，越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也越讨厌他们，讨厌这个社群文化。

但是在我走到自己的尽头，而把自己交给神以后，神开始一个一个地对付我心中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价值观。就像剥洋葱一样，剥下一层后，里面还有一层。神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该从哪

里开始对付我生命中哪个部分的问题。有一天，我又在抱怨为何要抚养侄儿侄女时，神问我“我为什么先祝福你？为什么让你出生在太平富裕的台湾，给你一对爱你的父母，让你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我若容许你出生在印度东北的贫穷乡下，而让你的侄儿侄女出生在台湾，现在会是什么景况呢？”我突然被光照，知道如果我们出生的地方对调的话，那就换成我要来求他们收留我住在他们家，让我有机会受教育啰！而我能出生在太平富裕的台湾，也不是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所配得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就像神拣选亚伯拉罕，先祝福他，好叫万国要因他得福。所以神先祝福我，是要让我有一天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但是我却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还以此骄傲，看轻别人，不愿意分享，想把神的恩典全部独享。我真是太伤神的心了！我求神赦免我，也求神不断提醒我：“我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

其实，华才以前也是因为许多人的乐意分享才能受教育的。他从小就和小舅、外婆同住，小舅用他教书的微薄薪水供应他读到大学毕业，而念高中时，他也需要借住在小舅的朋友家。因着社群文化中非常实际的彼此相爱，彼此帮助，才让许多贫穷家庭的孩子有机会受高等教育。出生在富裕的台湾，很难了解印度东北的贫穷程度。在台湾即便是农人也能有经济能力送孩子上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但是在印度东北的农人连生存都有困难，更不用说要让孩子受高等教育了！

虽然我们需要降低生活水平，以满足所有孩子的教育及各方面的需要，但是却是很值得的。有一次收到朋友从台湾寄来的凤梨酥，一盒里面的数量实在有限，我很久没吃到台湾好吃的点心了，实在很不想分享给家里的所有孩子，华才看出我的为难就说：“你自己吃吧！这对你而言是家乡味，但对他们而言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好吃的点心。”他这话让我很惭愧，为什么我连吃的都没有办法舍呢？我实在太自私了！再仔细想想，其实我若全部留着自己享用，可能就会胆固醇过高了，所以分享还是比较好的。分享着大家一起吃，东西也会变得更好吃！

印度东北有一种水果叫波萝蜜，很大一颗，很好吃。但如果放到隔天就会坏掉，即便放在冰箱里，也会变得不好吃。剥开后，一个人吃不完，一家人也吃不完，所以需要和邻舍分享。和大家一起吃着波萝蜜，一边话家常，真是一大享受。也许神就是要用这种水果来教导我们分享的真理，分享的食物特别好吃，分享的爱也特别多。

华才跟我说了一个他祖父的故事：“有一次，我祖父去村外的谷仓拿谷子，快到的时候，听到他的谷仓里有声音，他就赶紧躲起来。等到那个来他的谷仓偷谷子的人走了，他才从躲藏的地方出来。他回家很自责地对家人说：‘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的村子里有人没有饭吃？我应该早点知道，把谷子送到他们家去的，居然让他羞愧地来偷拿谷子！’”我听完之后，心里想：“如果这事发生在台湾，我们大概会很生气，一定会把偷谷子的人抓起来送到警察局吧！”这是何等大的差异啊！他们虽然没有许多富

裕国家享有的现代用品，但是却可以如此为彼此着想，也乐意分享。他继续说：“我父亲从来不觉得他是贫穷的，他没有冰箱、电视、漂亮的床等，但他觉得：他有田地、有饭吃、有衣服穿、又有能力可以分享给别人，他是富裕的。”反而是我们许多生长在富裕国家的人，永远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多，更不用说去分享了！他们的文化是“富有的文化”，反而我们的文化是“贫穷的文化”。其实，贫穷与富裕不是看我们拥有的有多少，而是看我们愿意分享的有多少，就如主耶稣所说的寡妇奉献两个小钱的故事一样！

被神光照教导后，加上越来越了解社群文化中合乎圣经的部分，特别是很真实的彼此相爱的部分，才更深地了解约翰一书三章18节所说，“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实在有太多需要从华才的社群文化中学习的功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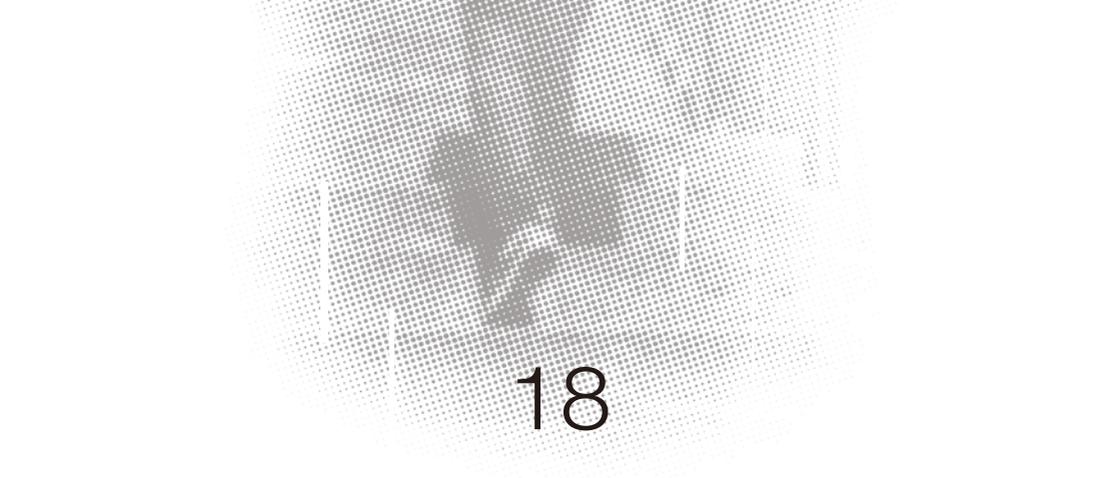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你会因你的民族、国家、教育背景、财富、家庭背景、外表等而自豪吗？你成为今天的你，拥有的一切是从何而来？
2. 神为何要先祝福你？你要如何使用神给你的祝福？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112



18

你先生的才干是什么？

华才的个性和我有非常多的不同：我是个急惊风，他是个慢郎中；我看待人事都先从负面的看，他则是从正面的看；我有节俭的美德，他有慷慨的美德；我是凡事按部就班，有条有理，他则有很多点子，常常想到就做；我的书桌是整整齐齐的，他的书桌则是一团乱；我是搬家一个月前就开始打包的人，他则是到前一个晚上才开始打包，有时候把我打包好的全部重新整理；我是有冲突就马上想说清楚解决的人，他是个焖葫芦，有冲突时，他可以三天不跟我说话。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婚姻关系会有多少摩擦和冲突。

我是每天早睡早起的人，但他常常因着忙碌，而不睡觉连夜赶工。有时候我九点上床睡觉，他还在电脑前面苦干。我十二点

起来上厕所，他还在那里工作，我二点起来上厕所，他还在那里工作，我四点起来上厕所，他还在那里工作（我以前很频尿）。我每次经过他的书房，就要念他一次，“怎么还不睡觉！”然后我再回到床上，就很难再入睡。所以若他整晚没睡，我也睡不了多少。我如果睡不好，隔天就很容易发脾气。我常常因着这件事跟他吵，甚至威胁他：“医生说你有颈椎和腰椎骨刺，不能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工作。如果你再不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的话，以后你老了，我也不要照顾你！”他很生气地回答说：“不用你照顾，我的侄儿侄女会照顾我！”

有一天，我猜神实在看不下去了，祂问我：“你先生的才干是什么？”我答道：“那还用问，他是个写诗、写文章、写书、作曲作词的人！”（现在才想起，我婆婆是个诗人，侄儿也是，连颂恩也是！真是好遗传啊！）回答完后，突然醒悟过来，像是给自己打了一巴掌，突然惊讶得不得了：“我居然嫁了一个艺术家，这么长久以来我却都没有了解到这个事实。我甚至尝试了十多年想要把一位艺术家，改变成像我一样有条有理按部就班的行政人员！难怪他每次灵感来的时候就停不下手，一定要写完才休息或吃饭！难怪他的书桌是那个乱中有序的样子，做事是随兴的，因为灵感来了。”以前觉得他很奇怪的地方，都得到了解释，因为神给他的才干是会和他的个性相配合的。他不是“奇怪”，他只是“和我不同”而已。

我一直以我的“长处”在比他的“短处”，但我以为的长处和短处只是从我的观点来评断的。我并没有学习去认识他的

本相，也没有按照神创造他的样式去接纳他。我只是一味想要把他改变成我要的样子，就是我的样子。因为我认为我的样子才是好的，才是对的。我常常轻看他的意见，认为我的意见才是对的。我没有去欣赏他的见解和他的才干，只是一味打压他。我把他当成对手，而不是当成队友。神让我看见，我以为的长处并不一定是长处。比如：我做事说话都很快，连回电子邮件也很快，一写完马上寄出去。结果因为没有好好三思而后寄，而犯了许多错误。也因为没有三思而后说，而常说一些收不回来又伤害人的话。反而像华才一边说话，一边思考，他要讲的每一句话，都一再思考后才出口。所以他虽然说话很慢，却很少犯错误，很少伤害人。反而他常常得帮我收拾残局。

有一次，在SIM印度东北的月祷会上，我只是想要表达：“宣教士们不太懂得看他们自己的财务报表”，却因为一时的情绪，加上没有好好思考就说出伤人的话，我说：“宣教士真的很笨，连自己的财务报表都不会看。”事后华才帮助我看见我说错话了，我还得去向当天的与会者一个一个道歉！实在难为情啊！

有一次，跟华才吵架的时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不尊重他的话。我跟他说：“你‘这个人’实在是……”，我在气头上，去上厕所时还继续跟神告状。神突然对我说：“‘这个人’是我的儿子，你知道吗？”就好像神在责备亚伦和米利暗：“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民 12:8）我突然觉得很得罪神，我怎么敢用那种态度对神所爱、所宝贝的儿子说话呢？我经常忘记我的先生、孩子们、同工、邻舍等，都是神按祂的形像

所造的人，是主耶稣为他们上十字架的人，是神所爱、所宝贝的人。以至于忘了去好好的认识、了解他们，忘了学习按主造他们的样式来接纳他们、尊重他们、爱他们。

被神光照责备之后，我开始学习按神造华才的样式来接纳他，并欣赏神赐给他的才干智慧。请他来吃饭时，他若说：“等一下。”那我们就自己先开动了，他做完事就会自己来吃的，饭菜凉了也没关系，再热一下就好了。他若整晚不睡觉，就由着他，我自己先去睡了。我不再为了一些生活习惯跟他吵了，我学习我的第一个责任是去爱他，而不是去改变他。若他需要被改变，那是上帝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而且是改变成上帝要他成为的样式，不是我要他成为的样式。从此，我的担子就轻省多了，婚姻关系也开始好转！实在感谢神对我的管教！





默想与讨论

1. 请分享你的配偶（或一个亲近的朋友、合作密切的同事或同工等）的性格及长处？也请分享你自己的短处。
2. 你曾用自己的长处去比较别人的短处吗？要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118

19

为什么我的孩子 这么不听话？

“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神为何把这么不听话的孩子给我？”当颂恩不听话时，我常常向神这样抱怨着！有一天，我又在抱怨颂恩不听话了，华才对我说：“我觉得他很像你！”我马上反驳说：“才不是呢！他是像你！”我和颂恩在家里出现的对话通常是这样的：

我说：“颂恩，来洗澡！”

颂恩答：“不要。”

我说：“颂恩，去扫地”

颂恩答：“不要。”

我说：“颂恩，来吃饭啰！”

颂恩答：“不要。”

我真的会被他气得跳脚，但又拿他没办法。所以我开始看一些教养儿女的书，其中有一本提到：“孩子的行为通常是复制父母的。”当我读到那里时，神突然问我：“你觉得你的孩子像谁呢？”忽然我的眼前像电影屏幕一样，我和华才的对话景象一幕幕出现在我面前。

华才问：“我们回苏丹工场好不好？”

我回答：“不要！”

华才问：“我们回印度东北去招募宣教士好不好？”

我回答：“不要！”

华才问：“我们搬到席隆的神学院去好不好？”

我回答：“不要！”

华才问：“我们搬到SIM印度东北办公室的所在去住好不好？”

我回答：“不要！”

我对华才的任何提议的第一个回应几乎都是“不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么不听话”了，他真的复制我到了完美的程度，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神用这个孩子像镜子一样照出我生命中的问题，我才发现自己一点也不顺服、不尊重我的先生。难怪，颂恩不顺服爸爸也不顺服我。

神又让我看到这个问题底下更深的根源，我真的很像我妈妈。我从小就觉得父亲很可怜，我不喜欢妈妈对待父亲的样子，可是我却不知不觉复制了妈妈的样子。我也想在自己的家中作主，我不顺服先生也不尊重他。有一次，华才（他有旧约神学博

士的学位)问我：“你觉得我有一点点智慧吗？”我常觉得我的世俗学历比他高，又出生在较先进及富裕的台湾，我当然比他聪明又比他有智慧。但却不知道我的骄傲表现在我每一天的行为举止和态度上，已经深深影响到颂恩，让他学到的是不必尊重和顺服父母。神又问我：“你的妈妈不信主，她不能改变自己。但你是我的孩子，你要我改变你吗？”我跟神认罪悔改也请祂改变我，帮助我可以尊重华才，并顺服他。

我也求神打开我心中的眼睛，帮助我看得见华才的智慧。我渐渐看见他真是一位有智慧又合神心意的人：他深思熟虑，凡事为别人着想，说话非常谨慎，想尽办法要成全人，给别人机会。记得我们结婚前，他告诉我：“我不介意和苏丹的黑人一起伸手从一个碗中拿取食物！”他没有种族歧视，在西方人面前也不会自卑。他很尊重每一个人，不管肤色、尊卑贵贱、贫富、年纪大小，他都真诚地待他们，尊重他们。即使和他敌对的人，他都会找机会去拜访他们，找机会对他们行善。有人有需要时，他一定会尽力帮助他们。他想的是：“我可以为神的教会做什么，而不是我可以从神的教会得到什么好处。”越认识他，我就越欣赏尊重他，不知道为何以前都看不到他的这些优点呢？我实在被我的骄傲弄瞎了眼睛，不知道珍惜神所赐给我的宝贝先生！

跟神认罪之后，我也跟华才认罪，实在看见我过去的骄傲，使他受到许多来自我的伤害。我也跟颂恩说：“对不起，妈妈没有给你作个好榜样，因为我没有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尊重爸爸，也没有顺服他。我们现在开始一起学习按照圣经教我们的做，你也

要学习尊重并顺服父母，好吗？”颂恩点头表示同意，之后我开始处处留心我的言行举止与态度，学习尊重及顺服华才。渐渐地，颂恩也开始有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听话了。实在感谢神对我及我们家的怜悯和恩典！



主帮助我们成为彼此欣赏、彼此顺服的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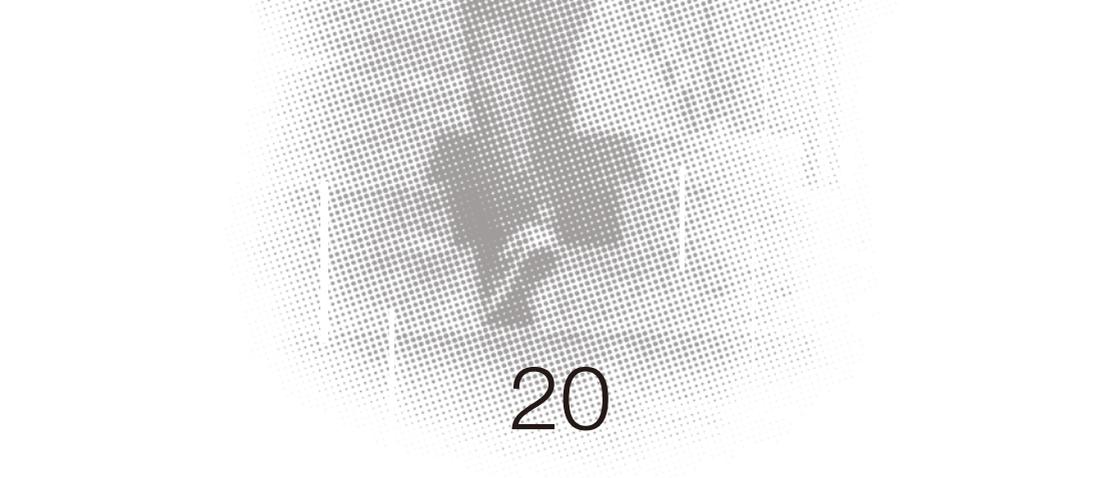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你的孩子比较像谁？（对单身或没有孩子的人：你比较像你的父亲还是母亲？）你从你的孩子（或父母）身上看见自己的哪些缺点？
2. 当神提醒你在孩子、配偶、父母、朋友或同工身上所犯的
错误时，你是否愿意谦卑地道歉？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124



20

若我没有允许……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我们不断地换工场，在一个工场最多不会停留超过六年！而在同一个工场时，也常常在搬家。每一次要换工场前，我都要打包，处理带不走的東西；说再见；帮颂恩有一个好的结束。换到新的工场后，华才都能马上投入事工，他的角色任务一直都很清楚，他从来没有适应上的困扰，他可以不费力地和人做朋友。而我却要重新开始一切：把行李打开，把东西放在该放的地方；开始寻找及采买我们需要的家具及用品；帮颂恩找学校，帮他找小朋友跟他玩，帮助他能在新的地方定下心来；自己要开始学语言及文化；要认识新同工及当地人；开始找我的角色及定位……。每几年我们就要调换一个工场，所以每几年就要像上述的流程重新走过一次，实在非常消耗我身心灵的力

气，让我觉得非常疲累。不仅是换到新的工场，华才会在同一个工场，一再地因着不同的原因要我们搬家。在同一个工场才待几年，而在那短暂的期间又要搬家二三次，我如何不身心耗竭呢？

我常常心里抱怨他，想着：“我会这么累，都是他害的。他为什么要一直换工场，一直搬家呢？他为什么就无法体会我的困难呢？”有一天，当我又这样抱怨着，神对我说：“若我没有允许，他可能带着你们到处换工场搬迁吗？”我才明白神才是我们家真正的领袖，华才是敬畏神的人，如果不是主的许可和引导，华才根本无法带我们搬来搬去！我怎么会可以抱怨华才呢？

从那时起，我把抱怨转为祷告，我的祷告是：“主啊！若不是从祢来的，求祢把那些想搬迁的念头从华才心中除去。若不是祢的旨意，求祢把搬迁的门路关起来，让我们搬不了！”我也学习：若是真的知道是主的旨意要搬迁的话，那我就甘心接受与顺服，学习逆来顺受。

因着我常常为了要搬迁而抱怨，颂恩也学了我这个坏习惯。他因为搬迁而失去朋友，更让他不高兴，抱怨更多。有一次，他又在生气抱怨要到处搬迁时，我跟他讲：“颂恩啊，不要忘记爸爸是归神管的，如果神不许可，我们也搬不成。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接受现实，也看看在新的地方，神要给我们什么祝福。别人想要到处旅居都没机会呢！而我们却可以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地方居住，那岂不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见闻和经历吗？所以让我们顺水（神的旨意）而流吧！”当我被神纠正后，学习改变自己的态度，而颂恩也因此可以开始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搬迁。最近

（他目前在台湾上大学），跟颂恩聊到宣教士子女的挑战时，他说：“宣教士子女常常不能自己决定要去那里，都得跟着父母走，常常换地方就得常常换朋友，实在有很多挑战。但是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阅历。”我问他：“在这许多的挑战中，你是如何面对的？”他回答说：“总不能一天到晚哀声叹气啊，总要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感谢神，上梁（父母）正了，下梁（孩子）也会变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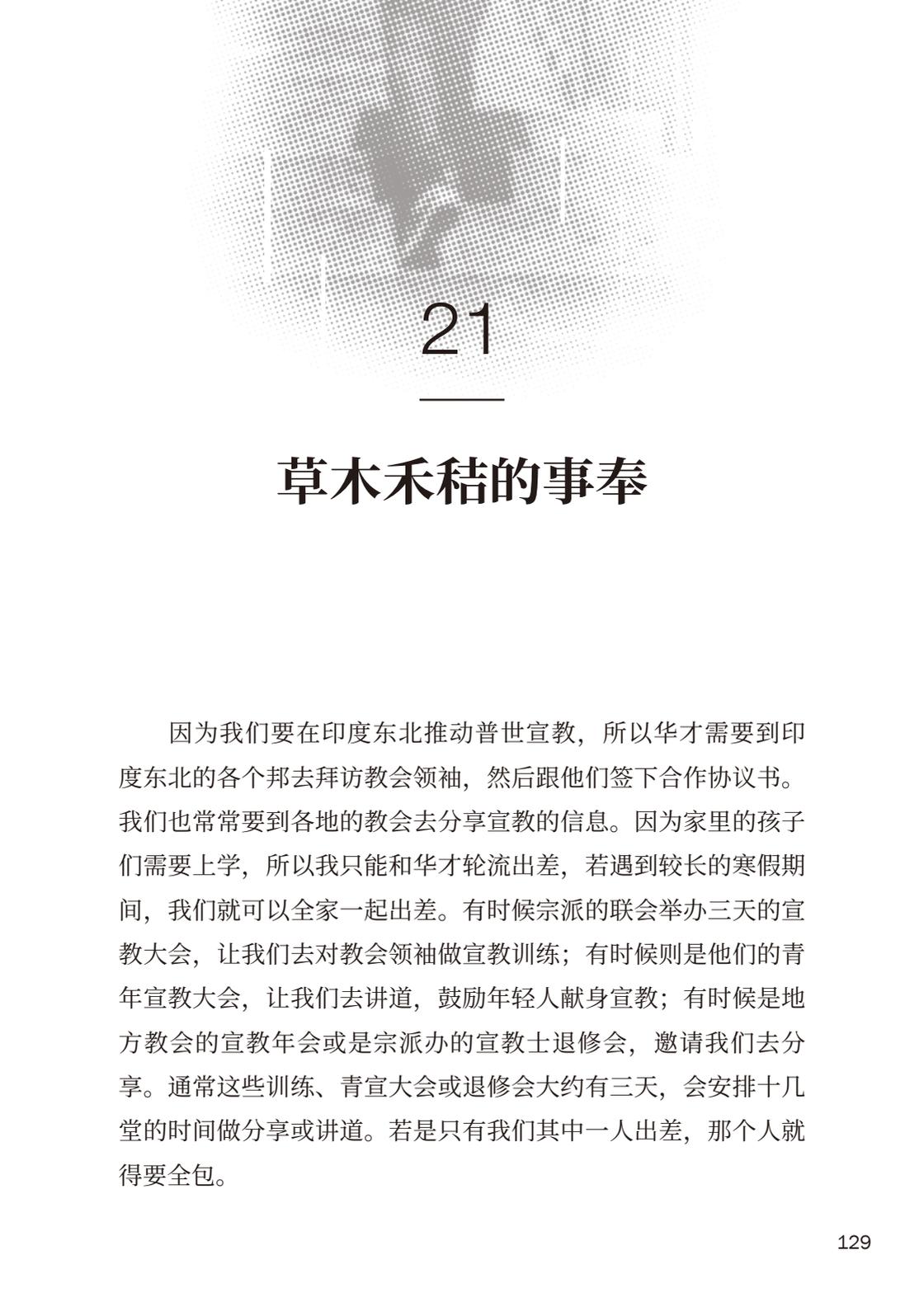


这是全家人的旅程，从一国迁徙到另一国。



默想与讨论

1. 你会对先生或太太的决定（对单身者：父母的决定）感到不满吗？
2.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处理这样的情绪？这一章给你什么提醒？



21

草木禾秸的事奉

因为我们要在印度东北推动普世宣教，所以华才需要到印度东北的各个邦去拜访教会领袖，然后跟他们签下合作协议书。我们也常常要到各地的教会去分享宣教的信息。因为家里的孩子们需要上学，所以我只能和华才轮流出差，若遇到较长的寒假期间，我们就可以全家一起出差。有时候宗派的联会举办三天的宣教大会，让我们去对教会领袖做宣教训练；有时候则是他们的青年宣教大会，让我们去讲道，鼓励年轻人献身宣教；有时候是地方教会的宣教年会或是宗派办的宣教士退修会，邀请我们去分享。通常这些训练、青宣大会或退修会大约有一天，会安排十几堂的时间做分享或讲道。若是只有我们其中一人出差，那个人就得要全包。

印度东北的众教会都很尊重宣教士，特别是海外回来的宣教士，加上我是外国人，他们真的是尽其所能地热情款待我们。邀请我们的教会都会准备非常丰盛的美食，也会派专人招待我们，陪在我们身边。当我一个人出差时，有些地方的教会还会派一位姊妹和我同住，怕我一个人孤单。我很喜欢去加罗山区讲道，因为他们非常热情，对宣教也非常有负担，是差派宣教士的好土。他们举办宣教大会或年会时，会有非常多人参加（有时候会是上万人），所以他们通常找稻子收割之后的时间，一方面是农闲时期，方便大家参加，另一方面是空旷的田地可以当作大会的会场。他们会搭棚子，上面盖上稻草遮荫。与会的弟兄姊妹则按着堂会自己搭帐篷，自己做饭。这样的会场通常会选在有小溪流的旁边，所以大家都去小溪里洗澡，区隔出一边是给弟兄用的，另一边是给姊妹用的。有一次，颂恩和侄儿也跟我们去参加大会，他们两个不要跟我们睡在大会场旁边的教室，反倒去堂会的帐篷里睡稻草堆。结果颂恩还得了干草热（hay fever），幸好隔天就是返家的时候，我还有别的行程要参与，只好让华才自己带他们回去看医生。

在这些大会中事奉，是我在印度东北席隆服事时的高潮，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但是回到家之后，又要面对许多不同的压力，又会落入忧郁的模式。有一天，神问我：“为什么你出去讲道才快乐？一回到家就又不行了！”我回答神：“那当然啰！在外面讲道时，很多人会给我掌声，谢谢我的讲道让他们很得激励，甚至因此愿意献身宣教！但是回到家里，我做的一切事都被当作是

理所当然的，只要出错时就会被华才骂。”神又问我：“那你是为谁而事奉呢？”我突然发现我是为了人们的掌声而事奉，我是在寻求自己的荣耀，建立自己的国度！突然“草木禾秸的事奉”这几个字出现在我面前，我哭了！我现在才看见我过去的事奉在神面前都像草木禾秸的事奉一样，在神审判的火中都要全部烧毁的，因为我不是专一全心地为神而做的。我跟鞋认罪，求神赦免我，我不应该继续用错误的态度做草木禾秸的事奉了！

神又让我看见这个问题的根源，那是在我成长的家庭及社会背景下造成的。在台湾的升学主义之下，我们一直要用成绩证明我们的价值。当我们的成绩好，父母就会高兴，觉得光荣，肯定我们，若成绩不好则觉得让父母羞愧，我们也就似乎没有了价值，不被爱了！所以信主以后，也觉得好像必须用事工来赢得人和神的肯定及爱。这样的成就导向也出现在生活中的许多面向，比如：当我煮完饭，大家吃饭时，若华才吃了一点后就说：“我今天不太饿。”我就会觉得自己做饭手艺很差，很难过。每一次吃饭时，都要问他好不好吃，看他的脸色如何。我的价值就这样每一天因着我的表现而上上下下，实在很累。

神告诉我：“当你被文化冲击给震碎时，你活得一点也不像我的孩子时，我也一样的爱你。就算今天你病了，什么都不能为我做了，我还是爱你啊！”神无条件的爱霎时间让我有很深的平安，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不需要汲汲营营地努力想要取悦神以得到祂的爱。祂一直都是爱我的！”我可以在祂无条件的爱里安息，这个体会把我从成就导向的捆绑中给释放了。我的心中好感

恩也好安心。

以前因为对自己的价值没办法肯定，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常批评自己。当我对自己不满意，不能用神的眼光接纳自己时，我看别人也一样不满意，无法无条件地接纳他们。我常对先生和孩子们挑剔、批评，我不快乐也弄得周遭的人都不快乐。有一次，华才跟我说：“你出差不在家的时候，我们都好轻松，好快乐喔！你一回来就把整个家的气氛弄得很紧张。”我当时不能接受华才的话，当神光照我的罪以后，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因着我的问题，让我周围的人那样的受苦，实在让我惭愧！当我渐渐在神的爱中经历祂的安息，就越来越能用神的眼光接纳自己，也渐渐能用神的眼光接纳别人。因着我心中逐渐有安息及与自己和好了，我们家里的气氛也就渐渐变好了！感谢神，祂帮助我从成就导向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也救了我们家里的人，让他们脱离我的辖制！



默想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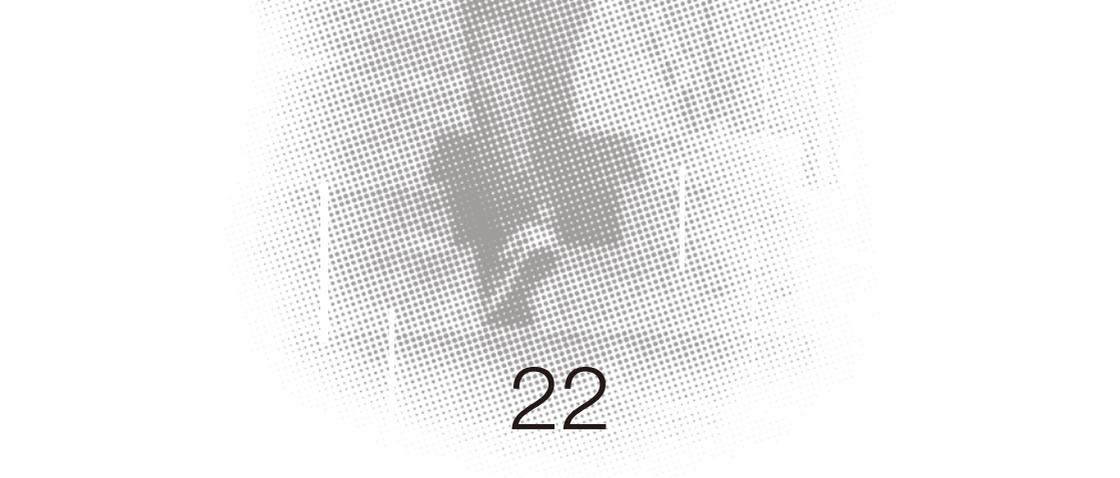
1. 你在事奉神吗？你为何要事奉神？这一章给你什么提醒？
2. “你的价值”是建基于什么？



接待年轻人到家中来用餐。



孩子也吃得开心。



22

她对我们的文化 一点都不了解

有些人问我：“当你在承受那么大的文化冲击时，你的差会没有帮助你吗？”其实差会尝试用各样的方式帮助过我们，但是都不得其门而入。

2007年，我们结束在非洲的事奉，决定回印度东北事奉前，我们先到差会在新加坡的办公室做述职汇报（debriefing），其中一项是要去看心理谘商师。谘商师问我对于回去印度有没有什么压力，我跟她说：“我真的很害怕回去，因为过去的一些经历，实在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华才大家族的需要。华才又是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很爱家人及亲戚，所以他会想帮助所有来求他的人。”我很希望谘商师可以帮助华才学习有界线的生活，不要把自己当

作酋长一样，觉得需要帮助所有的人。她也单独和华才谈，华才和谘商师谈完回来之后，非常生气地说：“她对我们的文化一点都不了解，凭什么那样说我的家庭！你为什么要向她说我们的家庭状况？这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后来我又有几次机会和其他心理谘商师谈，不过结果都是一样。她们都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要有界线，特别是太太已经受不了这种没有界线的文化时，先生应该为了保护太太而划清界线。差会和母会的领袖也同样地试着帮助我们却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同样不了解华才的社群文化。

现在回过头来看，才发现一般我们看的心理谘商师，他们所受的训练都是西方的训练，而他们自己的成长文化也是比较西化的，所以很缺乏对社群文化的了解。你怎么能对一个没有界线的社群文化的人要求他划清界线？这等于是要求他把自己从他的族群切割出来，因为其他族人绝对不能接受他的做法，而他自己也会无法接受自己。社群文化最重视的是“我们”而不是“我”，“我”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我们”的供应、保护及相爱。划清界线之后，活在只强调“我”的世界里，那“我是谁呢？”，因为“我”所站立的根基“我们”被拿走了，就会出现“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Identity Crisis）。

在过去的社群文化的社会中，有战争、饥荒、婚丧喜庆等，这一切都不是单独的“我”能应付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整个族群的“我们”，彼此帮助、彼此保护及彼此之间的爱才能存活下来。比如：以婚姻为例，男方家同姓宗室的人需要一起合作才能

给出足够的聘礼。女方家则会把这些聘礼分配给许多女方的亲戚，收到聘礼的这些亲戚都有责任，在新娘将来有困难时伸出援手。所以他们用婚姻的文化紧密地连结所有人，最后整个族群可以说就是一家人。因此在社群文化中看不到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乞丐，没有人因为贫穷而不能就医，孩子们也是大家一起抚养的。

比如：在台湾，我根本不认识我姊夫家或弟媳家的亲戚，更不用说要帮助他们了！但是在华才的族群中，我需要认识及尊重我妯娌的家人及亲戚、小姑夫家的家人及亲戚，需要接待他们，在他们有困难时也要帮助他们。第一个来我们家住的侄女，是我婆婆的姐姐的孙子的女儿，从我公公这边算的话，关系就更远了。但是因为侄女的父亲曾经在华才的家中借住过二年，所以跟我们的关系就很亲近了。这样的亲戚关系在台湾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彼此认识的，也不会彼此帮助的。但是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关系却是很亲近的！

在社群文化中的另一个优点彰显在办丧事的时候，社区的墓地是免费的，当有人过世时，社区的年轻人会主动去挖墓穴，妇女们会到丧家为大家（丧家，来慰问的亲戚及来吊丧的人）煮饭，很多人会到丧家去安慰他们，教会也会帮忙举办追思礼拜及丧礼等。在台湾，要办丧葬是非常昂贵的，但在华才的家乡，上述一切丧葬事宜都是免费的！

因为我们是跨文化的婚姻，加上是较西化的太太住在社群文化的先生的地方，因此太太就会出现许多适应的困难。但是反过

来的话，当华才来住在台湾时，他的适应就没有那么困难，加上他的个性是到处都可以适应的，所以住在台湾实在对他是轻而易举的事。听说像我们这样跨文化婚姻的搭配，又住在夫家的社群文化中的成功率很低。有些夫妇尝试过，但后来多数都得离开社群文化的先生家乡。于是差会的领袖看到我的适应困难时，也建议我们要不要考虑搬到印度平地其他的大城市。但是要做印度东北的差传事工，若住在平地的大城市就太不方便了，因为地理上太遥远了。

我其实很感谢差会用尽各样的方式想要帮助我们，虽然使不上力，他们的心意我都领受到了。更要感谢的是华才的坚持，因为他坚持不划清界线，继续遵循他们社群文化里的好客及彼此帮助，才能让我能真正走到自己的尽头，才逼着我完全放弃自己的挣扎，无条件地转向神，让神开始接手我的生命。在被破碎的过程中，我常抱怨华才不了解我的困难，但是他又怎么有能力了解呢？就像这些心理谘商师无法了解他的文化一样，他也同样无法了解我这种个人主义，只顾自己的较西化的文化。（或者说：他其实了解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但是社群文化却比较合乎圣经的教导。）他不是在台湾生长又不是女性，怎么可能了解我呢？而我对他及他们的文化是不了解、不尊重、又不接纳，才使我最后完全无法适应而绝望。

但是感谢神，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祂并没有“意外”或“失误”！这样痛苦的历程交在神的手中，却变成了我另一个“重生”的机会。神为我精心挑选了这样一位不对我让步、

不让我做家里的头的先生（在台湾二千多万人口中找不到，要到印度十三亿的人口才找得到！），让我在适当的时候回到了华才社群文化的社会中，好叫我生命中的渣滓可以开始浮上台面，让我开始看见我生命中原来有那么多不合神心意的世界观、价值观及态度等。祂才能开始破碎、拆毁、毁坏这些隐藏在我生命深处不合祂心意的东西，再重新建立起合祂心意的价值体系，好叫我能从许多的捆绑中被释放，开始渐渐拥有祂所应许的自由丰盛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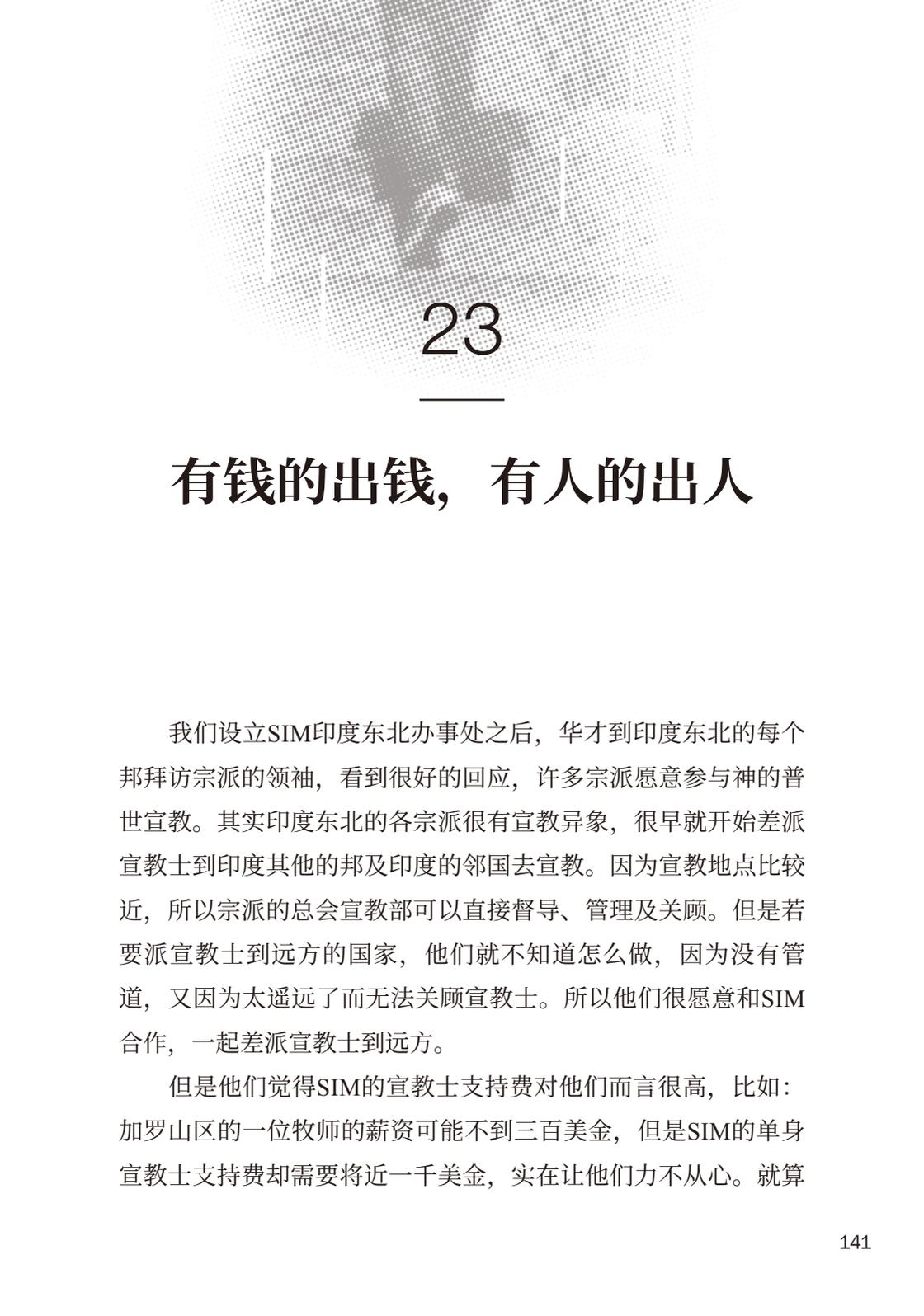


印度的家人们。



默想与讨论

1. 你的生命正经历一些困境吗？你愿意寻求帮助（牧者、团契辅导、专业谘商或身心科医师等）吗？
2. 当上述的人士也无法帮助你时，你能转向谁？这一章给你什么帮助？
3. 当你想要帮助人时，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有何助益？



23

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

我们设立SIM印度东北办事处之后，华才到印度东北的每个邦拜访宗派的领袖，看到很好的回应，许多宗派愿意参与神的普世宣教。其实印度东北的各宗派很有宣教异象，很早就开始差派宣教士到印度其他的邦及印度的邻国去宣教。因为宣教地点比较近，所以宗派的总会宣教部可以直接督导、管理及关顾。但是若要派宣教士到远方的国家，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没有管道，又因为太遥远了而无法关顾宣教士。所以他们很愿意和SIM合作，一起差派宣教士到远方。

但是他们觉得SIM的宣教士支持费对他们而言很高，比如：加罗山区的一位牧师的薪资可能不到三百美金，但是SIM的单身宣教士支持费却需要将近一千美金，实在让他们力不从心。就算

好几个教会一起合作支持也很难达到这个目标，加上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宣教士的支持费要这么高。我们得花许多时间跟他们解释原因，才渐渐让他们明白，但是他们还是募不到这么高的支持费。最后神赐华才异象及智慧，他开始写一个“SIM印度东北宣教士补助计划”，是一个五年预计差派五十位宣教士的计划，预算是五十万美金。我们希望印度东北的教会做他们所能做的：负责支付宣教士的薪资、退休金、回国述职的机票费、述职期间的医疗保险费、印度东北办事处的行政费及部分的工场上的房租等。其他需要在SIM工场或东亚区办事处支付的部分，就由这个补助计划来募款补助。这样大约是各有一半的财务责任。

我们需要启动这个计划的原因，除了印度东北教会的财力限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度政府有管制差会机构每年能够汇出的美金上限。当我们有五、六个宣教士以后，就发现我们需要汇出的美金已经超出这个上限。所以我们只能要求印度东北的宣教士的差派及支持教会，负责支付宣教士可以在印度境内拿到的部分。我们让宣教士在印度开银行户口，把他们的薪资汇到他们在印度的银行户口，他们再用提款卡在工场的银行提款机提领现金。其他如退休金等等，则由SIM印度东北办事处负责管理。而宣教士所需要的工场部分的房租，医疗保险、签证费、事工费、语言学习费、年度工场退修会、SIM工场、东亚区及国际办公室的行政费等，都是要在印度以外支付的，就由印度东北宣教士补助计划来募款补助。

当华才把这个计划提到SIM东亚区的年度理事会议时，所收到的回应并不理想。有一些国家的代表无法理解，为什么印度东北的宣教士不能在印度东北募集足够的支持费？为什么要其他的国家帮忙？这会不会造成倚赖的现象？这是SIM史无前例的案例，我们可以开始这样的先例吗？万一没有钱进来，这些派出去的宣教士是不是就要回国？与会者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反对这个计划的通过，让华才实在又生气又挫折。但是SIM东亚区的主任林博士很认同这个的计划，就希望台湾区的代表帮忙说几句话来说服大家。台湾区的代表诸牧师发言表示支持印度东北的计划之后，许长老也站起来说：“我们很多的东亚区国家有钱，但是找不到宣教士可以差派。而印度东北有许多宣教士愿意出去宣教却因为钱不够而出不去。他们并不是全部都要倚赖别人，他们也尽他们所能的在支持，只是请其他国家帮忙不足的部分。神的宣教事工本来就是应该有出的钱，有人的出人，不应该区分‘他们’及‘我们’，而是‘我们（主耶稣的普世教会，祂的身体）’一起做神的宣教事工，这样一起合作我们才能完成神的大使命。这是神的工作，祂一定会供应。我们都在担心没有钱，但我们的差会理事会议应该是要考虑讨论：‘当钱进来太多的时候，我们用钱的原则、优先顺序及管理办法等’，否则等到钱多的时候，容易引起争议。”他这席话说服了大家，通过了这个计划，只是最后把五十万美金的预算删成四十万美金。

于是我们开始与印度东北的教会及宣教士，一起学习信靠神的财务供应的旅程。在这过程中，华才是大有信心的，但我的

信心常常会起起落落。华才常说：“我在天上的父亲是非常富有的，不用怕！”但是当我看着这个计划的财务报表时，我的信心就跟着所剩余的金额的高低而起伏。从这个计划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四个年头，印度东北办事处也已经差派了近六十位宣教士，最资深的宣教士已经服事了近十四年，神的供应从来没有短缺过。我已经算不清这十四年当中，对这些宣教士补助的款项加起来一共是多少？但不可否认的是：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祂呼召工人，祂也供应他们的需要！神使用华才和许长老作祂的器皿，使祂在印度东北所呼召的宣教士能回应祂的呼召，去到祂的工场使人作祂的门徒！我们只是观看神伟大奇妙的作为，在其中参与一个小部分，然后目瞪口呆地见证神的信实及伟大！



默想与讨论

1. 有什么拦阻神的普世宣教工作？
2. 你对“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的宣教合作模式有何看法？
3. 谁是宣教的主？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属乎谁？在神的普世宣教上，你可以贡献什么？



印度东北準宣教士。



到机场为宣教士送行。

24

调兵遣将，调动万有的神

SIM印度东北补助计划在东亚区的理事会议中通过之后，需要有钱先进入此计划的账户中。SIM国际办公室很支持这个计划，于是拨了三万元美金给这个计划，我们也把支持费累积的储备金挪出一些经费给了这个计划。感谢神，SIM台湾区理事会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当时的理事会会长是已故的诸牧师，许长老是SIM台湾区的理事。

以下是许长老告诉我的奇妙见证：我们从SIM东亚区的理事会议回台湾之后，就把印度东北的计划忘了。但是突然有人第一次奉献给SIM台湾一大笔钱，诸牧师带着我去拜访，才知道奉献者是一个基督徒的基金会。他们想把钱奉献给真正有在为神做事的机构，于是那个基金会所信任的一个差会就推荐了SIM给

他们。我们就想起印度东北的宣教士补助计划，问他们能不能支持，他们说：“这个计划的预算太大了，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基金会，没有办法支持这么大的计划。”过了几天，他们打电话来，介绍一个较大的基督徒基金会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去拜访。我们于是去拜访了那个基金会，基金会的执行长听完我们的简报之后说：“你们印度东北的这个计划太小了，我们都是做上百万美金的计划。”我们听了都傻眼了，一个基金会说我们的计划太大，另一个基金会却说我们的计划太小了，我们只好打道回府。过了不久，那位执行长告知我们，她向他们的老板报告我们的计划，老板表示愿意支持我们二十万美金，会在今年底之前把钱汇给 SIM 台湾。所以 SIM 台湾办公室突然需要处理这二十万美金的账，真的像我在东亚区理事会时所说的：“我们都在担心没有钱，但是其实应该担心的是当钱进来太多的时候，要有什么办法及原则处理？”

我们很感谢这个基金会对印度东北宣教士多年的支持。但是后来因为经济不景气，他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的大力支持这个计划。于是SIM东亚区领袖希望我回台湾为印度东北的宣教士募款，透过台湾区理监事们的帮助，我们提出“基甸的三百勇士方案”。我们祷告也鼓励弟兄姊妹，希望找到三百位愿意认献的人，每人每年为印度东北宣教士奉献一万元台币，若一个人有困难，也可以几个人一起认献。感谢神，透过这个方案也帮助了印度东北宣教士一段时间，但这个方案也渐渐式微。就在2019年底，因为诸牧师的过世，我便回台湾探望诸师母。诸师母也安排

她认识的创启地区的一位姊妹在同一个时段来台湾，让我们有机会碰面。那时候才知道那位姊妹以前就在新加坡的一个教会听过我的分享见证，实在很奇妙。听她的分享，才知道他们的教会虽然才开始二三年，但是非常有传福音及宣教的心志，他们把绝大多数的教会奉献都用在宣教事工上，实在令人佩服。她听了我分享自己的见证及印度东北宣教士的需要，便愿意支持印度东北的宣教士。从那时候起，他们的三个堂会就成为支持印度东北宣教士的主力，一直到现在。

谁能料想到，在创启地区会有教会愿意并且有能力支持印度东北的宣教士？在2021年中旬，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我们无法举办实体的动员聚会，便开始线上的动员聚会。既然是线上聚会，我们就可以邀请在不同国家服事的宣教士当讲员。于是我们邀请了一些资深的印度东北宣教士来分享他们的宣教呼召，不同工场的事工机会及宣教挑战，宣教士的预备等等。而那位姊妹的堂会中的一些弟兄姊妹也参加我们的线上动员聚会，每次的分享都让他们很感动也很受激励。反而台湾的弟兄姊妹的参与性没有预期的好，可能因为台湾的资源太多了，所以不太珍惜。感谢神，祂的工作真的很奇妙！那位姊妹的教会在财务上祝福了印度东北的宣教士，而印度东北的宣教士则用他们委身爱主的生命，激励了支持他们的教会！

当我们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一起在神的普世宣教上携手合作时，神的宣教事工就能启动，而所有参与在神宣教事工上的人都会因此得福！我们的神是天上地下万物的主，祂能调兵遣

将，调动万有地来完成祂的旨意。能事奉这位神，实在太令人兴奋了！所以，撇下一切，顺服祂的呼召去到祂要我去的地方，做祂要我做的事，根本算不上是牺牲，而是一件无比的荣幸啊！



印度东北第一位宣教士的差派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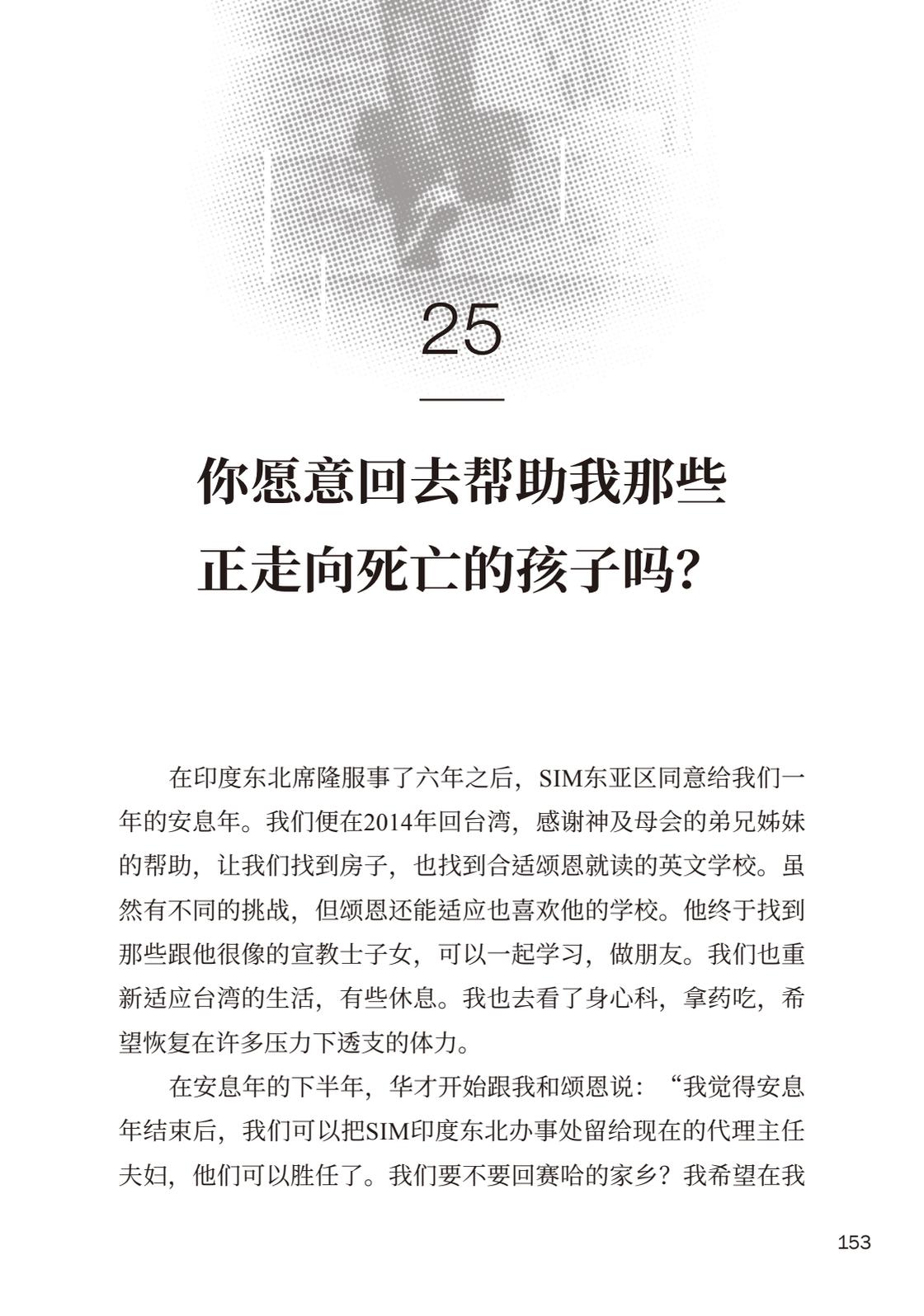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你会等到所需要的钱都足够时，才开始做神要你做的工吗？为什么？
2. 当神呼召你做祂的事工（本地或跨文化），你会担心财务供应吗？这一章如何鼓励你？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152



25

你愿意回去帮助我那些 正走向死亡的孩子吗？

在印度东北席隆服事了六年之后，SIM东亚区同意给我们一年的安息年。我们便在2014年回台湾，感谢神及母会的弟兄姊妹的帮助，让我们找到房子，也找到合适颂恩就读的英文学校。虽然有不同的挑战，但颂恩还能适应也喜欢他的学校。他终于找到那些跟他很像的宣教士子女，可以一起学习，做朋友。我们也重新适应台湾的生活，有些休息。我也去看了身心科，拿药吃，希望恢复在许多压力下透支的体力。

在安息年的下半年，华才开始跟我和颂恩说：“我觉得安息年结束后，我们可以把SIM印度东北办事处留给现在的代理主任夫妇，他们可以胜任了。我们要不要回赛哈的家乡？我希望在我

六十五岁退休前能在宗派的办公室服事。”

其实，华才的族群马拉族在美国及澳洲的教会，都在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牧会，华才也收到一些神学院的邀请，请他去教书。颂恩听到是在美国及澳洲的教会，都说他想去。SIM台湾办公室也邀请我们要不要留在台湾服事，颂恩觉得留在台湾也很好。但是他不要回赛哈。我也很害怕回赛哈，心想：“如果在席隆（不是马拉族的城市）我都有那么大的文化冲击及适应问题，赛哈是马拉族的县府，那岂不真的活不下去了吗？”更何况当地的青年及青少年有很多的吸毒及酗酒问题（当地是禁酒的），抽烟、吃槟榔更是普遍。1997年底，我们结婚后回赛哈，在只有二万人口的镇上，我们在三个月内就听到至少二十位年轻人死于毒品过量。我们回去的话，颂恩正要开始青春期，很容易受朋友影响的年纪，一定会迷失在这些烟酒毒品中的！即将进入十三岁的颂恩回赛哈的话，失去原有的朋友、换新的学校、新的地方、跟新的人住、听不懂语言，他要如何适应呢？对蒙召的成人宣教士进入新的工场都很困难了，对青少年的他要怎么存活下去呢？这些都是我的梦魇！

但华才要回赛哈的心意很坚定，他要我好好祷告。我求神帮助我，给我几个印证：第一是SIM的领袖需要同意，第二是颂恩需要同意，第三是我心中要有平安。华才问了SIM东亚区的领袖，他们不太愿意但还是同意了。有一天，颂恩放学回家，我们又问他要不要回赛哈，他居然说：“好啊！反正父母在哪里，那里就是我的家！”哇！现在只剩下我这一关了！越想到要回去赛

哈，我就越害怕。有一天，神问我：“你在怕什么？”我回答：“我怕我会失去我的孩子！”神回答我：“我爱你的孩子，但我也爱在赛哈县许多正在走向死亡的孩子们。你愿意回去帮助我那些正在走向死亡的孩子们吗？”我实在很羞愧，跟神认罪，因为我只爱我自己的孩子，却看不到那些受毒品酒精捆绑，正走向死亡的年轻人也是神所爱、所宝贵的孩子们。神继续问我：“你觉得什么才是对你的孩子最好的呢？难道是舒适的生活环境吗？难道是最好的学校吗？不是的！对你的孩子最好的是，让他看见他的父母愿意付上任何代价地顺服神的旨意！”知道神的话是对的，所以我只好顺服了。

于是我们在2015年初回到赛哈。顺服神的旨意不代表会一帆风顺，万事如意。颂恩只能就读不会让学生留级的学校，虽然八年级时他上的是所谓的英文学校，但是授课都是用米佐拉姆邦的官方语言米佐语，颂恩都听不懂。他的课程中有英文、印地语、米佐语，还有马拉语。一次要学三种新的语言，除了英文（英文课也是用米佐语上的）以外，他都不懂，实在不知道他要怎么学？而且英文的发音和米佐语及马拉语（都是用罗马拼音法写的）的发音都不同，很容易混淆。每天早上要他去上学，都像在打仗一样，我们之间的对话通常是这样的：

妈妈：“颂恩，要去上学了！”

颂恩：“我不要去上学！”

妈妈：“为什么不要去上学？”

颂恩：“因为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妈妈：“你再多去几次，慢慢就会听懂了。”

颂恩：“同学很多在吸毒，也有在喝私酿酒的。”（因为政府禁酒。）

妈妈：“这就是为什么神呼召我们回来这里啊！我们得帮助他们！”（我得完整重述神当初如何呼召我们回赛哈的。）

颂恩：“神呼召你们，祢又没有呼召我！”

妈妈：“因为你还未成年，所以神呼召我们是全家一起的。”

当说不过妈妈时，颂恩会使出最后一招：“我肚子痛！”所以一年之中他大概有三四成的时候是在“肚子痛”。有几次，他甚至把行李打包了，对我说：“买一张机票给我，我要回台湾！台湾不行的话，我回席隆（那里的学校是用英语授课的）也可以。”他实在受不了因为语言不通，上课听不懂，也很难交朋友。对一个十三岁活泼的孩子，实在太辛苦了！所以当他哭的时候，我也常跟着哭。我能做的只有天天为他祷告，且尽量向他表达爱。他放学回家时，第一个找的人就是妈妈，如果妈妈在的话，他就放心地出去玩了。所以我尽可能在他放学回家的时间待在家里，也帮他准备一些他喜欢的点心。

渐渐地，开始有一些邻居的小朋友会和他玩，也会来我们家玩。因为他很有创意，可以想出许多好玩的游戏。比如：在高大的树上绑一条长绳，然后像泰山一样拉着绳子末端绕着树荡，或是带着小朋友到小溪涧的集水处，教他们用保丽龙板学游泳等。

有时候他会玩到让我们找不到人！他俨然成了我们那个小社区的孩子王！过了约十个月之后，有一天他放学回家跟我说：“妈妈，回赛哈真好，这里有好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在台湾时，放学后都找不到朋友可以一起玩。”

但是，邻居家长们开始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孩子的母语（马拉语）都变差了。问他们为什么呢？孩子们说：“我们若不这样说，颂恩会听不懂。”所以他们一边玩，颂恩一边学马拉语，但是为了让他懂他们的意思，他们得用简单又文法不对的母语跟他说话。但最后颂恩还是把爸爸的语言学会了，这是华才回赛哈最想要看到的成果，就是他的儿子及太太会讲马拉语。虽然颂恩十三岁那年的成绩是仅仅过关而已，但是没关系！因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啊。隔年进入九年级时，他的学校就换到真正用英语（虽然是印度各种有趣的英语，因为老师是印度不同邦来的）授课的学校，他就没有再用“肚子痛”的理由逃课了。

最近，跟颂恩聊天时，他特别提到：“基督徒不应该每天只是讲圣经，一板一眼的，无聊极了！我们应该要享受上帝创造的世界，学会喜乐的生活，而不是一天到晚苦哈哈地服事神！”想想也是，神的确要我们“享受祂”，当然也包括祂所创造的一切！若基督徒只会服事，而不会喜乐地生活的话，大概很难吸引人愿意信靠主，特别是这世代的年轻人。我跟他谈起自己以前上大学时，也是一样很喜欢玩。我跟着花社上山，跟着服务队到乡下，去秀姑峦溪泛舟等。颂恩一岁跟我们到非洲以后，因为没有什么玩具，所以我想办法跟他到建筑工地找工人用剩下丢弃的木

头、空的油漆罐等陪他玩，才知道自己很有创意！他也天不怕地不怕地拉着我去跟蝎子玩、去抓蛇，或追二英尺长的大型爬虫类。玩滚轮胎时，两岁的他还自己冲进比成人高的草丛里去找轮胎。后来到了肯亚和南非，就找很多卡通录影带跟他一起播来看，我小时候从来没看过那些迪士尼的卡通！他突然说：“原来我这么有创意是跟你学的！现在暑假工读的英文学校里一位老师问我：‘你怎么可以想出这么多点子，跟孩子一起玩呢？’”我跟他开玩笑地抱怨说：“你小时候，妈妈都陪你玩。现在你长大了，妈妈老了，你应该陪妈妈玩，教妈妈怎么玩！为什么小孩长大以后都不陪父母玩呢？只顾自己跟朋友玩。”想想实在好笑，成年的孩子要跟年老的父母玩什么呢！不过他倒也帮我现在的生活引进了一些休闲活动：比如看韩剧、在YouTube看喜剧、看电影、骑脚踏车到八里或淡水、一起做YouTube视频等。有孩子真好！可以把自己小时候没有玩过的，跟着孩子一起玩。也可以重新过一次人生，学习享受上帝，不只是服事上帝（工作）！

看着孩子跟着我们一个国家换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每次的适应都很不容易。但是当父母确定并顺服了神的呼召，不管多艰难，都让孩子看到我们在跟随神，没有怨言地愿意在神所要我们在的地方事奉，至终孩子的心会定下来的。他们的语言学习能力及适应力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父母信靠主，稳住心了，孩子的心就能稳住了。用一个开放的心，有创意地跟孩子探究所在的工场有什么宝藏，可以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就像颂恩小时候在非洲，后来到印度东北，虽然资源

有限，环境不容易，但反而让他可以很自由地到处探索。特别是在赛哈的时候，他可以尽情地和小朋友在山里到处跑来跑去，到处寻宝，享受神的大自然！造就了他自由、奔放、豪爽、有创意的性格！



长大的颂恩與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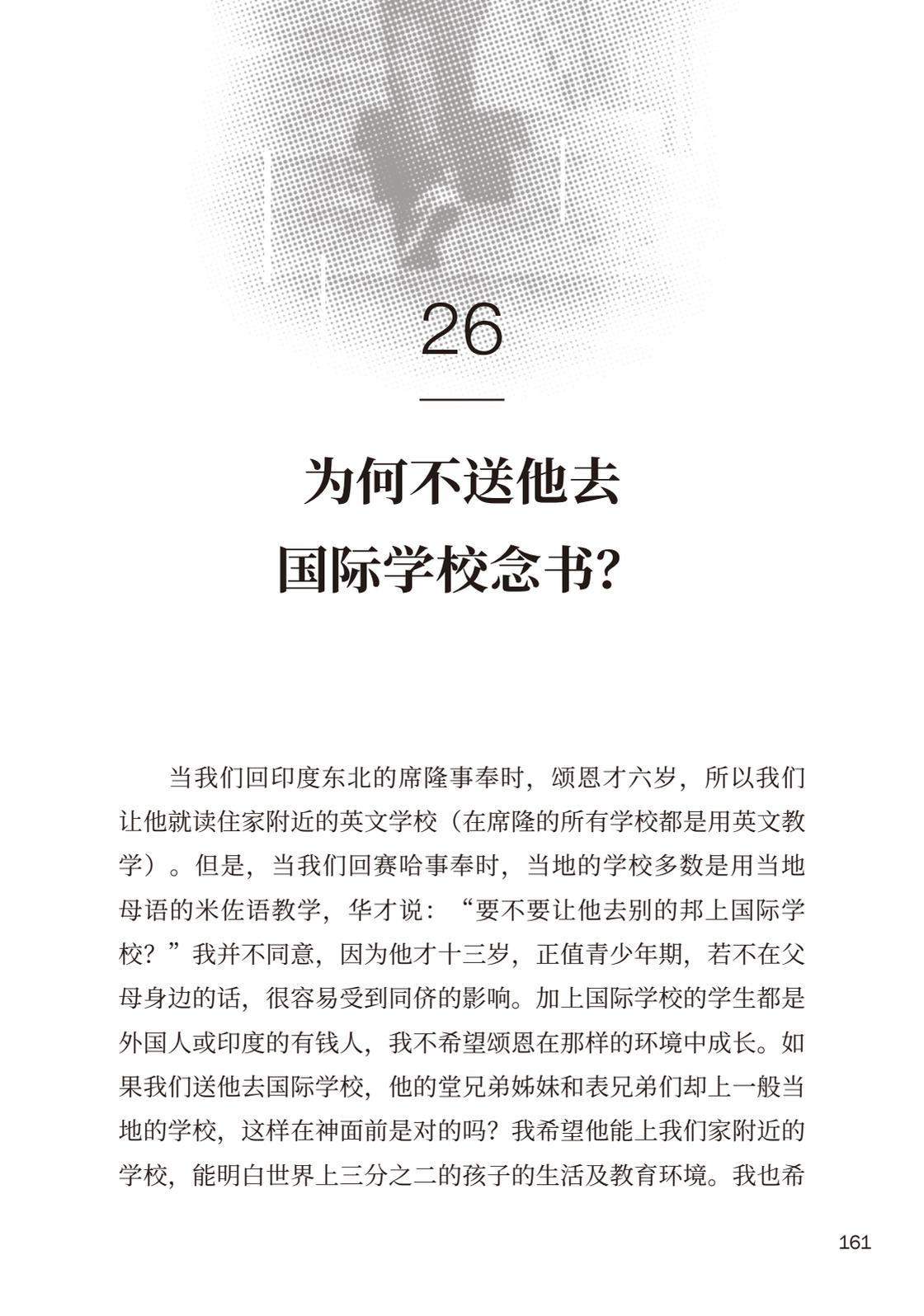


赛哈的青年团契一景。



默想与讨论

1. 你有认识的人（或你自己）在酗酒、使用毒品、单亲家庭背景、离婚、性别取向和你不同的吗？
2. 有什么会拦阻你帮助他们呢？你要如何克服这些拦阻？
3. 你觉得什么才是对你的孩子（或你）最好的呢？这一章给你什么鼓励？



26

为何不送他去 国际学校念书？

当我们回印度东北的席隆事奉时，颂恩才六岁，所以我们让他就读住家附近的英文学校（在席隆的所有学校都是用英文教学）。但是，当我们回赛哈事奉时，当地的学校多数是用当地母语的米佐语教学，华才说：“要不要让他去别的邦上国际学校？”我并不同意，因为他才十三岁，正值青少年期，若不在父母身边的话，很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加上国际学校的学生都是外国人或印度的有钱人，我不希望颂恩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如果我们送他去国际学校，他的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们却上一般当地的学校，这样在神面前是对的吗？我希望他能上我们家附近的学校，能明白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孩子的生活及教育环境。我也希

望这样做可以给印度东北的宣教士一个榜样！虽然颂恩刚开始在赛哈的适应很辛苦，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学会华才的母语，开始有朋友也很开心。隔年转到用英文（各样口音的印度英文）教学的学校读九年级，所以上学也没什么大问题。

印度的学校非常重视成绩，升学的压力很大，没有什么课外活动。在山区的城镇很难找到足球场或篮球场，所以我们得到堂兄的许可，把我们住家旁边（他的土地，是山地）削平，用沙包迭起来保护周围不崩塌，作为篮球场。除了颂恩、家里的孩子和我以外，也请了几个年轻人帮忙，一起花了好几天削平山坡，然后我们自己钉篮球板，再把它钉在大树干上。之后搬到宗派的总干事宿舍，就在前院再钉一个篮球架，让颂恩和邻居的朋友玩。因为总干事的宿舍很大，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桌球桌，一起上漆。下雨天不能打篮球时，颂恩、家里的其他孩子和邻居朋友可以打桌球。我们希望能看到颂恩和什么样的孩子做朋友，所以用各样方式欢迎他们到我们家玩。也希望透过这些休闲运动认识当地的年轻人，按神的方式引导他们。后来我和侄儿帮助总干事宿舍牧区的教会开始做青少年团契，这些设备就都派上用场，颂恩也能参与青少团契，因为侄儿都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带领青少年团契，颂恩很喜欢。

十年级联考放榜之后，我们考虑要把颂恩送到什么学校就读，华才又提了要不要让颂恩去念国际学校。但我还是基于上述理由而不同意，最后送他去印度东北那加兰邦的基督教学校念十一和十二年级，他可以住校。我们希望在基督教学校上学，可

以对他的信仰有所帮助。我们却不知道那加兰邦的毒品和酒精问题也一样严重，连颂恩的学校宿舍里都有很多学生在吸毒和喝酒，后来听颂恩讲在学校发生的这些事，实在令我担心。但是经过不断祷告，还是让他继续在那里上学。后来因为他举报宿舍的同学吸毒（因为舍监告诉他，若他看到同学吸毒时能告诉舍监的话，舍监才能辅导他们，所以颂恩好心希望借此帮助他的同学。），而被宿舍的学长、同学、班上同学等霸凌，让他不敢去上课或去吃饭，只躲在宿舍房间里，但他们还会到他的房间继续用言语霸凌他。我们得知之后，马上叫他先搭夜车到席隆的姑姑家去避一避。我们也请差会住在颂恩学校附近的当地理事，帮忙处理学校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很担心颂恩的心理创伤。

那时华才问他要不要转回赛哈就学，或者到我们邦的省府就学。我则跟他说：“你所举报的学生被勒令搬离宿舍，那不是你的错。你是为他们好才举报的，但因舍监处理不当，让你受苦了！现在不管你决定到哪里就学，我都会尊重你。但你若问我的意见，我会希望你回到原来的学校继续上学。因为如果你离开了，将来不管你遇到什么难处，都会轻易地选择逃离。你若愿意好好地回去面对你的困难，神会帮助你的！”感谢主，后来他决定回原来的学校继续上学。有一次我跟他回台湾，他在我的母会分享时说：“那时候被霸凌，非常受伤及害怕。但我还是选择回那个学校继续上学，我希望用一个宣教士的态度回去面对他们，不逃避困难。”神也帮助他，被他举报的其中一位同学（颂恩的好朋友），虽然从此要每天从家里通车上学却没有对颂恩生气，

还继续和他做好朋友。而学校也告诫学生们，校方不容忍校园霸凌事件再发生，所以这件事就和平落幕了。那位同学的父母也是宣教士，在那事件之后对颂恩感到很抱歉，后来还常请颂恩去他们家吃饭，至今那位同学还是他的好朋友。

宣教士子女的教育选择并不容易，是宣教士父母很大的挂虑。有一次在肯亚时，我问一位西方宣教士：“请问你的孩子上的那个学校，学费需要多少呢？”他跟我说：“你不需要知道，因为你们是付不起的。”他也许是好意，不想让我知道价钱以后很难过，但是光那句话就很让我受伤。有时候，在母国也会听到弟兄姊妹说：“为什么宣教士子女需要那么高的学费？为什么他们需要到美国上大学？”我很不想被这样子批评，加上上述的理由，我坚持颂恩要上我们所在工场的当地学校，只要能用英文教学即可。在肯亚时，他就读的是住家附近的幼儿园；在印度东北时，从幼儿园到十年级，他也是去我们住家附近的学校，十一和十二年级则到那加兰邦的当地基督教学校就学；回到台湾事奉时，就选择中华大学商业管理系，因为那个科系是全英文教学（他无法用中文听课），而那个大学又可以独立招生（因为他拿台湾身份证却无法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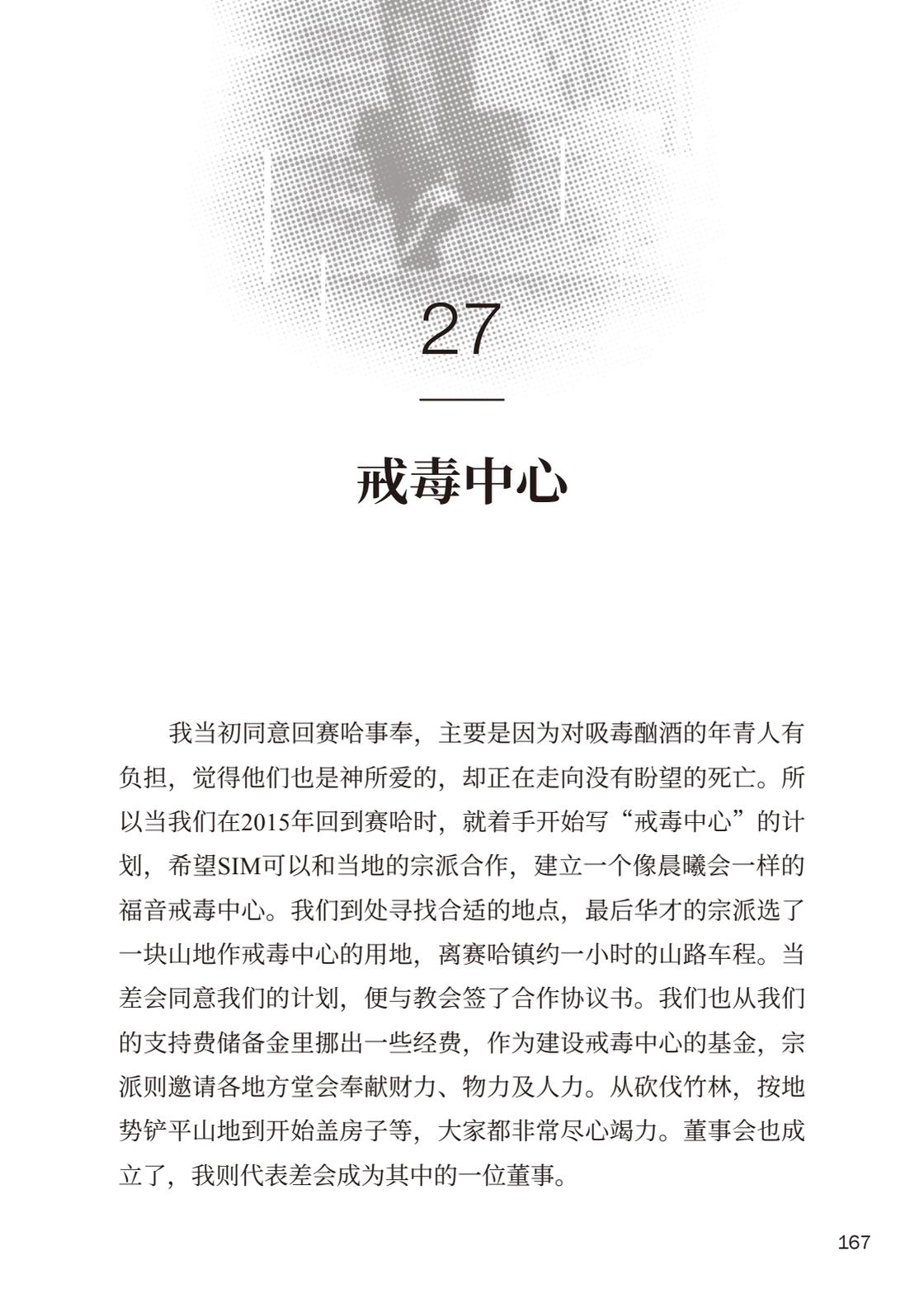
我不知道我对孩子教育的选择是不是最好的，但我相信学习是一生的事。孩子上什么学校的差别都不大，但他从父母的生命中所学到的人生哲学和信心才是更重要的。我希望他能知道：他的表兄弟和堂兄弟姊妹也跟他一样是神所宝贵的，所以我们应该过简朴的生活，好帮助他们也能受教育，我们对待他和他们必须

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把他送去昂贵的国际学校，而让他们就读当地便宜的学校。最近（在台湾），我问他：“你后不后悔我们没有送你去更好的国际学校，而让你就读一般的当地学校？你觉得你和表兄弟和堂兄弟姊妹们同样就读一般的当地学校，是不是对的决定？”他回答说：“只要是用英文教学的学校都无所谓，我当然应该和我的表兄弟和堂兄弟姊妹们有同等待遇！”听了他这番话让我很欣慰，也知道他真的能够和他们认同，而不觉得自己比他们高一等。这正是我希望在他生命中看到的！



默想与讨论

1. 你对你孩子（或你自己）的教育期望是什么？这一章对你有何鼓励？
2. 你从学校毕业后，有继续在学习吗？你有什么终生学习计划，执行情况如何？



27

戒毒中心

我当初同意回赛哈事奉，主要是因为对吸毒酗酒的年青人有负担，觉得他们也是神所爱的，却正在走向没有盼望的死亡。所以当我们在2015年回到赛哈时，就着手开始写“戒毒中心”的计划，希望SIM可以和当地的宗派合作，建立一个像晨曦会一样的福音戒毒中心。我们到处寻找合适的地点，最后华才的宗派选了一块山地作戒毒中心的用地，离赛哈镇约一小时的山路车程。当差会同意我们的计划，便与教会签了合作协议书。我们也从我们的支持费储备金里挪出一些经费，作为建设戒毒中心的基金，宗派则邀请各地方堂会奉献财力、物力及人力。从砍伐竹林，按地势铲平山地到开始盖房子等，大家都非常尽心竭力。董事会也成立了，我则代表差会成为其中的一位董事。

终于，大部分基本的设施都建好了，于是在2018年中旬开始接收第一批要戒毒和戒酒的弟兄。但是出于种种的原因，使戒毒中心缺乏纪律及果效，后来那些弟兄一个个都离开戒毒中心了。董事会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当时华才正担任宗派的总干事，也希望好好整顿戒毒中心。于是董事会邀请我成为戒毒中心的主任，我则是诚惶诚恐，我没有经验，实在不知道如何带领这样的事工。但想到那些沾染毒品及酒精而正走向死亡的年轻人，最后还是同意接手了。

2018年底，我和颂恩回台湾一个月时，透过台北信友堂陈长老的引荐，让我们有机会拜访了晨曦会的一些工作据点，也请教他们要如何进行这样的事工。回到赛哈之后，我做了一些同工训练，然后就在2019年二月开始接收想要戒毒或戒酒的弟兄。我参考晨曦会的做法，让刚进来的弟兄住在新人房，但是我的同工都不是过来人，也没有在戒毒中心服事的经验，且都没有神学训练，实在很难切实地按照晨曦会的样式去做。

我期望戒毒中心的中工：能一星期有五天住在戒毒中心，（我自己则是一星期六天），要准时，能以身作则，能和弟兄们一起分班做饭，也一起做劳动服务，（我们有很大一片山地需要整理，可以种植蔬菜和果树）；不抽烟也不吃槟榔等。我要求同工和弟兄们做的，我自己也做。但是同工们对我在戒毒中心的服事理念不能认同，我对同工们的要求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也无法戒掉抽烟和吃槟榔的习惯，所以同工们和我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华才的宗派也派了几个实习传道来帮忙一阵子，但是也无济

于事。华才也常常到戒毒中心，鼓励同工和弟兄们，但是我还是得扛下大多数的责任。最后看到同工们实在无法做到我的要求，就只好大多数的事都亲力亲为了！

我和弟兄们及一些同工一起去竹林砍竹子，我们自己造鸡舍养鸡，也自己种香蕉树和蔬菜。政府给我们一个绿屋，我们开始把好的土从戒毒中心的其他地方，一袋一袋背到绿屋（我只扛半袋，还是得求神赐我力量走每一步），整地除掉石头及杂草，然后播种。因为旱季的时候缺水很严重，我们便买了水管，从铁皮屋顶接雨水，再输送到蓄水槽，蓄水槽漏水时，我们自己买石头、沙子、水泥等来修理。所以除了早上一堂、下午一堂的圣经课和晚上的晚崇拜之外，我们花很多时间一起把戒毒中心整顿得更好，也让弟兄们学习农事、养鸡、竹艺、水电、水泥工作等。我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到晚上十点上床，有时候会有弟兄闹事或逃跑，有时候有弟兄会威胁要伤害我的性命，弟兄之间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同工和弟兄之间也会有问题，这些都让我身心灵俱疲，当问题很多、压力大时我就会胃痛或头晕，似乎只要我容许便随时可以倒下去，我只能每天靠着意志力继续撑下去。

因为戒毒中心规定不能抽烟及吃槟榔，让弟兄们很受不了，这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习惯，所以开始有弟兄逃跑。我们于是开始建立较坚固的围墙，以前只是用竹篱笆，无法阻止他们逃跑，后来建了较坚固的围墙仍无法阻止他们逃跑，最后董事会决定取消这个规定。这实在让我很灰心。加上有许多毁谤我们的传言，例如：“华才真是不知羞耻，居然让自己的太太当戒毒中心

的主任。”他们的意思是：这主任的位置可以贪污很多钱。但他们却不知道，我是用我们的事工费在支持这个中心的运作。（我已经忘记了其他的毁谤言语，因为我已经都饶恕他们了。感谢主，让我不再记得那些伤人的话。）本想辞职算了，但是董事会慰留了我。又做了几个月后，发现我经营戒毒中心的理念和我的上司及同工差异很大，所以就决定离开戒毒中心了。当时SIM东亚区的主任希望和我们所合作的教会一起正式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和华才觉得多谈无益，就请他作罢了。

那是一段很令我伤心的旅程，但在我回台湾之后，神也让我看见我所犯的错误及同工之间的问题。我和华才（特别是我）实在太不了解当地教会的光景，也不清楚同工的状况。我以为同工们都像我一样，愿意委身服事这些弟兄！我在弟兄们生命中所建立的一点点正面的影响都被他们给摧毁了。如果没有合神心意的同工团队，如何进行这个艰难的福音戒毒事工呢？我跟神认我所犯的错及罪，也一个一个饶恕那些毁谤陷害我的人。我学了我该学的功课，然后就只能把他们交给神了。

唯一让我得安慰的是一位戒酒的弟兄，他很有意愿要戒酒，自己在家时，尝试戒酒几次都失败了。2018年也进了戒毒中心，但因上述的戒毒中心的问题而离开。当2019年初我们重新开始接收弟兄进来时，他是第一位自愿来戒酒的，可以看出他想戒酒的决心。所以我在戒毒中心时，很想栽培他，希望让他成为将来的同工，却引起同工们的反弹，所以我辞掉戒毒中心的事奉时，他也和我一起离开戒毒中心。虽然不在戒毒中心了，我还是继续不

断地关心他、帮助他。他一直都持守自己不再碰酒，感谢主，至今他都不再酗酒了。他开始工作也照顾自己的两个女儿。我待他就像自己的弟弟一样，我要回台湾之前，把他托付给华才，请他继续关怀这位弟兄。华才也很关心他，不断鼓励他。愿神帮助他不再走回头路，并且能成为其他沉迷于毒品和酒精的人的祝福！

在赛哈的期间对我和华才都很不容易，我们按着神的正道而行，凡事为教会的好处着想，但是却受到一些人的毁谤中伤，使我们非常灰心挫折。我们常常彼此鼓励：“正是因为教会这样的光景，神才要我们回来的。如果教会一切都没问题，合神的心意，很复兴，神就不需要我们回来了！”我们只能不断地为教会祷告，求神施恩怜悯祂的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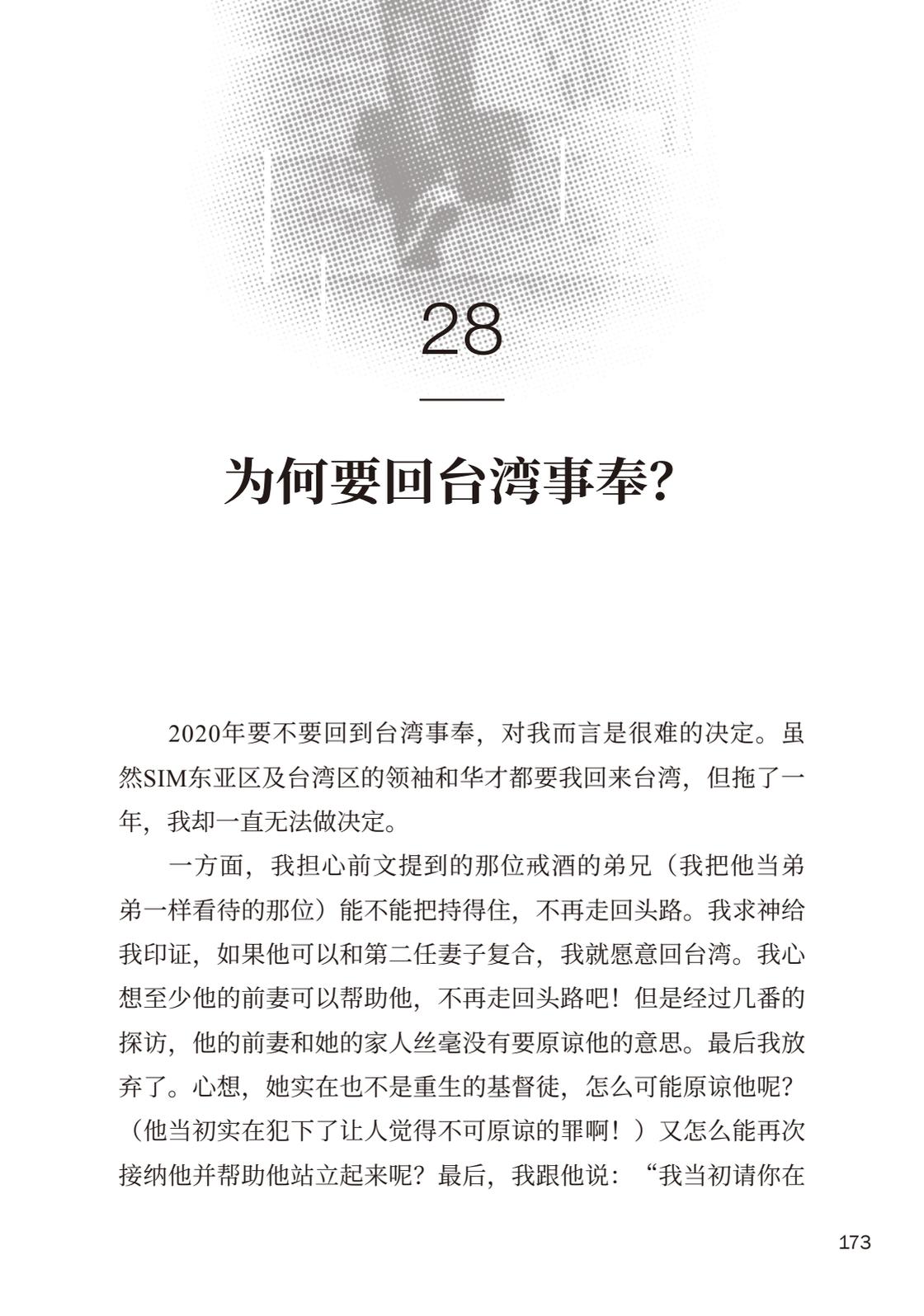


俯瞰戒毒村的全貌。



默想与讨论

1. 当你建立起来的事业或事工被摧毁时，你会如何面对？
2. 有什么会拦阻你去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除了饶恕，你还有其他方法能给你自己平安吗？



28

为何要回台湾事奉？

2020年要不要回到台湾事奉，对我而言是很难的决定。虽然SIM东亚区及台湾区的领袖和华才都要我回来台湾，但拖了一年，我却一直无法做决定。

一方面，我担心前文提到的那位戒酒的弟兄（我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的那位）能不能把持得住，不再走回头路。我求神给我印证，如果他可以和第二任妻子复合，我就愿意回台湾。我心想至少他的前妻可以帮助他，不再走回头路吧！但是经过几番的探访，他的前妻和她的家人丝毫没有要原谅他的意思。最后我放弃了。心想，她实在也不是重生的基督徒，怎么可能原谅他呢？

（他当初实在犯下了让人觉得不可原谅的罪啊！）又怎么能再次接纳他并帮助他站立起来呢？最后，我跟他说：“我当初请你在

神面前发誓，为了你的二个女儿，除了前妻（二个女儿的妈妈）以外，不会再娶其他妻子。我现在把你从这誓言中释放了，因为我看她是不会和你复合了。”他给我的答案很让我惊讶，他说：“我早就知道她不会想复合的。”

我以为我知道什么才是对他最好，什么才行得通。但是他却看事及人比我看得还清楚。我只能跟他道歉，也求神赦免我的骄傲。其实我对他及他们的情况及文化，什么都不清楚，却还以为自己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我真的很无知，也在无知及骄傲中犯了许多错误，求神怜悯。

当华才觉得我应该回台湾SIM办公室服事，而我不愿意时，他要我去好好祷告。当我祷告时，神问我：“你在怕什么？”我怕的是：我们回台湾的话，我们会失去儿子颂恩。我怕他会流失在台湾的世俗主义，享乐主义里。但神告诉我：“他是我的孩子，我会照顾他的！”另一方面，我已经离开台湾太久了，认识的人已经不多了，更不用说教会领袖。如果我回去接手台湾办公室，我要如何做动员呢？我也不知道如何作领袖，我做不来。我不像华才那样，我没有领袖的恩赐。但华才一直鼓励我，说我可以做到，神会帮助我的。

神把我的担忧都除去了，加上各个相关的领袖和华才都认为我应该回台湾，接手SIM台湾办公室，所以我就顺服了！我跟神说：“祢知道我身心灵剩下的力气不多了，但我愿意顺服祢，我愿意把我残余的生命再次奉献给祢用，祢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吧！我不知道怎么领导，怎么与教会连结，请祢自己来做吧！”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国家采取“锁国政策”来防疫。所以就算要回台湾，也无法帮华才及颂恩办签证，连国际航班也没有。但是就在九月底我完全臣服于神，愿意顺服祂的旨意之后，国际航班就开了。虽然要先往西飞到杜拜再往东飞到台湾，时间要花两倍，机票价格也是二倍，但至少可以买机票了。而签证也开放了一些新规定，允许亲属的签证。所以就在十月中我们一家前往新德里，办理一切签证及颂恩学校证书的公证事宜等，终于在十一月上旬我和颂恩能先回台湾了。

那三个星期我们借住在新德里华才的一个亲戚家，他们一家四口用一个房间，我们一家三口用一个小房间，一个小小的客厅，一间只能有一个人工作的厨房。我见识到华才在新德里的族人好客的热忱及他们适应的能力。十来坪的房子住了他们和我们共七个人，加上新冠疫情，大家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家中。他们没有一句怨言，热心款待我们，唯恐我们感到不适，款待客人之道，实在令我佩服！也让我对以前我好客部分的缺失感到很惭愧！有一天，当地牧师的家庭突然来访，他们刚从印度东北的家乡，坐了三十多小时的火车抵达新德里。抵达后，马上到我们的主人家拿东西。吓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当时疫情相当严峻，而坐了三十多小时的火车极可能染疫。他们离开后，只见女主人把牧师孩子们在房间玩的时候碰过的床单等，全部丢弃再全家环境消毒。我才知道他们对疫情有多么警戒！因为她的先生在当年六月确诊住院过，而他们全家都得要被隔离。所以现在就非常小心谨慎！

新冠疫情不只影响到旅行也深深影响到人心。但却没有让他们好客的心冷却，也没办法让神的旨意和计划被拦阻。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被疫情封锁的国家大门可以打开，国际航班虽然要绕很远，但是也可以连接起来让我们到达目的地。会拦阻神旨意的其实只是我们的不顺服而已！求神帮助我们愿意甘心地信靠及顺服这位掌管万有的神！

曾经，在我看不到任何出路和盼望、来到我的尽头时，神的奇妙工作就在生命展开。带我经历“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直到如今，仍在学习信靠與顺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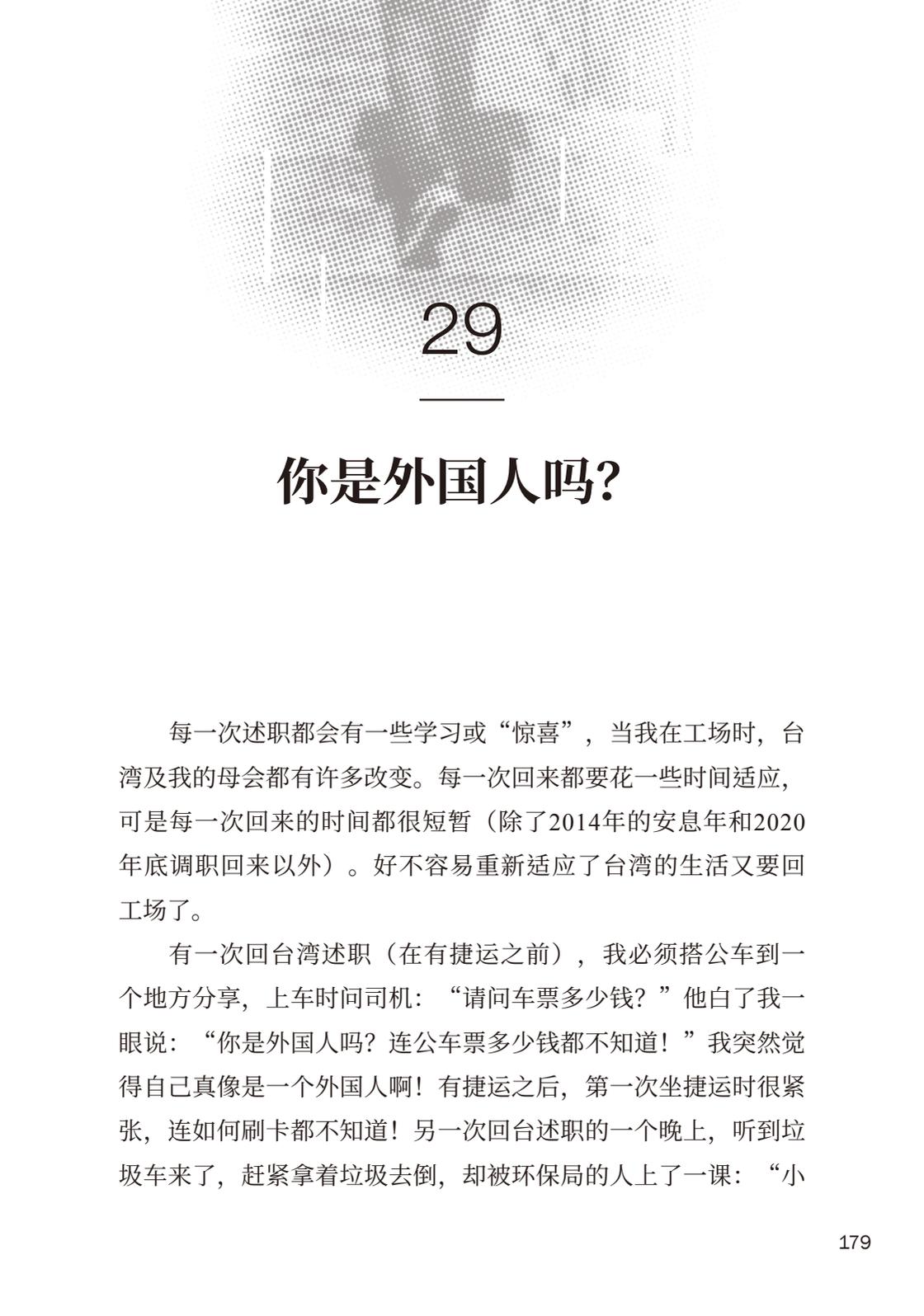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有什么担忧会拦阻你顺服神对你的旨意或呼召？
2. 你曾经历过“当你顺服神时，门就开了（拦阻就除去了）”？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178



29

你是外国人吗？

每一次述职都会有一些学习或“惊喜”，当我在工场时，台湾及我的母会都有许多改变。每一次回来都要花一些时间适应，可是每一次回来的时间都很短暂（除了2014年的安息年和2020年底调职回来以外）。好不容易重新适应了台湾的生活又要回工场了。

有一次回台湾述职（在有捷运之前），我必须搭公车到一个地方分享，上车时问司机：“请问车票多少钱？”他白了我一眼说：“你是外国人吗？连公车票多少钱都不知道！”我突然觉得自己真像是一个外国人啊！有捷运之后，第一次坐捷运时很紧张，连如何刷卡都不知道！另一次回台述职的一个晚上，听到垃圾车来了，赶紧拿着垃圾去倒，却被环保局的人上了一课：“小

姐，我们今天不收这类垃圾，我们星期一只收……，星期二只收……你需要买专用垃圾袋……”我听了一头雾水，什么都听不懂，哇！心想：“现在要在台湾倒垃圾还真难啊！”

1996年离开台湾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超市，述职回来时去超市发现好累人喔！那时候在苏丹没有超市，我们要买什么就到巷口的杂货店，他们店里陈列的商品一眼就看完了，没什么选择。只有一种油、一种肥皂、一种米、几样杂粮和饼干之类的，购物又快又容易，只要讲出我需要的东西或指一指我要的商品就行。回台湾时发现，超市里有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肥皂、牙膏、洗发精等，连米也是，每种东西都有好多品牌和选择，买东西实在太累了，要买个饮料，服务员会问我：“糖要多少？正常、半糖、少糖、还是去糖？要不要去冰？……”问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听都听不懂！在苏丹时，标准的泡茶和咖啡的方式是：先放半杯糖（小小的杯子），把茶或咖啡加进杯子，再随便搅和几下，什么都不必问，店家或女主人怎么泡，我们就怎么喝。

当我在1996年离开台湾去苏丹宣教时，还没有手机这种东西。后来手机面世之后，有一次我们回台湾述职，有一位好心人借我们一支手机，以方便连系。有一天我们去台北荣总看医生，当我进去诊疗室时，手机留在手提袋里由华才照管。当手机响的时候，华才不知道怎么接电话，只好拿出手机，对着手机说：“哈啰！哈啰！”但是手机还是一直响，他觉得所有在等候室的人都在看他，他实在很想钻入地洞里去！等我看完诊出来之后，

他很生气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手机怎么用？”我无可奈何地回答他：“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啊！”

许多弟兄姊妹很爱我们，我们回台湾时会请我们去餐厅吃饭。看着欧式自助餐各式各样的沙拉、甜点，加上主菜，实在好丰盛！但吃的时候，虽然感谢请客的爱心，我却常常心里难过。想到的是在工场那些民不聊生的百姓，特别是在苏丹的难民，一天只有一餐可吃。若有贵客来，他们才会买一点肉加在马铃薯里一起煮，通常只有贵客（比如宣教士）才可以吃到肉。主人会把肉挑出来先放在贵客面前，免得被其他人拿去吃了。由于长期内战的缘故，在苏丹首都许多从南部逃来的难民，而当中很多是教会的会友，这是因为SIM一开始的事工是在苏丹南部。难民的生活非常艰苦，很难继续奉献养活牧师，所以差会补助生活费给这些从南部逃到首都的牧师，也因此牧师家可能是唯一有稳定薪水的家庭。牧师家经常有许多人来借住、吃饭的时候，男人先吃，剩下的才由女人和孩子吃。看过这样的景况，因此回台湾述职时，一想到那些营养不良的妇女和儿童，实在让我对摆在面前的丰盛佳肴难以吞咽，也觉得有罪恶感。

在工场，有时候会想家，特别是在有困难的时候或年节的时候。但是回到台湾又想念工场，想念工场那边的人，甚至他们的饮食。颂恩开始学吃饭时，我们是在非洲。他五个月大就跟我们到南非，然后快周岁时到迦纳，在迦纳的主食是树薯（yam）、大芭蕉（plantain，要水煮或烤过才能吃）、木薯（cassava）、

玉米等。在肯亚则吃印度饼(chapati)和玉米粉做的糕。在南非时,我们住在白人区的大学城,所以主食是面包。颂恩去上幼儿园,也跟着小朋友学吃面包。早上吃面包,在学校的点心也是面包,放学回家后,问他想吃什么,答案还是面包!在这些国家,米饭都不是主食。2007年底颂恩快六岁时,我们从非洲回到印度东北赛哈,早上吃米饭,傍晚还是吃米饭(那里一天只吃二餐),过了约一星期,他跟我说:“妈妈,我已经吃够米饭了,有没有别的可以吃呢?”有一天我回到家,家人告诉我,有人送了半条他们自己做的吐司给我们,我问吐司在哪里?他们说:“颂恩自己一个人一口气全吃光了。”他实在想念面包啊!

不仅是食衣住行有差异,台湾也一直在各方面不断进步,而我对台湾的印象还是像“上次离开时”一样。感谢许多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爱及照顾,对我们的适应有许多帮助。但是不管在哪里,都开始有一种“我是外国人,我不属于这里”的感觉。我已经不再是百分之百的台湾人,我的价值观、世界观都因着在不同工场的学习、经验及历练而有所改变。我在各方面也不可能完全像工场的人,或像华才家乡的人。所以,不管身在何处,都有一种“在家却不太像家”的失落感。感谢神提醒我,其实不管哪里都不是我真正的家,我真正的家在天父那里。我想这是当宣教士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能更深切地体会圣经中的这个真理,更容易明白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不是属于这世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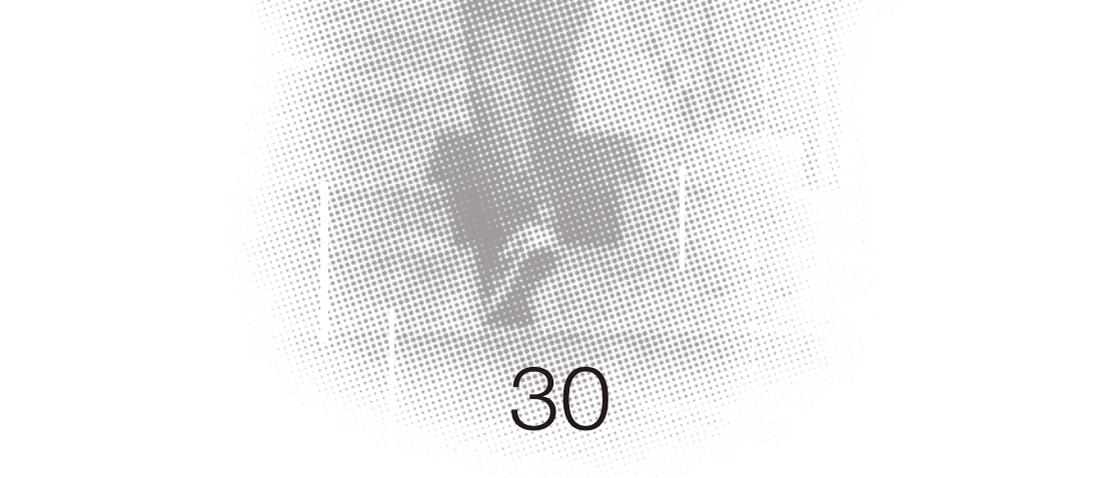


默想与讨论

1. 你曾经觉得自己身在某些地方时，像是一个外国人吗？请分享你的经历。
2. 在你自己的家乡，你曾经觉得自己像外国人吗？请分享你的经历。
3. 这一章给你什么鼓励？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184



30

这世界非我家

我们结婚时，神很恩待我们。1997年底在台湾的婚礼后有婚宴，回到印度东北后，按当地习俗他们帮我找了一个娘家，也办了一个婚宴。1998年五月回到苏丹时，宣教士同工们和当地的朋友又帮我们办了庆祝会！我们只有一次的婚礼，但却有三次庆祝婚筵！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加拿大籍宣教士，送给我们一整套她所宝贝的瓷器餐具，我实在不知如何收下这份大礼，但是盛情难却就只好收下了！

但是到2000年底我们要述职时，麻烦就来了，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份礼物。我们所有的家具都是二手货，可以送给其他有需要的宣教士及当地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二手车卖了三千美金，也直接把钱给了当地的神学院作图书馆经费。但是这套瓷器

餐具怎么办呢？因为太漂亮，太好了，我都不敢用。问了把餐具送给我们的宣教士，她也不愿意收回去，最后只好送给其他宣教士了！

2003年初到了迦纳，因为不知道能待多久，怕当初离开苏丹之前，要善后困难的事会重演，所以一切从简。只用学校宿舍有的简单家具，需要买的只有餐桌椅，就买最便宜的塑胶桌椅。真的不到二年后又又要换国家了！所以，就把不能装在行李箱的东西通通送给神学院的学生了。

2004年八月转换工场到肯亚时，换了几个地方住，有一段时间住在办公室的楼上。当时因为支持费不够，我们的薪资不能跟着肯亚生活水平调高。但感谢主，SIM肯亚要清理仓库，所以我们便宜买下了他们想要丢弃的一套木制客厅座椅及茶几。但还是另外去买了必要的二手洗衣机和一些基本的电器用品。过了两年半，又因述职要离开肯亚，这次要处理掉的电器有几样，也只能再便宜卖给宣教士或送当地人。

2008年初回到了印度东北，华才喜欢做木工，就开始自己钉床、书桌、餐桌、茶几、书柜等。凡是他可以自己做的，工作压力大时，就当作是纾压来做。他也喜欢买书，他说：“我们以后不会再搬家了，就让我买我喜欢的书吧！”之前在工场时买过的书，离开前都送给工场的神学院了。我相信了他的话，就让他又开始买书了！结果我的生日礼物、结婚纪念日等收到的礼物都是他想买的书！要回到赛哈事奉时，把书都运回去了！他又继续买书，但马拉族神学院建立时，非常缺书，他就把

书都捐给神学院了！

在非洲我们买车也都买二手车，反正卖的时候只能便宜卖给其他宣教士。回到印度东北时，很难买到二手车，就买最便宜又实用的车（可以载最多人的）。有一次，我们开SIM印度东北的理事会议时，一位理事的司机问华才：“你是SIM印度东北办事处的主任，开这种便宜的车不会觉得没面子吗？”华才回答他：“车子的功能只是作运输用，便宜的和贵的都能达到这目的，我买便宜的车是在帮神的国省钱，把省下的钱用在真正对神国有好处的工，这不是更好嘛！”那位司机回答说：“唉！如果所有的教会领袖都能有你这样的理念，那就真是好啊！”

过了这样二十多年四处搬迁的经历，我终于学会了圣经所教导的一个真理：我是天国的子民，这世界不是我的家，我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前 2:11）如果转换工场时能带的就只限于行李箱能装满的，而且也不知道在一个国家能待多久，我们搬迁时所留下的东西都要送给当地人或贱卖给其他宣教士，那我就只买绝对的必需品，或要走的时候送人不会心疼的家具。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得把东西送给当地人，因为宣教士卖东西给当地人实在不好！到了印度东北服事后买车，但是当要回台湾时，是连车子都要送人的！

我们是委身奉献给神的人，神叫我们走，我们就得走。所以生活实在需要过得越简朴越好！华才有个优点：就是有人送他衣服的话，他看到有需要的人就会转送出去。他经常装满行李箱到印度东北的乡下出差，返回家时的行李箱几乎是空的。我也跟

他学习，尽量让衣柜有进有出。从小穿姊姊或亲戚穿不下的二手衣，很习惯也很喜欢。小时候看着姊姊身上穿的衣服，总觉得很漂亮，就想着到明年的时候，那就会是我的了，便开心地等待着。因此到工场时也就只买二手衣，又便宜又好，因为都是进口的慈善衣服！后来在印度东北要抚养及教育许多亲戚送来的孩子，也多数是买二手衣，因为要对待他们要像对颂恩一样。到二手衣市场买衣服（在印度的二手衣都是从韩国或日本来的，有些二手衣的标签还在呢！），常让我很高兴，只要花一千卢比（约四百元台币）就可以买十几件衣服，还可以讨价还价。孩子们能拿到“新衣服”，都很快乐，何乐不为！

记得在苏丹时，有一个宣教士家庭花了很多钱订制豪华的家具，但因为先生突然生了严重的病，不得不马上回国。家具送到时，他们已经离开了，后来因健康的缘故也不能再回苏丹了。所以得拜托其他宣教士帮忙处理掉他们的新家具，实在可惜。有一个宣教士家庭在苏丹事奉了四十年之后，要退休回国，所要处理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翻开柜子还有从来没用过的床单等。他们花了几个月才完全处理掉四十年累积下来的东西！我想，像我们这样，每几年就换国家，所以每几年就要大清仓一次，其实也很不错！这可能是神要让我们学习：“生活中不要留下太多不必要的累赘”。

次回印度东北时，华才问我：“如果我们要长期在印度东北服事，要不要买房子？这样可以省下房租费。”我祷告，又想了想：“谁知道什么时候神又要我们搬迁呢？如果买了房子，到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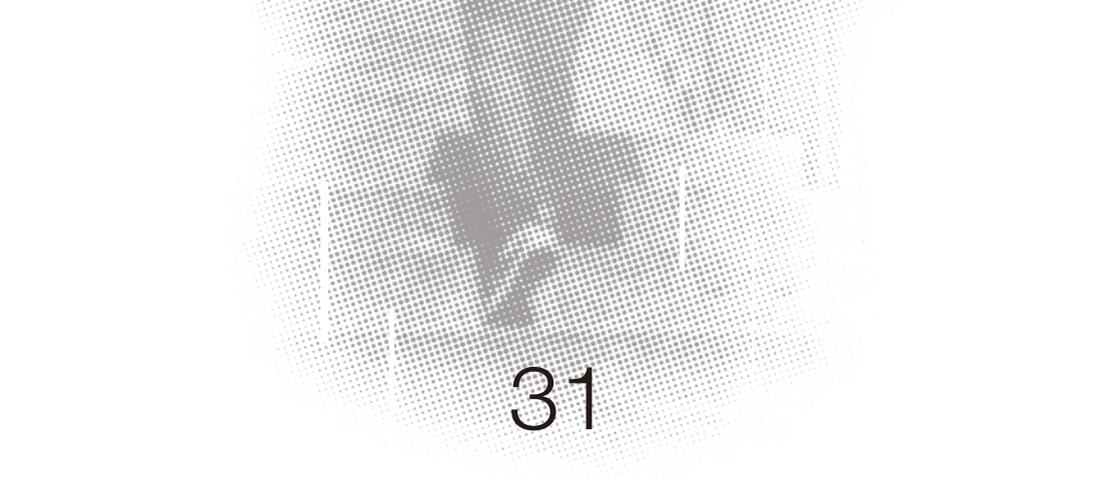
候神就很难叫得动我们了，房子会成为我们顺服神的负担！”所以决定算了，不要再想买房子的事了。但是要回赛哈事奉时，华才说：“我们若回去赛哈事奉，会没有地方住，我们就盖一个房子吧！”所以，就按当地的方式，在堂哥送我们的一块土地上，盖了一个一楼半的木板铁皮屋。加上地下储水槽，一共花了台币三十多万。华才好像有在赛哈退休养老的计划了，花了很多心思和钱设计及建造，真是辛苦他了！但是“人心多有计谋，惟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箴言 19:21）到了2020年，神又要我们搬回台湾事奉，所以就把房子给小姑家住了，也让她照顾婆婆，后来又有许多亲戚来往。我们回台湾之后，我的属灵母亲诸师母却让我们住她精心设计布置的房子。我们所需用的都有，不知道怎么使用的也有！神的恩典实在太丰盛了！

所以，还是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一生奉献给神的人，把心思专一地放在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上，我们一切需用的，祂都知道也会供应。所以我们家一直以来的人生哲学是：“用敬虔的心过简朴的生活”。因为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离世去见主面时，世上的东西一样也带不走的。没有“过简朴生活”的态度，很容易会被世务缠身，让主叫不动我们的！



默想与讨论

1. 你是否正在这短暂的世界建立你自己的国度？
2. “你真正的家在天上”，给你什么样的鼓励及提醒？这一章给你什么提醒？



31

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

有一位参加母会马利亚团契的姊妹对我说：“我每次唱到诗歌《一粒麦子》时，就会想到你，想到你受那么多的苦时，就会哭。”而她们的辅导却对我说：“我告诉马利亚团契的姊妹们：‘你们为什么想到丽娟就会哭？我告诉你们，神要我们计算代价，你们都不会计算才会这样。我们每个人最想要的就是爱和尊重，而丽娟虽然经历了那么困难的宣教历程，最后却得到了我们这么多人的爱和尊重，这不是最好的吗？这样计算才是正确的！’你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她说得实在很对，主耶稣要我们要爱祂胜过自己和所有的人事物，背起十字架跟随祂，当我们顺服祂的话这样做时，至终是对我们最好的。如果当初我没有跟随神走以下的路：顺服神的呼召去宣教、跟华才结婚、回到印度东

北事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祂、让祂做拆毁及重建的工作；我今天就无法经历主耶稣所应许的自由、喜乐及丰盛的生命，也无法有荣幸参与在神普世宣教的大计划中，并且见证神奇妙伟大的工作！

如果神让我可以再重新做一次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跟随祂，顺服祂的呼召，去到祂要我去的地方，做祂要我做的事。离开我的本地、本族、父家，离开我的舒适圈的宣教旅程，这是一条非常有挑战性，却非常令人兴奋的旅程。它让我可以在极度的孤单、觉得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能帮助我、甚至绝望想死的时候，逼着我只能紧紧地抓住神，只能赖着神。最后神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帮助者、我生命的改变者……乃至我的一切。

有人问我：“你常说，‘神对我说：……’请问这些话出自圣经的哪里呢？”当神对我说话时，有时候是用圣经的话语提醒我，有时候是按我当时的需要，用合乎圣经真理的话，在我的心里用那微小的声音，慈祥地责备我、安慰我。因为，除了祂以外，在世上我还有谁呢？而我也需要学习聆听并顺服祂那微小的声音，当我一再地拒绝圣灵在我心里的忧伤及提醒，继续顽梗地按我的罪性行的话，神就会大声的、令我难堪的，透过我的先生、儿子、或其他人对我说话！

我还不完全，还在学习认识神，学习与神同行，学习听祂的声音，学习顺服祂，学习用十字架的眼光看自己及别人，学习用神无条件的爱接纳自己和别人，学习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也再给

别人一次机会，学习信任别人像主耶稣信任我一样。我常常想：“如果我是神的话，我一定早就把丽娟这样的人给放弃了。神为何对我这样有耐心呢？神的恩典及慈爱实在太浩大了！”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5-16节说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所以，神如果连我这样骄傲、顽梗、不顺服的罪人都能拯救，都愿意使用，神也愿意拯救你、使用你，来荣耀祂。我仔细想想，我其实没有什么长处，真的要找的话大概只有一样长处：那就是当我非常清楚是神的旨意以后，就算要打落牙齿和血吞，也要顺服地走下去，就算死也要死在神要我在的地方。如果神清楚地呼召我到地方事奉，若祂没有很清楚地要我离开，不管再怎么困难，我也要坚持待下去，要不然神就不是我的“主”了。难怪我妈妈跟教会的探访队说：“丽娟很傻，她只要认定一条路是对的，就会一直走下去！”我妈妈真是了解我啊！也许神就是在找这样的傻子吧！你愿意为神成为一个傻子吗？你愿意被这位创造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使用吗？欢迎你加入“为主颠狂”（林后 5:13）的行列！愿神使用你，使你经历祂所应许的丰盛生命，并且使你成为万民的祝福！



默想与讨论

1. 你怎样评估你这一生，你觉得你是赢家（成功）还是输家（失败）？
2. 对你的一生有没有什么后悔？如果你可以重新活一次，你会做什么不同的选择？



宣教士差派礼。



受差派，十分喜乐。

一双
为祢而走
的脚

196



后记

有你真好

有一位宣教士在工场事奉一段年日后，因新冠疫情回到台湾。她祷告并思考前面的事奉道路时，她希望以后能在神学院做宣教教育，以培育宣教士并帮助牧者有宣教的负担。她在准备申请学校及英文检定考试时，也一边在台湾做差会的宣教动员。但是因为申请学校不太顺利及英文考试的成绩一直不尽如人意，使她迟迟无法出国进修。在台湾待了两年之后，她需要跟支持的教会说明她的未来计划，但因为上述原因使她不知道如何说明。后来她的一个支持教会打电话给她，直接跟她说：“因为你现在不在工场，所以我们决定不再支持你。如果以后你回工场，再跟我们说，我们再讨论要不要支持你。”

她觉得很难过，因为觉得宣教士好像商品一样被对待，教会只有宣教士在工场服事时才支持她，一旦宣教士无法回到工场服事就被丢弃了，好像变得像无用的商品一样。她觉得没有被当作“人”一样被对待、被关怀或陪伴。她也觉得很羞耻，好像达不到教会对宣教士的期望，代祷信也因为上述的不确定而不知道要写什么。她对自己的能力怀疑，觉得是因为自己以前不用功，加上资质不好才无法顺利申请到学校。我安慰鼓励她：“我们过去的一切，包括好的与不好的，破碎的与罪恶的，神都知道也赦免了。我们只需要把过去的一切都交在祂手里，祂都可以使用我们的经历来荣耀祂的名。祂拣选软弱的、无用的、卑贱的，来荣耀祂自己。因为这样的人愿意谦卑来到祂面前倚靠祂，愿意让祂作主引导。反而是优秀能干的很难被神用，因为骄傲及倚靠自己（就像我一样），很难面对失败及挫折。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一切的羞辱，就不要再觉得羞愧了！”

我继续跟她说：“我也是这样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犯了许多错误，被许多不合神心意的态度及观念捆绑，但是神不止息的爱和怜悯不断帮助我，我才能继续走神的道路。我没有比你好，我们都需要神。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感到抱歉，神能使用我们的能力不足来接触并造就其他人！”她跟我说：“有你真好，因为知道你了解我的心境，你的鼓励给我很多的帮助，谢谢你回到台湾来陪伴我们！”

当我倾听她的心声，一方面替她难过，一方面为台湾的教会忧心。我们的神呼召工人，祂所最在意的也是工人，祂要我们爱

人（宣教士）如同自己。祂在每一个宣教士的生命中都有美好的计划，但是我们用有限的眼光看不清现在祂在这个工人的生命中做什么，祂将来要怎样使用这位停滞不前的工人。每一个宣教士都需要被了解、被关心、被陪伴，才能用信心继续走祂要他们走的道路。如果教会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来陪伴宣教士，我相信许多的宣教士都能活出祂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并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请不要把宣教士当作商品，不要把宣教的重点只放在金钱上面。宣教是在做人的工作（包括宣教士和工场的人），而不只是教会预算上的一项而已。宣教士也有迷茫的时候，也会犯错。他们需要被了解、被关心、被陪伴、被鼓励，才能继续跟随主耶稣的心意，每天跌跌撞撞地跟随这位爱我们的主，让祂在生命中做更新改变的工作，让祂在每一位的生命中的计划成就，并完成祂天国的大计划，至终荣耀祂的名！

愿祂从台湾兴起更多合祂心意的宣教士，也兴起更多有祂的国度眼光的教会，来培育、帮助、鼓励及陪伴这些祂所呼召的宣教士，让祂在他们生命中的计划及透过他们的生命所要成就的事都能成就！





默想与讨论

1. 你怎样看待回国后，无法再回工场的宣教士？
2. 你可以怎样关怀陪伴你们教会的宣教士？

SIM台湾区通讯地址：106台北市邮政13-281号

电话：0971-701165（主任：谢丽娟）

电邮：taiwansim@gmail.com

网站：<https://simtaiwan.org/> ; <https://www.simsg.org/>

台湾地区奉献：

(1) 邮局划拨帐号1978 9423；户名：中华基督教国际事工差会

(2) 中国信托公馆分行，帐号：3475 4010 5827。

❖ 若首次奉献到这个帐号，请通知吴弟兄：**手机**0930-741395或**电邮**：
ipeng803@gmail.com

❖ 请注明要奉献给哪一位宣教士，用途是支持费、事工费、宣教士子女教育费、个人礼金，或是‘印度东北宣教士补助计划’（编号：90943）。

海外地区奉献：

(1) **支票：**请注明要支持的宣教士，以及奉献者姓名和地址（用于收据）。

SIM East Asia Ltd.

SIM East Asia Ltd, Finance Dept, 116 Lavender Street, #04-09, Pek Chuan Building, Singapore 338730,

(2) **电汇：**转账后，请通知eastasia.giving@sim.org，请注明奉献的对象或事工，以及奉献者姓名和地址（用于收据）。

DBS Bank Singapore

Account No: 025-011051-0

Beneficiary: SIM East Asia Ltd

Beneficiary Bank: DBS Bank

Bank Address: Block 101 #01-238 Towner Road Singapore 322101

Bank Code: 7171

Branch Code: 025

Swift Code: DBSSGSG



1996年，谢丽娟加入SIM，顺服神的呼召去宣教。她与印度籍宣教士结婚，先到非洲宣教十二年，再回到印度东北事奉十二年。

一场跨国婚姻，家庭就是文化冲突发生的场所。尤其不能适应印度的社群文化，神却藉此淘出她生命中的渣滓。无论经历多么大的痛苦和挣扎，她都不曾怀疑过宣教的呼召。在她终于愿意把生命完全交给神之后，神做成拆毁及重建的工作。

回顾这一路为神而走的经历，她更加感念神的恩典及慈爱实在浩大。她自觉没有甚么长处，唯一就是：当她非常清楚来自神的旨意，就算要她打落牙齿和血吞，她也要顺服地走下去，就算死，也要死在神要她在的地方。若让她重新做一次选择，她说：「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摘编自本书第31篇）

中华基督教国际事工差会

NT\$250



9 789868 036116
ISBN 978-986-80361-1-6 (平装)